50年代及60年代中越关系最好时，胡志明常到中国，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私交很好

● 二十世纪纪实文学

中国秘密大发兵

——援越抗美实录



穿上越南军装的中国士兵　　越共的精良武器大多数是中国供给的

中国秘密大发兵

——援越抗美实录

王贤根 著



济 南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14号

中国秘密大发兵
—援越抗美实录

王贤根 著

责任编辑：杨剑鸣 刘崇刚　　封面设计：姬 星
济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251号）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92年11月第1版
印张：9.5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3千字　　印数1—50000册

ISBN 7—80572—655—8/I·96　　定价：4.95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军队摩托化多路开进。胡志明在长沙没心思打太极拳。毛泽东说："好！让它来吧！"

暮色笼罩大地。

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靠着经过严密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夜，静悄悄的。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路旁树梢上鼓噪的蝉声此起彼伏，打破这静谧庄重的气氛。漫长的车队在等待。偶尔有一、两辆摩托车从汽车、炮车边急驰而过，仿佛是茫茫夜色中滑过的流星，很快就消失了。

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身穿绿色帆布装、脚蹬用轮胎剪就斜插两条胶带的"抗战鞋"的士兵，他们怀抱新式冲锋枪轻用机枪，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囊垫在屁股底下。

从装束上看，这似乎是一支庞大的越南人民军摩托化队伍。

可所有的军人都没有军衔。

车上渐渐骚动起来，有的用手指作手枪，顶着对方，用刚学会的几句英语喊道："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随之是一阵轻轻的笑声。

"象老公鸭叫！"

大伙七嘴八舌地互相帮助纠正发音，他们用中国汉字注音，英文说不连贯——这批年轻的军人，没几位识英文的——听起来很是别扭，可威严的神态，粗壮的语气，又令人悚然起敬。

友谊关关楼下，一位年轻的穿越南人民军服装的军人双手握拳，跑步前进，腰间扎着一根武装带，身侧的手枪套随着他的步履一颤一颤有节奏敲在屁股上。他跑到几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将军前，立定，举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让人一瞧就会知道是位训练有素的军人。

"报告首长，我援越部队二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待命。请指示。"

这位军人姓王名辉，41岁，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注视着老将军。他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兼工程建筑第五十三师师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锻炼了他钢铁般坚毅的意志，在命运的生死场上经历了无数次的争夺，可雄风犹存，并更加显得置生死于度外。三十来岁任正师职，锋芒锐利，壮志未酬。组建援越部队二支队时被任命为支队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此时此刻，他精神抖擞，满腔激情。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军委对他的信任。马上要率

领中国第一支援越部队出关，在这“报告”之时，心头的热血阵阵地往上涌。

几位老将军还了庄重的军礼，向他走了过来。

一位老将军首先握住王辉的手。他看看王辉抖擞的姿容和待命的神情，轻轻的却又是一字一句地说：“王辉同志，我代表军委、三总部来欢送你们！你们去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这位老将军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他说话时也显得很激动，字字句句落地有声。

刘志坚看了一眼身材魁伟的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陈士榘握住王辉的手紧紧地摇了摇，左手揣了上来“我老了，不能随你们一道分享这个光荣，我向你们保证，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你们为祖国争光，所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送到。祝你们光荣而去，胜利而归！”

公路上汽车、炮车马达轰鸣，无数车灯撕开夜幕，照向前方。这支部队越过友谊关，跨进越南同登，按指定路线向各集结地开进。

时是公元1965年6月9日晚8时半。

友谊关，坐落在广西边境城市凭祥市西南16公里地势险要的山谷深处。中国北有山海关，西有嘉峪关，南有友谊关。友谊关早已驰名中外。

友谊关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当时关楼为土木结构，初名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明朝永乐年间更名为镇夷关，清初改为镇南关。1885年关楼被法国侵略者炸毁，战后重建关楼二层。抗日战争时期又被日寇焚毁。

1949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镇南关。1953年经中央政务院批准，把镇南关改为睦南关，1957年重建关楼三层，为花岗石、钢筋水泥结构。1965年改称友谊关。陈毅亲笔书写"友谊关"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用大理石精心雕刻，镶嵌在关楼拱式城门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关楼上迎风飘扬。关楼城墙左连左辅山，右接金鸡山，峰峦峡谷，地势险峻。关楼四周的榕树、青松、翠竹高大茂密郁郁葱葱。白墙绿树烘托着巍巍关楼，使古老的雄关显得格外雄伟壮观。

此刻，这一切都被夜色笼罩着，只有连绵的车灯打在关楼城门上，人们才感受到——我们要出关了！我们要告别祖国了！

出关时，与王辉同乘一台指挥车的是越南人民军东北军区黎副政委，他代表越南政府和军队先期到达南宁迎接中国援越部队。他俩用中国话亲切的交谈着。黎副政委主动地介绍美国飞机可能空袭的情况，一路上经过的主要地点及当地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王辉也将我二支队先头的部队的人员、装备配备一五一十的向黎副政委汇报，并请东北军区领导、指导、帮助。他俩促膝交谈，亲如兄弟。

车队进入谅山。越南军民在夜里列队欢迎中国援越部队。王辉和黎副政委下车走向人群。越南总参作战局局长、越东北军区段政委激动地前来握手拥抱。欢迎的男女老幼向战士们递送开水、香蕉和香菠萝。中国军队大部分是北方人，从未见过香菠萝，更不知如何吃法。在汽车后档板边堆了许多许多。战士们激动地用刚学的越语说："谢谢！谢谢越南人民！"

姑娘们还是一股劲地往车上抛香菠萝。

年轻的战士此时此刻洒下了感激的泪花。

这时，年轻的中国军人怎么也不会想到1979年2月中国自卫反击战的部队攻到谅山时，谅山成了一座空城。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握冲锋枪在谅山府大楼前拍下的照片。当时，登载在中国报刊上，背后弥漫着硝烟，人们仿佛从这张照片中听到了隆隆的枪炮声、溃退的越军和市民扶老携幼逃跑的嘈杂声。

王辉和黎副政委同坐在指挥车上继续向前奔驰。他根本没有想到14年后中越关系竟发展到那一步。14年后，王辉以国防工办副主任的身份再度来到友谊关，他来检查部队发起自卫还击的武装器备准备情况。

车队在越南狭窄的公路上行驶。突然，几道闪电劈开夜幕，随之闷雷在车顶上炸响，大地震颤。雨点噼里啪啦地敲在车篷、炮衣上，很快就紧锣密鼓。车队两侧的山野在暴风雨中呼啸。干部战士怀抱手中武器一个挨一个地靠在车里，随着越野车的颤簸而左右摇晃。大家没有睡意。出国头一夜，不知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敌情，警惕性都很高。不准抽烟。严格控制灯光。只有黄黄的车灯在雨幕中扫描，寻视线路。

到了蒙阳，越南东北军区铁司令、毕副政委和广宁省的领导冒雨站在十字路口迎接中国军队。铁司令是王辉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故情笃厚。日后在越工作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互相尊重、信任，更加深了往日的情谊。一路上，王辉受到了数位老同学的欢迎。

越野指挥车在雨夜中穿梭。他手握着扶把，望着雨雾中的黑夜，不觉想起上月1日他率先遣工作组来到河内的情景。那时刚到河内就受到一批老同学的热烈欢迎，像刚才的铁司令一样，有的老同学到越南南方去了，他们也代为介绍情况。先遣工作组在越南国防部炮兵、工程兵负责人和东北军区参

谋长陪同下到吉婆、万华、巴门、克桂、表侯、杜拉、姑苏、海防、鸿基、锦普等岛屿和港口要地进行现场勘察，确定我援越二支队的兵力部署，选择登岛码头、集结地点和开进路线。那时是白天进入越境的。越南北方城镇乡村被美国飞机狂轰滥炸后的残垣断壁、越南军民抗美救国的英雄气概和光辉业绩，在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王辉不禁联想到自己家乡苏北被日本鬼子占领时烧杀抢掠狼藉遍野血染大地的凄惨情景。他就是在抗日的烽火中投奔新四军的，那年才十四岁。

夜沉沉，雨淋淋，灯微微，车隆隆。

长龙般的摩托化部队全速前进，他们在与美帝国主义妄图进攻北方的部队抢时间。

中国援越的先头部队二支队分三路向越南开进。中路从东兴进入越南芒街，汽车、炮车冒雨行驶，向菇苏岛进发。东路从北海港登舰向吉婆岛开进。大量的火炮、工程机械昂首屹立在甲板上。舰艇全副武装，随时准备迎击美国从空中、海上的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海运登陆艇也像离弦之箭，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组成战斗序列，向越南北方的锦普、鸿基等港口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同一时刻，湖南长沙郊外，一座不被人注目的寓所里，灯光明亮，柔和的光线透过淡淡蓝色的窗纱，透过明洁的玻璃，撒在室外花草相间的平地上。这几缕柔和的光亮很快被夜色溶化了，仿佛撒出了一圈淡淡的乳色，把整个寓年包围着，显得十分的和谐协调。

草坪上，一位老人正在夜风中打太极拳。他衣裾宽松，一抬一推，一招一势，缓慢稳健，如行云流水。他前额宽阔，眉宇

细看了神情安然，一缕长须飘在胸前，颇有长者的风度。

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胡志明自50年代开始就睡眠不佳，周恩来、贺龙派中国太极高手到河内，给他传授太极拳，从此他坚持锻炼，自我感觉睡眠好了许多。可是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又常常将它忘了。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扶植傀儡政权的同时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袭击越南人民，令他痛心疾首，更无心于太极拳了。

他这次秘密来华，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又在董必武副主席的陪同下，于5月21日上黄山作短期休息疗养，落榻在环境清幽的观瀑楼。

黄山巍峨奇特的山峰，苍劲多姿的青松，清澈不竭的山泉，波涛翻滚的云海，吸引着千千万万中外游客。人们登上黄山，满目青翠，顿觉心旷神怡，万念俱灭，沉浸在这奇峰云海的境地里，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

他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中山装，还是着双"抗战鞋"，和董必武并肩行走在青山绿水间，他俩一边观赏一边交谈，山风徐徐，有种清新之感，不像刚才上山时车内那么发闷，山外青山天外天，天地这么开阔辽远，景色这么幽静迷人。

他俩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瀑布前，飞流直下，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落涧，发出隆隆巨响，腾起滚滚白雾。

胡志明立在瀑布前，两眼凝视，开始他觉得颇为新奇，渐渐地，他耳边好像是另一种声响在回荡，仿佛是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城镇乡村，硝烟弥漫……

"董老，咱们走吧！"刚停留几分钟，胡志明神情有点焦虑地对董必武说。

董必武正在兴头上，他见胡志明的情绪，心中也有了几分数。

回到住所，董必武特意在胡志明的房间里多坐一会，宽慰一番。

住在这幽清之处，胡志明感到寂寞，他觉得缺少什么东西支撑这寂静无边的精神压抑。

第二天，他向董必武提出搬到老百姓中去。于是，就搬到人民群众较多，居住条件较差的温泉宾馆。

在黄山，他走进茶园，与茶农亲切交谈，走访黄山小学，听小朋友唱《越南小英雄》，一起照像留念。散步到温泉小卖部，在门口见到安徽省黄梅剧团的著名演员严凤英等人，他请大家进绿荫茶庄，品茶交谈，问长问短。他想听听严凤英的演唱。严凤英的《天仙配》誉满全国，她歌喉甜润，情感丰富，极富有艺术的感染力。当她唱到"夫妻双双把家还"时，胡志明眼中已噙满泪花。

胡志明终身未娶，据说过去他曾有位女友，在战争岁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她被敌人无情的杀害了。烽火连天，东西奔波，他一直顾不上成个温暖的家。他将这种深埋在心底的情感付给了越南人民，付给了抗法、抗美的伟大救国事业。

胡志明与董必武在黄山停留了 18 天。

在这期间，应邀援越的中国部队一、二、三支队，两个高炮师和一高炮加强团，正向中越边境集结。中共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组建辖有四、五、六支队的援越抗美修筑公路指挥部，先遣勘察设计代表团将于六月入越。

在黄山的 18 天中，胡志明没心思打太极拳。

离开黄山时，董必武特作《别黄山四绝》诗赠胡志明。其中

两首：

美帝横行侵越南，
三军十万逼凶顽。
披发缨冠将往助，
那能闲逸看青山。

胡公更是当事人，
好整以暇斗强横。
既荷子肩不愿卸，
定将纸虎付牺牲。

胡志明也作《游黄山日记诗》回赠董必武。其中一首写道：

董公赠我以长诗，
我欲作诗奉和之，
可是抗美救国事。
完全占领我心思。

就在这一天，就在中国援越先头部队浩荡出关的这一天——1965 年 6 月 9 日，胡志明的太极拳又行云流水般地挥舞起来。

1965 年 6 月 23 日，中国援越部队二支队指挥部从南宁苏圩地区出发，深夜 11 点赶到友谊关宿营，待 24 日晚出关。

当时任二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的陈必如日记记载：

1965年6月24日，星期四　晴　友谊关

昨天是我们出征的第一天，由于各级领导的认真负责，司机同志的小心谨慎，于夜11点许安全顺利地到达了第一个宿营地——友谊关。出发前，领导明确规定：今天不睡到上午十一点钟不准起床。领导的这种心意和关怀，我们是感激的。但是睡到七点钟后，怎么也睡不着了，激动得心直咚咚的跳，不仅手可以摸出，而且似乎还可以听到。如果这个时候，有谁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激动，我一定会更加激动地告诉他，我今晚就要出关了，就要见到我们盼望、崇敬已久的越南兄弟了，当我见到他们时，一定要用我刚刚学会的一句越南话告诉他们："宗大拿鹤意板，尖斗吞铁（咱们是亲爱的战友）！"

1965年6月24日晚上七时许。友谊关城楼休息室正中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巨幅画像。城楼下和道路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军委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李良汉这时担任二支队指挥部政委，他和来自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和工程兵的几位支队指挥部领导率领的中国援越二支队机关马上就要出关了。

玉辉率领的先头几批部队早已抵达越南东北群岛和几个重要港口要地，已构筑防护工程、火炮阵地，严阵以待美国侵

略者。

友谊关内，欢送的队伍非常热情，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响彻四方，回荡在群山峡谷间。总政文工团、广州军区文工团的演员们在关楼下演出临时编排的精彩的富有战斗性的节目，鼓动部队。部队在南宁苏圩集结时，就观看了《红岩》，大家准备像许云峰、江姐那样为革命作出牺牲。广州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凭祥市的党、政、军领导早已来到友谊关下，为出关的指挥部和部队送行。

坐在汽车、炮车上的干部战士回望友谊关，深情地说："祖国，再见！"

全国政协委员、原军委工程兵副政委李良汉回忆说："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到的最壮观的一次。"

1965 年 6 月 23 日开始，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三万二千人马开始出关，兵分两路，东路从友谊关，西路从河口进入越境。在河内以北的各铁路干线、渡口、桥梁上集结，抢修被美国飞机炸坏的铁路桥梁和渡口，尽快恢复铁路运输，让援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北方支援南方。

韶山，是生育养育毛泽东的家乡。中国人乡土观念很浓，伟大的领袖人物也不例外。几乎每年家乡春暖花开的时候，毛泽东都要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清明时节，他从住所出走，独自到母亲的墓前谒拜，添上几怀黄土，插几枝松柏，以表达长期在外寻求光明而未能在她身边尽孝的儿子的怀念之情。

毛泽东这时在韶山滴水洞。

滴水洞座落在离韶山冲不远的山间，低山环抱，景色迷

人。更使毛泽东迷恋的是这里的乡情、民俗。他一生寻求真理，寻求人生之路，但他很少出国，生前仅去过苏联。他决不屈从于大国、大人物，他对当时称作老大哥的苏联及其领导斯大林和后来的赫鲁晓夫敢于直言相持。他有他独立的思索，他有他独特的气质，他有他人无与比拟的气魄和胆略。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的统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泽东从不流泪，与他共事多年的领袖人物和他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就连在他受到左的右的各种势力打击的时候，他都不落泪。可在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据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毛泽东溢出了激动的眼泪。毛泽东在他母亲墓前曾流过泪。他迷恋这方圣土。他是土出身，他不崇洋。毛泽东迷恋于中国这方圣土，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可他后半生也似乎过于地迷恋于这方圣土，"冷眼向洋向世界"，使这个泱泱大国在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权的几十年中仍是闭关锁国，直至他身后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毛泽东刚吃罢晚饭。一小碟尖辣椒，一小碟苦瓜肉丝，他吃得津津有味。他从小爱吃尖辣椒。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住在中南海，和周恩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不吃肉，就吃菠菜、油菜一类，但一定要有尖辣椒。

这时他额上、鼻上已经渗出汗珠，可他仍觉得辣味不够，乡音浓重地说："明天再加一点！"

他刚想出去走走，秘书进来，呈上一份电报。

他略略地扫了一遍。

电报报告了我先头几万援越部队出关的情况。

毛泽东走出房门。他想起胡志明主席。前段时间胡志明来搬援兵，毛泽东曾对他说："我没想通，美国为什么那么笨，要送到这里来?"

他边走边念叨："好，让它来吧!"

第二章

侵越美军司令深夜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北部湾事件”。原侵朝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出任西贡大使

夏日的西贡，大街小巷，绿树成荫。淡紫色的花藤爬在色彩柔和的市府官邸围墙上，爬在毛竹编就的篱笆上。一簇簇木槿花，怒放在房角街头，五彩缤纷，鲜艳夺目。身段苗条的妇女和勤劳的男子穿梭往来，忙碌着各自的家务和寻找新的生活契机，他们在布满铁丝网的墙头下走着，在钢丝篱笆围就的咖啡馆旁走着，在沙袋围着的混凝土岗亭边走着……

深夜。市内陈贵洽街60号。他痴痴地泡在浴池的温水中，他好象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眼睛微闭着。

穿上睡衣，走到卧室，一看表方知已后半夜一点多了。他

觉得身体已轻松许多，一天的烦恼和疲惫似乎大都已溶解到刚才的浴池里了。

床边放着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在柔和的灯光下，张张笑脸凝视着他。他拿起一张亲一亲，一缕温情顿时涌上他的心头，耳边响起18年前的一次电话。

"我是基齐。"一个女子的声音，"记得我吗？"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记起了她10年前的那个模样——梳着小辫的小姑娘："你现在长大了吧？"

她问道："你为什么不来亲眼看一看呢？"

当他再次看到基齐时，发现她的小辫没有了，已经长成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是时，他已32周岁，不少人对他是否结婚持有怀疑态度，当他当晚带着基齐出席在朋友家的晚餐上的时候，大家都被他突然的举动和身边这位年轻美貌的小姐所惊喜……。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震得卧室玻璃窗阵阵微颤。他刚才的那份温情象浴池中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很快就消失破灭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又进城了。这几年在西贡市区的爆炸司空见惯，美国一个剧团来西贡慰劳美军，人未进城，住处就被炸。美军的游泳池人声鼎沸，突然发现一枚未爆炸弹，男男女女光着身子落荒而逃。甚至戒备森严的大使馆也被游击队炸了个大窟窿。炸得美军官兵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刚才的爆炸只响了一声，再没多大动静。他似乎不在意，又拿起几张照片看起来，他感到一股寂寞感漫上心头，渐渐将全身、将整个官邸、整个世界吞噬。他的基齐和孩子们就是为了躲避游击队的袭击，与大批美军官员的妻子儿女离开西贡的，基齐和孩子们在菲律宾。

他床边还放着一叠书籍。他军旅生涯 36 载，对东方的军事家孙子、西方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崇拜至极，可是最近他没有心思细心研读；燃眉之急是尽快解决眼前麻烦的灵丹妙药，解救陷入泥塘深渊里的自己和他的部队。他掀开被子，坐在床上，拿起小红书——《毛泽东论游击战》，孜孜地研读起来。

他是侵越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

他床边还放着一本圣经，一本法语语法，一本写法国人同越南人民武装作战的小说《百人队长》，还有几本研究法国人同越南人作战的书籍。这段时间，他白天处理军务，晚上在卧室研究的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和毛泽东关于战争分三个阶段的理论。对其他书籍已无暇顾及。

威斯特摩兰 1964 年 6 月 20 日担任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他一上任感到最棘手的是共产党的游击战。

1963 年 12 月底，他从美国第十八空降军调任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哈金斯的副手。在二次大战期间，哈金斯曾任巴顿将军的副参谋长，他做事果断、自信，很受巴顿赏识。

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访问西贡，问哈金斯："保罗，平定这个国家要用多长时间?"

哈金斯满有信心地说："部长先生，我认为 6 个月就可以了。如果我受权指挥越南人，我们马上可以扭转局势。"

1964 年 6 月，哈金斯卸职离任，在西贡富丽堂皇的美军卡拉维尔饭店举行告别宴会，他举起酒杯，面对侵越美军的各军事头目、南越伪政权头面人物，得意地宣称："我在离开越南时确信，局势即将改观。"

威斯特摩兰感到局势并非象哈金斯所说的那般乐观。西贡政权内哄严重，文官武将你争我夺，政变接二连三，自吴庭

艳倒台后短短的8个月里象走马灯一样上台五批人马，称为五届政府，还有三次未遂政变，内部矛盾重重，犬牙交错。当然这都有美国的背景。每次政变迭起，美军所谓的"顾问"都要从中周旋，按照美国人的意图掌握政权。这走马灯般的政变直至1965年6月19日阮文绍当了南越伪总统，阮文其当了总理才稍息平静下来。

威斯特摩兰又翻了几页《毛泽东论游击战》。他深知军事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现在担心的不是西贡内部的明争暗斗，他最焦心忧虑令他夜不安眠的是越南人民的游击战步步逼近，使美军随时都有被零打碎敲进而被逐步歼灭的可能。他常常深夜难眠，偶而思绪飞到了菲律宾基齐和孩子们的身边。他心神不定。整个侵越美军心神不定。事态的发展与哈金斯所宣称的正好悖逆而行。

他想从《毛泽东论游击战》的著作中寻找对付游击战的妙计良策。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越南北方全部解放，美丽的河山回到越南人民怀抱，但17度线以南的越南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没有统一。

越南劳动党就越南国家统一斗争的路线问题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交换意见。

苏联提出建议："越南南北和平共处，进行经济竞赛，北方经济比南方优越，南方将统一到北方。"

中国共产党则介绍过去在敌占区的工作经验："长期埋伏，联系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越南劳动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1956年，胡志明提出举行民主大选实现国家统一的主

张；这一符合越南各阶层人民的主张遭到了南越伪政权吴庭艳的拒绝。1959年吴庭艳公布59-10号法令，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起来反抗吴庭艳的人民格杀勿论。

越南劳动党根据形势提出了在南方进行武装自卫斗争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中国政府于1962年专门援助越南南方人民九万支(挺)步、机枪，用以发展游击战争。以后南方的游击战、运动战不断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中国的军事援助也日益增多。

越南政府也曾向苏联提出军事武器援助的事宜，赫鲁晓夫给了三千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缴获的德国枪支。胡志明感到很不对味，愤愤地说："把它拉到博物馆去！"

法国人被越南人民在奠边府打得一败涂地，被迫从北部撤军，在南方也岌岌可危。美国人看准了东南亚濒临太平洋具有漫长海岸线和军事良港的越南这块肥肉，紧随法国人的屁股，插足越南。吴庭艳上台，人民群起反抗，游击战争扰乱了吴庭艳的梦想。吴庭艳无法对付这日益发展的人民武装，肯尼迪政府就将第一批一万六千名"美国顾问"派到南越。

可是美国军队一到南越，就被越南南方人民的"游击战争的奇怪现象迷惑住了"。

当时在南方工作的黎笋、阮志清、阮文灵等越南劳动党南方局领导人，积极主张抗击美帝侵略，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土地改革。他们政治上的正确主张和军事上的谋略和斗争，为南方人民赢得解放起到了重大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黎笋之所以后来到中央接替长征任书记，主要是在南方工作中的功绩被劳动党中央和人民所重视。

到1964年的秋季，美侵越军队增到二万三千人，所谓的

“军事顾问”已安排到吴庭艳军队的营一级。

无论是美军，还是南越伪军，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游击战，都无可奈何。斗争日益扩大和发展。1964年西方记者贝却敌再次到越南南方解放区访问，写出一系列报导，刊登在英国《工人日报》上。近三十年前，美国记者斯诺深入中国延安采访，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使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抱负和他们的艰辛、牺牲精神得以了解。贝却敌的访问记的发表，使西方人了解了越南局势，了解了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

他的访问记之一《目击者说：越南傀儡注定要完蛋》，现不妨摘要如下：

在通往西贡的道路周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而在西贡市内也在进行日益紧张和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

美军司令部在乡村地区进行的那场斗争中已经失败了。现在正在极力在西贡和其它主要城市周围布置一个钢圈。

然而，这些努力也将失败。不论傀儡主可能在政变和反政变这一无休止的循环圈中把什么样的新人物推上台，南越傀儡政权注定要完蛋。

我刚从南越解放区和战线那里回来，这是我第二次访问，历时将近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是跟随解放军正规部队行动。

自从我第一次访问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深刻的变化是解放军长大了。我上次遇到的游

击队已发展成连的规模，并已纳入正规军。他们守卫村庄的职责已由姑娘们接管。

当时我访问的各个营现在已发展成团。这些团是纪律严明、受过很好的训练的部队，他们完全适应他们必须进行的那场战争。

我上次访问的那支部队在平屯战斗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西方的记者说那次战斗是美国——西贡司令部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所遭到的最大的失败。

伪军在白天战斗中出动了"战略后备队"的精锐部队。十一个战略后备营中有两个半营被完全歼灭，他们的武器全部被缴获。

平屯战斗也可以说是为了解放西贡而进行的战役中的一个重要行动。

虽然这次战斗发生在首都（西贡）以东约三十英里，可是战斗扩大到第十五号公路。这条公路连接西贡和头顿。

头顿渐渐地成为一个"逃跑站"。某些重要设备正在从西贡转移到那里，因为美国人担心在西贡像奠边府战役那样被俘。

解放军能够使他们（指美军）不可能从西贡紧急撤退。可是，从头顿海上撤退将容易得多。

平屯战斗中解放军得了当地游击队的支持，还得到平屯"战略村"六千个天主教徒的全力支持。

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冷酷的幻灭。他们原先认为，平屯地区是整个南越所剩下来的一个巩固、友好的地区。

在这次访问时，美国人发觉了我们这个新闻工作者小组。在美国通讯社报导有一个白人同越共在一起后一、两天，他们就极力想把我们干掉。

现在空袭比我第一次访问时激烈。美国人由于受到挫折而怒火冲天，这是他们发泄怒火的唯一办法。炸弹的浪费真是惊人。如果美国纳税者能够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都会气死。

尽管存在“钢圈”，尽管从黎明到黄昏整天监视着通往西贡的道路，尽管直升飞机在树顶那么低的高度飞行，用机枪扫射田野和房屋，解放军却愈来愈接近这座城市。

我在上次访问时曾偷偷地进入新清西“战略村”。它位于离西贡约七英里的旭门地区。当时它在敌手中，而今已被解放。“保护”它的两个军事哨所已被拔掉。

当我这次在西贡周围的嘉定省地区时，离城郊三英里和一英里多的哨所都被摧毁了。

一支解放军歌舞团就在西贡市离美国大使馆不到五百码的地方举行演出。

解放阵线只有得到人民（其中包括在敌军和敌人政府内部工作的官员）的支持，他们的装备有重型武器的部队，才有可能穿过边和机场周围守卫严密的防线，以及在平屯获得大捷，炸毁西贡市中心美国军官宿舍……

越南南方人民的游击队很快发展为整连、整营、整团的正规部队，从游击战逐步发展为运动战，狠狠地打击美伪军，使美驻越大使、侵越美军头目及其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坐卧不安。

1964年6月下旬。檀香山。天气晴朗。

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驻地的会议室俯视当年日本人曾袭击过的珍珠港，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美丽的港湾躺卧在太平洋上，安详恬静。

会议室里的气氛与风和日丽的珍珠港迥然不同，相当的阴郁、沉重，这里的人们的脸上仿佛承受着一场暴风雨的袭击。他们为南越的处境忐忑不安。他们想从困境中开辟蹊径，扭转每况愈下令人焦虑的局势。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务卿腊斯克、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美驻西贡大使洛奇、美太平洋总部司令费尔特海军上将和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

还有一位参与者，默默地坐在一角。

他叫泰勒。

泰勒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曾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后担任美陆军参谋长。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从陆军退休。肯尼迪上台，这位退休者又被召回，充当了白宫军事顾问。他有他的军事见解，他向肯尼迪强调，美国陆军必须准备打小规模战争，反击共产党的"民族解放战争"战略，这给肯尼迪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约翰逊上台后，对他颇为赏识，任命泰勒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位一直在军中谋职并占有高位，曾制定和实施美军多

次军事行动的泰勒，退休后被召到檀香山专门参加这个研究越南局势的会议，约翰逊不是没有其用意的。

7月初，泰勒被任命为美驻西贡大使。

威斯特摩兰自上月任司令后雄心勃勃，想干出一番事业来表示自己的能耐，同时他又忧虑重重，前任大使洛奇对他的一些军事主张并不那么热心，致使他对共产党的镇压和进攻的步骤不得不放慢。泰勒上任他抱有极大的兴致。他了解泰勒，泰勒对他也早有好感。早在二次大战期间的1944年，泰勒当空降师师长时，就曾通过他的副师长要威斯特摩兰到他的手下任职。威斯特摩兰早就想当名伞兵，但未能如愿。可是他俩的交往却一直保持着。泰勒到达西贡，威斯特摩兰出面接驾，并很快趋车登门拜见。泰勒的上任，使他增强了镇压和屠杀越南劳动党扑灭革命火焰的信心和力量，他称道："由泰勒将军出任驻西贡大使，这是非常合适的。他给这个职务带来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还带来了卓越的才华和巨大的机智。"

泰勒走马上任，就咄咄逼人地说："我要对美国政府在南越的一切行动担负并行使职责……我希望人们清楚地了解，这种全面的职责包括在南越采取的全部军事行动，并视需要可行使军事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权……"

在檀香山，一场军事预谋就要开始。

位于中国雷州半岛、海南岛与越南之间的北部湾宽阔海域，蓝湛湛的，片片渔帆点缀其间。

越南人民军海军正巡逻在海防线上。

突然，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闯入越南领海。越南海军向美军舰发出警告。

美舰置之不理，仍如入无人之境、昂着舰头，继续向越南海面行驶。

越南巡逻舰被迫采取行动。顿时，北部湾炮声轰鸣，水柱冲天。美舰见势不妙，怆惶逃窜。

这是1964年8月2日。

美国人开始做文章。声称美海军遭到越南海军的袭击。于是调兵遣将，从台湾海峡和香港调了大批舰艇，云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

4月4日夜。北部湾雾海漫漫。在这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美国军舰又一次进入越南北方领海，炮口对准越方。

机会终于来了！美国人很高兴。两军交上了火。

西半球，美国政府立即声称：美国海军遭到越南海军袭击，两艘军舰被打沉。

约翰逊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一系列讲话，发表声明，并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借此，他从美国国会获得了在东南亚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权。

当晚，约翰逊就在电视上发表演说，他已命令美军轰炸越南北方，对美军的敌对行动，"不但必须作好戒备的防御来对付，而且必须给予积极的回答，在我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正在作这种回答。现在正在对北越的这些敌对行动中使用的炮艇和某些辅助设备采取空中行动。"

约翰逊似乎环视了一下面前的听众。这次事件使"全体美国人深深认识到东南亚为自由和安全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将使全体美国人加倍决心履行我们对南越人民和政府所承担的充分义务。"

殊不知，是美国人跑到越南来打越南人，并不是越南人跑

到老国去打美国人。

8月5日，美国出动大批飞机疯狂轰炸、扫射越南北方。越南军民奋起还击，防空部队当即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俘虏一名美国飞行员。

是夜，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今天下午先后出动64架次飞机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鸿基、禄昭、榆利、广溪等四个"鱼雷艇基地"和"油库"。

麦克纳马拉眼看增兵攻击越南的时机已到，即在招待会上宣布美国采取一系列加强太平洋地区兵力的步骤："一、把第一舰队的一个攻击航空母舰特混群调到西太平洋；二、把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调到南越；三、把战斗轰炸机调到泰国；四、从美国调遣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的中队到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五、把反潜艇的特种部队调到南中国海；六、使经过挑选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出动。"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8月6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8月8日，北京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8月10日，北京举行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政

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集会并在主席台上。

约翰逊无视这一切。他继续增兵越南。到第二年的6月8日，他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后来侵越美军增到543000人。美国在越作战费用开支越来越大，到1969年财政年度达到300亿美元。伤亡人数骤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仅这一年美军死在战场上的就有14592名。

前侵越美军司令哈金斯常点头微笑引用英国吉卜林的诗句，这时的威斯特摩兰想起这诗句，就觉得异常阴沉凝重：

>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 　他曾想夺取东方。"

他手下的将士为了夺取东方，一个个地走到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有本《南方来信》，美国有本畅销书《越南家书》。根据《越南家书》改编，由美国越战退伍军人摄制的同名影片入选康城影展，这是康城影展破例选映美国记录片，引起激烈争论。片中的战争镜头，是他们在战场上拍摄下来，现在剪辑成影片公开放映，让观众了解当年越战真实情况。片中有不少珍贵镜头，在以往公映的越战片中从未见过。例如美莱村大屠

杀、触目惊心。

制片人汤玛斯说："越南战争是一场小子的战争，美军的平均年龄只有 19 岁，他们要对付平均年龄 35 岁的越南人……"

第 三 章

毛泽东突然想起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分歧、争执。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1965年的春天，长沙风和日丽。

毛泽东洗漱完毕，走出房间，舒展一下身体。他晚间工作到凌晨的习惯在战争年代养成，到了和平建设国家的岁月里，仍未改变。夜深人静，思维纵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他在这静静的深夜里思索决断的。

俯视湘江，一江春水，百舸争流。橘子洲头，郁郁葱葱。毛泽东当年中流击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今天，他依然意气风发。他走到花园里，园丁们正在整修园林花圃，芍药、月季姹

紫嫣红。毛泽东还颇有兴味地与几位园丁用纯熟的湖南乡音交谈，还接过锄把耙一会花丛中的野草。他觉得生疏了。是的，他离开农家已经多少年了，那时手操锄耙为谋生计，现在重操锄耙，他觉得颇有趣味。一个伟人日夜操劳理不完的事情，当他走出办公室，走到家园里逗逗孙孩，走到稻香村采几把稻穗，走到花园耙几耙野草，已经成为莫大的享受。这种享受的情味，是位长年累月在孩子身边、在农田劳作、在花园整修的普通百姓是无法感受到的。毛泽东这时的感觉就特别的亲切，仿佛回到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期。

园工们见到毛主席意气风发，谈笑风生，他们为此感到兴奋、骄傲。也许这一天的这一刻，成为他、成为她，年年岁岁向儿孙、向亲友、向邻居、向也许从不相识而萍水相逢的人们叙述的永恒话题。

毛泽东意气风发，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也是体味不到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马上要秘密来访，他将在这里会见他。

2 月 7 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取得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 234 名，击毁击伤美机 31 架，摧毁和严重破坏美军宿舍 52 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火速赶到波来古机场，只见一片飞机残骸，一副破败景象，他面带菜色，不禁叹道："这真糟糕，太糟糕了！"

随后的两天，美国飞机和炮艇，大规模地轰炸扫射越南北方的洞海市和广平省的其他地区以及昏果岛和永灵地区。

2 月 10 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150 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

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副标语。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副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哈哈地与大家握手。在北京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讲话，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为，表达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的时候，毛泽东朝东望望，朝西瞧瞧，又朝在麦克风前讲话的这几位看看。他先后与黄北、阮明芳在城楼上握手时的笑脸，与其他领导相见握手的笑脸，显得那样的自信，好象世界上并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时他的面容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面容大不相同，那天他没有笑容，他脸上呈现出的是庄重激动，流出的是激动的热泪，呼出的是几十年沉睡于心底，又仿佛像中国几千年来的历代开国元勋那般雄伟的一呼百应的庄严宣告，山摇地动，天下归心。这时他的面容与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数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大学院校、中学生中的红卫兵的面容也不相同，后者显得那般的严肃。这时他的笑容包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手打败了由美国人支持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你美国人再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中国已经不是那时的中国。

毛泽东笑得自如，自信。正像他在长沙寓所中的笑容一样。他很高兴在自己的家乡会见秘密来华的胡志明。他觉得胡志明是位真诚、坦率的朋友。他早在中国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多年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道革命，一道参加抗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胡志明的私人感情很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正处在严重困难的时刻。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崩溃，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八月起义取得胜利，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法军在英美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尾随英军在越南南方登陆，占领西贡，并逐步向北方侵犯。1946 年 11 月以后，法国侵略军先后占领了海防、河内、南安，同时控制了河内——谅山、河内——老街的交通线，企图攻占越南中央根据地。中国解放前夕，法国侵略军一方面加紧进攻越北解放区，另一方面勾结从中国败逃到越南的国民党军队，图谋把越南民主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1949 年冬，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率部众三万人逃往越南，白崇禧二万七千人亦由广西逃入越北法军占领区。法国殖民当局将其中一部分送往海南岛，交给蒋介石，一部分秘密编入驻谅山等地的法国殖民军和保大伪军，有两千余人化装成"越南志愿军"，交由与白崇禧早有联系的越南国民党人指挥，一部分国民党特务扰乱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后方。为击溃法蒋勾结的阴谋，中越两党和政府、军队，在消灭白崇禧残余军队的作战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打破了国民党残余部队企图把越南作为逋逃所和卷土重来的基地的梦想。

中国政府于1950年1月18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月30日以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首先承认对越南是巨大的支持，对法国侵略者及其越南国内反动派是极大的打击，开创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的纪元。为了纪念中越建交，越南政府决定：1月18日为越南外交胜利纪念日。

毛泽东记得胡志明穿越丛林，第一次秘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50年1月底。他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当时，新中国成立才4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作出果断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二野、三野和四野各选一个师（包括师、团、营三级）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碰巧，15年后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组建中国援越抗美部队一、二、三支队也是4月17日。4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增调营以上13名干部参加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后勤顾问或助理顾问。

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1950年6月30日，他和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顾问团师以上顾问及部分团级顾问。给他们提了要求，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军队，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主要是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较大规模的正规战。当顾问是当参谋，给他们的领导当好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

建立。79 名干部、250 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 8 月 12 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今天，胡志明秘密来访，要谈些什么？胡志明会提出啥要求？毛泽东思忖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邻国，友好邻邦。毛泽东心想，胡志明有交情，不象斯大林，不象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支军队激烈作战时，斯大林始终保持着与蒋介石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他怀疑毛泽东能否打下天下，他想中国搞南北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斯大林想不到毛泽东会下决心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蒋介石老窠。斯大林想不到，斯大林也瞧不起从山沟沟里窜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个性强硬，你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你，有时还顶撞你。他讨厌赫鲁晓夫。他讨厌赫鲁晓夫那种试图凌驾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上的傲慢劲。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可以用一段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明。赫鲁晓夫从他的角度记载了他俩的争执和毛泽东对他的不让步。

>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间是 1959 年。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结果。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无线电台。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只要我们能使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但我们希望能尽快建台。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否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船员上岸休假等等呢？"

"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我不想再谈及此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互相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着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不行！"

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愤怒。我最后试问了一句以显得通情达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港。"

"不行！我们一点都不想占摩尔曼斯克港的边儿，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我们始终没得到他的允许使用潜艇基地。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赫鲁晓夫，后来发展为公开的斗争。苏撤走在华专家。两党两国关系破裂。

自然界的现象由于自然物的作用发生变更，人类的现象由于人为的作用，使人类历史的进程发生这样那样的变更，有时前进，有时迂回，有时倒退。

它们都可能是汹涌澎湃的潮流。

历史是由后人评说的。概莫能外。

毛泽东对胡志明，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还带有同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己就处于这种困难的境地。

列车以高速向北行驶。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

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援越抗法的战役打得非常漂亮。首先是 1950 年年底的边界战役。1950 年 4 月起，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训练，中国军事顾问团即将入越，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中央 6 月决定发起边界战役的同时，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并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中国派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是陈赓。

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 7 月初，率 20 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经了解情况，拟定出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得到武元甲和越军前指的一致同意。随后陈赓的部分随员和顾问团的师、团、营三级军事、政治顾问，分别下到参战部队，协助战前准备和指挥作战。

战役发起前夕，胡志明前来看望陈赓和顾问团领导。胡志明对陈赓说：部队都交给你指挥了，但有一条，只许打胜，不许打败。

陈赓说：打胜仗主要靠越南军民，但我一定尽力协助指挥打好这一仗，不辜负胡主席期望。

经过七昼夜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 2 个精锐兵团 3000 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那岑、同登、谅山、亭立、安州等地，法国侵略军纷纷撤逃。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也被迫撤离。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说："法国在中越边境 3500 人的精锐部队，遭受在新中

国受训和武装的越盟军队的强大进攻，法军大部分被消灭。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约 250 英里地区，法军已完全没有防卫力量。这是法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今天我们看 1950 年 9 月拍摄的胡志明与陈赓研究越北边界战役的作战计划的这张照片，仍感到亲切。胡志明身体稍瘦，穿着背心，嘴含半截烟，与陈赓并坐在竹凳上，一张作战地图置在他俩膝上，胡志明一手拿着地图，一手支在胯上，听着陈赓讲方案，陈赓左手拿地图，右手用支铅笔指点作战位置和部队进攻路线。陈赓也穿背心，他比胡志明胖多了。胡志明亲切而又尊重地称陈赓“东兄”。

边界战役结束，陈赓回国。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歼 16000 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

胡志明 1950 年 1 月秘密访华，后于 2 月初与周恩来一同访苏。当时毛泽东也在苏联访问。斯大林会见时，胡志明从皮包里拿出一本苏联杂志，请斯大林签名留念。斯大林欣然签名。胡志明后来多方查找都未寻到斯大林签名的这本杂志。

胡志明向斯大林讲述了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斗争，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特别是武器弹药。苏联未予理睬。

1950 年至 1954 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 11 万余支(挺)，火炮 420 门和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 年至 1954 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6 年，中国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

锋枪，在中国军队还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5万支。1960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另外，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人民军组建6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信、工程及观测器材等装备。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中国讲情谊，有求必应。

列车途经柳州，胡志明又想起1954年7月3日至5日在柳州度过的日日夜夜，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期间，那时的柳州没有这么繁华，市民的衣装没有这么华丽，但人们仍是那样的真诚和善。那次他与周恩来在这里对日内瓦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率诚挚地交换了意见。越南那时处在十字路口，可能和，可能战，争取和，准备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事后，胡志明访问北京，又去苏联，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中国、苏联为一方，法国、英国、美国为一方。胡志明一直视社会主义阵营为神圣，他十分珍惜阵营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提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胡志明1969年去世，他最后看到的仍是中苏争吵，听到的是乌苏里江上的枪炮声。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胡志明，与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互相商洽，力争主动。会议于7月20日结束，以北纬17度线划分了越南南北方，两年后举行大选。胡志明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很满意，赫鲁晓夫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即向越南劳动党和政府致电祝贺。听说，英国人、法国人也很满意。但会议期间不

和周恩来握手的杜勒斯不满意。

胡志明在湖南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两人握手拥抱。胡志明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卡几中山装，胡须长长的，不象抗法胜利后到北京与毛泽东相会时那样黑黑的，毛泽东现在看到胡志明的胡须已经灰白，身体依旧消瘦。十年了，弹指一挥间。

毛泽东早已估计到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情况，就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的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 12 条公路的示意图……

上月，即 1965 年 4 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且看中国方面的态度和措施。

4 月 8 日，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4 月 12 日和 21 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一、二、三支队。

4月21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武元甲会谈。

4月22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钓鱼台18号楼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洽商。

五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周恩来总理从车上下来，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这是米兰的郁馨。

平素，他喜爱花卉。在中南海办公间隙，国事访问中，他时常鉴赏评说。今天，他顾不上。

他迈开矫健的步子向会见厅走去。浅灰色中长毛料裤的裤腿呼呼生风。

他走到会见厅时，一位大个子早在厅门等候。

这位大个子，就是毛泽东曾经多次夸奖过的"天塌下来不要紧，有大个子顶着"的罗瑞卿。

站在罗瑞卿身后迎候总理的是杨成武。

"总理来了！"罗瑞卿迎上前去。

"都到了吗？"周恩来握住罗瑞卿的手问。

"都到了。"

这是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在这里接见将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走进会见厅，全体都站了起来。

"坐，坐下吧！"他用浑厚的淮安普通话招呼大家。

代表团成员大都认识，有几位没见过。杨成武一一介绍给

他。

中越两国交通代表团会谈是由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那张条子引起的。毛泽东爽朗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修建河内以北的公路。毛泽东让周恩来尽快落实这件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立即与罗瑞卿、杨成武商定，继续由军队来承担这项工程。

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会同李天佑副总长等已经拿出了初步方案。他将代表团的准备工作情况简单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他和罗总长、李天佑副总长已经研究，又有大批部队出国，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中央、国务院决断。汇报后，杨成武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要交待的实质性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范文同总理曾经谈过，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我们帮助修北方的路。"

大家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作记录。周恩来呷了一口清茶，继续说："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个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他稍微停顿，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结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先粗通，但不能太简易，以后再逐步加固。总之，是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交通部等有关部门

要用支前精神来办事。由总参谋部挂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由罗总长、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抓总。”

“修路的施工力量，抽工兵部队为主……支前公路、作战公路都要考虑到敌人轰炸破坏，要随破随补。……关于反对敌人轰炸的经验，我们交通部、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可以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一些给他们，还要不断总结新的经验，美国的轰炸技术会有进步，我们不能满足过去的经验。还要派一些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这是个大战斗，要抢时间作出点样子。就由罗总长挂帅，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调用。”

他神情严肃，话语句句敲定，不容半点迟缓和马虎。大家认真严肃地聆听着他的明确分工。

他坐在沙发上，一手弯曲地置在浅灰色中山装前，一手指划着，“还有水路，对越方要求，应予以满足。敌人总不能都封锁住，不管是陆路、水路，损失都会有，但只要想办法，总是可以送东西过去的。总之，要改变认识，就是支前，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一定会学到许多新东西，拿我们的勇敢和智慧学会反对敌人轰炸的新本事。”

坐在一旁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具体现场勘察团还没去，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 12 条路展开作业，派兵 10 万；另一种是先抢修抢建主要的 5 至 7 条公路，派兵 8 万，视以后进展情况酌定增减兵力。

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围在地图上研究起来。最后决定：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后再定，我们倾向于后一方案，抓住主要的线路先突击抢修。

杨成武向周恩来提议："总理，能否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成立支援越南的一个小组或什么机构，便于统一组织行动？"因为这段时期，杨成武等同志感到压力很大，许多事情并非一家决定就能拍板定案，涉及面广，联系的头绪多，非有个组织来统一行使不可。

罗瑞卿感到这问题迫在眉睫："总理，我们总参早有这个想法，也议过。请总理定。"

"怎么样？"周恩来环视在坐的几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问，问他们，也好似问自己。"我看可以嘛！"

"行！"大家回音，异口同声。

周恩来当即决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修公路、铁路、邮电、通信、机场和水路运输等有关部门的工作，和便于统一处理有关这方面的涉外事宜，即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负责经常具体组织工作。这个小组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资部、外贸部、经委、计委、对外经委、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军务部、装备部、军交部、通信部、情报部等21个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

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等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支援任务的决定和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八万大军。

第四章

美国防部计划派兵登陆北越，占领河内。西贡电台广播：中国军队接管了北越沿海防御，岛上高炮成林

华盛顿五角大楼。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颇有精神地走进作战室，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挺直腰身的习惯。

麦克纳马拉在他那固定的部长席上就座。

三军参谋长们相继入室。

作战室肃穆庄严。麦克纳马拉脸上阴沉沉的。参谋长们从他的表情上也感受到事态的严峻。

美军军事要员基本到齐。他们今天将要作出美军作战史上一项重大的决定。

渐渐的，麦克纳马拉脑子里掠过阵阵乌云：越盟在南方的

攻势已经象毛泽东曾说过的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大兵团作战的反攻阶段。越盟队伍发展之快，来势之猛，真叫人难以置信，但已是事实。如不迅速切断它的后援，西贡政权就危在旦夕，美国长期的军援将毁于一旦。中国的势力、苏俄的势力势必南下，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控制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要道——马六甲海峡，美利坚合众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在亚洲太平洋的利益将蒙受重大的损失。到那时再下决心与共产党争夺，调整军事部署对付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对付苏联在亚太地区的进攻性策略，就为时太晚了。

一阵夏风吹来，麦克纳马拉不觉打了个寒颤。

他听着参谋长们滔滔的分析发言，思绪又回到去年这时在檀香山召开的那次会议。檀香山六月的天气与华盛顿一样凉爽，但檀香山那天万里碧空，风光秀丽，景色格外迷人。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军舰、潜艇游弋，犁开碧波在浩瀚的海域自由驰骋。强大的美国海、空军优势可以袭击世界的各个角落。当年日本人偷袭美国海军的惨景一去不复返了。

一年前，在珍珠港畔决定了一项重要的军事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实施后被称为"东京湾事件"（即北部湾事件）。国务卿腊斯克参加了计划的制定，驻西贡的前后两任大使洛奇、泰勒也在场，驻越美军援司令部司令威斯特摩兰信心十足。8月开始袭击北越海军舰艇基地、油料辅助库，及其他北越军事设施。共产党在这轰炸炮击中不但未退却，反而步步紧逼。后来美军又扩大轰炸北越交通线和工业城市，轰炸胡志明小道，可是援助越盟的物资仍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南运。

麦克纳马拉觉得轰炸仅能减缓北越的支援，而不能切断

这种支援。共产党的坚毅、顽强，靠炸炸不烂。最好出兵从北越登陆，占领河内，彻底催毁北越基地。

一种制胜的心理油然而生。麦克纳马拉脑海中浮现着麦克阿瑟当年在朝鲜战场的危急关头，果敢地派兵从仁川登陆，切断金日成部队的后勤补给，南北合围，夹击十几万朝鲜军队，并迅速向三八线推进。那次登陆成为那场战争的第一个转机。美军这次在北越登陆要象当年麦克阿瑟占领平壤那样迅速占领河内。麦克阿瑟这笨蛋，军队推进到鸭绿江边时，还没料到遭遇几十万共产党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造成以后一次次战役的失利。美军这次从北越登陆，要切断中国援助越南的各条交通干线，切断援助越盟的陆地、海上运输线，彻底催毁胡志明小道。美国军队不接近越中边境，避免共产党中国抓住把柄。越盟部队离开北越，离开共产党中国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援助，不攻自破。

刚才有人提出异议，那样共产党中国是否出兵，象朝鲜战场那样。不能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中国有军队在华南集结，但是中国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大部队入越与美军直接交战的可能性不大。

麦克纳马拉忽然想起 1945 年 9 月 23 日法军军舰运载 2 万军队在北越海防登陆，不久进入河内，把刚刚宣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员赶到了越北山区的情景，仿佛是今日美军进入河内一样，突然兴奋起来，他对着三军参谋长，对着其他五角大楼的军事要员说："约翰逊总统 5 月 30 日对漫画家们说过，有人在作战，有人在受苦，有人在死去，战争就是这样。总统 6 月 8 日在电视广播中宣布美军在越南直接参战，并没说不包括在北越登陆。"

他稍息停顿后说："为了平息越盟的进攻，我们必须当机立断！"

6月17日，伦敦《每日快报》驻华盛顿记者首先透露出这项重大决定："这项计划将重复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做法，当时麦克阿瑟决定在仁川登陆，切断北朝鲜军队的通路。……对于这项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到美国参谋长们的支持，而且已提交约翰逊总统。"

倾刻，东西方舆论哗然。

麦克纳马拉很为恼火，当他刚听说事情被披露的消息就匆匆赶回五角大楼，对着他的幕僚们，咬着牙骂："这帮家伙，这帮多余的记者，事情都坏在他们手里！"

可是，麦克纳马拉没有想到，他在拟定这项重大计划之时，中国援越部队已在越南东北部沿海岛屿登陆。

天漆黑漆黑。

几道闪电象几把锋利的剑从天际斜刺过来，"咔嚓——哗啦啦！"一棵大树被拦腰劈断，一团火球跳跃，突然震天动地的一声爆炸，整棵大树熊熊燃烧，树枝树干噼哩啪啦地在火光中像烫锅中爆豆花般地脆响。

刹时，火光照得海面泛起红光，照得菇苏岛一片亮堂。

瓢泼大雨从天上浇下来。

老天爷没有想到，中国援越部队二支队在深夜里冒着滂沱大雨向菇苏、杜拉、吉婆等岛屿开进。

大批登陆舰、登陆艇在大海中冒雨颠簸。海域茫茫，方向难辨，有的艇长索性拿着手电趴在艇头上导航。舰艇一会被抛向浪尖，一会又跌入深谷，海水哗哗地扑向甲板，雨水哗哗地

飘落而下，浑身湿透、衣服贴在身上。海水、雨水、汗水灌入嘴中，咸滋滋的。这没什么，要扒住，要抓住，别摔入大海。

菇苏岛没登陆码头，登陆艇在几十米，几百米外搁浅，有的登陆舰装有数量较多的重型装备，在千米之外就不能前进。

团长刘志高，政委叶丛华急得头上直冒汗。

"老叶，部队下海，装备卸下海，拉！"

"天亮前必须上岛就位！"

"发信号！"

"发信号！"

倾刻，甲板上的部队下饺子般地跳入齐胸深的波涛中。

有的用粗绳系高射炮，有的栓空压机、拌合机，甲板上、海水中的人员相互配合，准备将舰艇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工程机械拉上岛。

登岛的主要是工程部队。为了适应援越作战，我工程部队特意实行了一种特殊编制。一个团下属3个工兵营，1个机械营，1个高炮营，还有85加农炮连，82迫击炮连、警通连、运输连、加工修理连。各个营除编有四个连外，还配有高射机枪排、重机枪排、无后座力炮排；通信排。每团4000余人。这样的编制序列在我军历史上从没有过。

太特殊了！特殊在适应越南沿海岛屿的作战要求，特殊在满足越南政府的请求。

部队要一边施工，一边守岛，对空、对海作战。

部队配备的是当时中国军队最新最好的轻武器：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高、平两用高射机枪，加之几种地炮、高炮。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军队在越沿海岛屿立即构成了一个坚强的立体防御体系。

可眼下装备器材上不了岛，一切等于零。

时间就是生命！

刘志高、叶丛华清楚地记得，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建立过功勋，在朝鲜战场上还与美国鬼子交过手，并在朝鲜西海岸构筑了防御工事。可今天情况非同一般，临行时，济南军区首长就交待：根据越方要求，军委命令你们一方面援助越南尽快构筑沿海岛屿防护工程，一方面守备沿海岛屿，以防美军登陆。守岛是相对不运动不转移的战斗，打起来不可能很快派别的部队直接支援，你们要准备打恶仗！

"妈的，没上岛，就打恶仗"刘志高团长拎着手电，察看着部队在海水中拉火炮、工程机械。

叶丛华政委象落汤鸡一样。蚕头大的雨粒从服贴的头发上、眼窝上、面颊上象断线的珠般滚落。他与团长一道看着部队在海水中非常缓慢的推、拉火炮、机械。"老天爷先来了个下马威。"他眨着眼说，"老刘，上不了岛，火炮不就位，天一亮，雨一停，美国飞机就可能临头，美国军舰就可能露面。我们就措手不及啦！"

形势非常严峻。

刘志高脸绷得紧紧的，浓眉间拧成一团疙瘩。忽然，他一纵身，跳入滚滚的大海中。

刘志高象位冲锋的战士一样。

离岛几十米、几百米的舰艇上的装备，指战员很快卸到海滩上，千米之外舰艇上的重型装备需用吊车吊入小船，驳运一段再拉上海滩。

"嗨哟，嗨哟！"一个连二百来号人排成四列，成人字型在海水中拖拉着空压机、拌合机、解放牌汽车。高炮分队一个连

一趟也只能推拉一门高炮。

许多人脚掌被蚌蛎划出道道血口。在咸水中浸泡，火辣辣的痛。

顾不上！怎能顾上！

大批装备物资卸上岸，还要连夜疏散。部队又在大雨中转运。岛上没有汽车马路，仍然靠肩扛手推，山头灌木丛生，怪石嶙峋。部队一边清道，一连又是几十人、上百人地将一门门火炮拉上山头就位，又马不停蹄地构筑临时阵地。

大海喧嚣，浪潮翻滚，雷电交加，风雨呼啸。

上百部机械，几百门火炮，几百辆汽车和几十万吨物资全靠人力扛、拉、推上岛。

一切在风浪中进行！

一切在雨夜里搏斗！

高射炮昂首对空，其它火炮黑洞洞的炮口朝向各个敌人可能登陆的海岸要地，严阵以待。

海岛上灌木茂密，杂草丛生。蚊子、小咬繁多，有种身上长着白斑纹的大黑蚊虫，白天还追着人叮，一咬就是一个大包。战士们称它"B—52 重型轰炸机"。岛上蚂蟥也不少，但最多的是毒蛇。地上有金环蛇、银环蛇，眼镜王蛇，树上有响尾蛇、竹叶青、叶上飞。中国军人每人手持一根藤子棍，边走边拨打草丛路面——打草惊蛇。一般的毒蛇闻有响动，嗖嗖逃窜，可眼镜王蛇不怕，它时常横在路面，高竖上半身，血红的信子从扁扁的嘴中吐出，伸伸缩缩地向你挑战，还呼呼地喷着毒气。它要与行人对峙，你若走近一步，它的下半身就会游动一段，上半身仍保持着挑战攻击的姿态。你只有横起藤子棍奋不顾身的扫荡，它才可能见势不妙，落荒逃跑，或败倒在你的棍尖下。

它的皮，可制京胡、二胡、三弦。有位当年的军人说，有天晚上，他到部队去送给养，走着走着，突然脚下有什么东西软乎乎的，蹲下身子在朦胧的月光下一看，好家伙！一条两米来长比手杖还粗的金环蛇。他说，真庆幸！金环蛇嘴中正凸凸地吞食大老鼠，还剩半截身子和长长的尾巴露在外面，要不然，它是决不会饶过我的。还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队就有位战士晚上摸黑钻进被窝，被钻藏在被子里的毒蛇咬了一口，发觉后马上服用纪德胜蛇药也不管用，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第二天只好派艇送回国，但还是没抢救过来。

时间一久，有的战士竟成了抓蛇能手，见一两米长的蛇，呼地一下扑上去，抓住尾端，在空中抡个大圆，抛在地面，就动弹不得了，据说一抡，它的骨头就散架。有的战士看见蛇，扑上去就一把钳住毒蛇头部三寸处，将毒牙除掉，一条活生生的蛇就捡回连队改善伙食了。

蛇食鲜美。中国广州的龙虎斗颇负盛名。其实虎是猫肉，龙就是蛇。笔者小时就常食蛇肉，那肉特别的细腻、鲜嫩，进京十几年了，还常常回想起那孩提时捕蛇搭石垒锅煮蛇肉的情景，现在再也没那福份了。

"在部队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蛇肉成了我们的上等菜。"王辉乐呵呵地说："有次，越南群众反映，驻地附近有大蟒，曾吞吃了好几家的鸡鸭，有次还吞吃了一头小猪，它来得快逃得快，出没无常。群众害怕，希望中国军队能除掉它。有的说它成精了，你们除不掉，有的还为蟒烧香叩头，望它保佑。我们到那里察看地形，认为蟒到晚间要来寻食吸水。就在群众反映蟒常出没的路段，挖了一口池子，盛了半池子清清的溪水。不出所料，当晚，两条大蟒和六条小蟒就上当落入池中。部

队当场炸死一条，重 47 斤，活捉了 6 条小蟒和一条大蟒，这是条雌蟒，39 斤重。部队美美地改善了一顿。后来在这里又打死了一条 6 斤多重的眼镜蛇和一条 7 斤多重的四脚蛇。

"那时，象箭猪、狗獾、四脚蛇之类常常窜入部队伙房找残余饭菜。所以白天我们手拿拐杖，晚上睡觉也得把拐杖放在床边。"

这是新捕蛇者说。

我突然想起看过的 1979 年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录相片，大批军队在越南山地上跋涉，身背水壶、冲锋枪，每人手中都柱着根拐仗。当时我想，难道越南山地在雨水中的路竟那么滑，必须每人一根拐杖？听了王辉的介绍，我方醒悟，那应该称作"打蛇棍"。

部队刚安下帐篷，就投入紧张的施工作业，构筑指挥所、炮工事、机枪工事、屯兵坑道。为了作好长期对付敌人的准备，按越南的要求，大都构筑预备工事。施工用的水泥、钢材、木材全由汽车运输团和海运大队从中国口岸运送到各个岛上。来自全军的海运大队、海底电缆团、陆地架线团、汽车运输团和几个工兵团、炮兵分队及后来增加的高炮团，配合默契。王辉说："那时，我们二支队所属八个团级单位两万多将士，多兵种协同作战、施工，心齐得很啊！"

越东北几十个岛屿，大的十几平方公里，小的几百平方米，一人呼喊，音响覆盖全岛。中央慰问团的民族歌唱家姜家锵，有次在小岛上慰问演出，不用扩音器，全岛每个角落都听到了他悠扬的歌声，还吸引了小岛周围的许多渔船。

许多岛上缺少砂、石，有的岛没有淡水，得从陆地或其它

岛上转运。生活用水、施工用水都得运送，这对海运大队是莫大的压力，他们为保证部队施工，不分昼夜，风雨无阻。

面对海洋的大都是炮工事。有的岛四周悬崖峭壁，部队就将绳子系在干部战士腰际，悬挂在峭壁上手把钢钎打锤。头上海鸥盘旋，脚下海浪滔滔，硬是在绝壁上打出能隐藏大炮和屯兵的坑道。

团长刘志高、政委叶丛华有时坐镇菇苏岛，有时到群岛上巡视检查，部队的情绪深深地感染着他们。他们也钻入坑道，和战士们一块打风钻、装炸药、搞爆破，常常是走出坑道，胶靴里就能哗哗地倒出汗水。

岛屿石质复杂，加之连绵暴雨，坑道坍方严重而频繁。他们常常为施工进度受阻和干部战士的死伤伤脑筋。有次，年仅19岁的测绘员李永祥就在坍方中牺牲了。

那是在夜间11点钟，李永祥跟班作业。每次坑道断面爆破清完渣，他就迅速进去，测量断面和中轴线的位置，检查掘进的质量。正在他检查断面时，顶部一块巨石塌下，将他头部连同安全帽砸得扁扁的。人们将他用担架抬到海边，停放在一片马尾松林里。一位活泼可爱逗人喜欢的战士就这样离去了。大家在海边松林里守候他。松涛哭泣。海浪呜咽。加修连连夜赶制棺材，营、连扎了两个花圈，团机关、越方联络组和几名岛上越南居民，连同各连派出的代表不足40人，在全营5名司号员的哀乐声中举行了战地追悼会。

这就是军人的葬礼。

在司号员的哀乐声中，李永祥缓缓入土。与大家情同手足的战友就这样永别了，人们声泪俱下，悲恸欲绝。

人虽总有一死，可他毕竟太年轻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有

多少美好的夙愿未能实现，他的爸妈，他的老师同学、朋友正等待着他的喜讯呢。

可是，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去了。

在当时，连死讯也不能通告家中亲人。

大部队由集结到开进，从登岛到施工作业，连续几个月没休息一天，风餐露宿，阳光暴晒，干部战士个个脸上黑黝黝的，甚至连理发刮胡子的时间都难挤出来，20 岁左右的年轻人看上去像 30 多岁的模样。越南居民传说，毛主席派来都是不怕死的老兵，个个有实战经验，天上来飞贼，海上来"水鬼"，咱都不愁了。

炮兵部队除构筑坚固阵地外，还构筑两三套预备阵地，同时用树干作炮管，构筑了许多假阵地，所有的高炮与假炮都用树枝叶伪装。假作真是真也假。几十个岛屿上处处成为炮兵阵地，处处成为打击美机侵犯的战场。

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在越南直接参战的当天就从南宁附近开拔，9 月入越，先头部队很快登岛。短短几天后，越东北沿海岛屿就构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不久，西贡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军开进越南北方，进驻东北群岛，接管了北越各岛屿和沿海的防御。中国军队都是老兵。岛上高炮成林……"

第五章

吴八姐得救。刘少奇说，要为越南人民多做好事。毛泽东挥毫批示：不要热心过度

6月。菇苏岛阴雨绵绵，田野上的蛙声湿漉漉的。一夜间，山岗上骤然增加了许多没头没脑的树木，虽与马尾松、灌木丛、巴蕉林不十分协调，但远处看，并不醒目，仿佛是自然界的正常生态发展。

昨夜菇苏岛翻天覆地，清晨一切已经安详恬静。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破了这种寂静，岛上居民梁善和和乡亲们抬着他的妻子吴八姐直奔医疗所。

这是岛上唯一的医疗所，几间草棚，几张桌子，几张病床，条件虽然简陋，但在紧急情况下，仍是岛上居民维持生命的希望所在。

一会儿，草棚门里门外挤满了乡亲。人们议论、猜测，叽叽

喳喳的，像这六月的雨天。

“怎么啦？”

“小产出血。”

“没止？”

“止不住！”

“大出血！”

“危险！”

有的穿着蓑衣戴斗笠，有的光着脑门，在门口等候。

等候着吴八姐生死线上一瞬间的信息。

梁善和、吴八姐两家的亲人也都冒雨接踵赶到。

吴八姐小产出血性休克，生命垂危。

实习医生岑强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跑病房，串诊室，满头大汗，心急如焚。偏偏在这关节眼上，医疗所所长兼医生吴文长去河内开会。他嘱咐两护士守候，自己想办法为吴八姐止血，两种药物都使上了，仍无济于事。

吴八姐面色蜡黄，憔悴，躺在竹床上。深蓝色的对襟上衣已经解开，胸部微微起伏，两只光脚露出深蓝色的裤筒，一动也不动。

门口骚动起来，人们又在议论什么。棚里寂静，只有医生的跑动声和吴八姐的丈夫梁善和轻轻的呼叫声：“桂芳！桂芳！”

吴八姐不省人事。

梁善和额上微微的汗珠闪烁着悲痛。吴八姐名桂芳，与梁善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块玩格子，一块下大海，一块上学念书，一块上山砍柴，一块爬坡采果，一块下地种菜，望着满天星斗回忆过去，沐浴朦胧的月华憧憬未来，他俩在长期的生活

和劳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伉俪，夫妻恩爱，有儿有女，家庭和睦，勤劳为本，待人和善。这次突然小产，血流不止，多亏邻居乡亲相助，及时抬到这里来。

可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又涌上梁善和的心头，记得岛上过去曾发生类似的小产出血，一不能去大陆，二没条件医治，个个相继离世，离开了恩恩爱爱的家庭，离开了幼小的儿女。桂芳这次……

他感到十分的痛苦。这时，他的痛苦似乎比躺在竹床上的吴八姐还要深重。

乡亲们纷纷落泪：吴八姐太好了！为什么好人不长寿?!

抛下这么小的子女，怎么办？

此刻，突然有人提议：是不是请刚上岛的中国军队看看？

黑暗中好象打开了一扇天窗，人们心里忽然亮了一下。

对！请中国军队帮助。

山脚下，绿荫荫的树丛，雨后流光溢彩。树丛中平添了许多浅绿色的帐篷，象硕大的蘑菇，争相怒放。

晨风习习，树叶摇曳。树叶的雨滴摇落在帐篷上，扑扑地好响。帐篷里的中国将士长途行军，上岛后又整整苦战一夜，装卸装备物资，拉大炮上山，撤下山后，支好帐篷，刚刚倒下，就呼呼地入睡了。

中国援越部队111团高炮营离菇岛医疗所最近，他们最早得知越南妇女吴八姐的病情，营副政委立即带医生前往看望。

实习医生岑强对中国军人说："我们无法送她上大陆，这里缺药物，这种情况，只好等死。"

“请你们救救吴八姐！”乡亲们投来一束束炽热期待的目光。

高炮营立即电话报告团长刘志高、政委叶丛华，请求舰艇支援。

团长、政委接到高炮营的电话时，还在部署上岛后部队的作战、施工计划安排。他们感到事关重大，救人要紧，援越部队集结南宁时，就传达了中国援越抗美部队“纪律守则”中，其中有一条：“处处为越南人民做好事”。部队一路行军，在沿途为越南人民挖防空壕，植树，推车御船，理发扫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加深了两国人民的感情。抢救吴八姐，正是我团上岛为越南人民做好事，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办，全力以赴地办。

团长刘志高抓起电话：“海运大队，接海运大队！”

“团长，海运大队线路未通。”

“叫你们连长火速派人到海运大队驻岛中队，通知他们派艘登陆艇马上开往菇苏岛医疗所海面待命！”

“是！”

团长刚放下话机，政委就对他说：“老刘，我们要多准备一手，一方面登陆艇准备护送，另一方面马上从团卫生队派得力人员赶去抢救。”

“对！叫卫生队长张宝带队。”

“在抢救中会涉及方方面面，除张宝外，是否由边副政委和政治处副主任同往，便于联系和及时下决心？”

“行！”

“马上向支队指挥部报告。”

登陆艇抵达医疗所附近海面。

边锡孟副政委一行匆匆赶到。

事出蹊跷。越南蕃苏岛政府一官员出面劝说前来抢救的中国医生："岛上人员下岛要求很严，要办登记批准手续，怕开了头很多人会借故离岛的。"

边副政委想不到蕃苏岛有这规定。"救人要紧，赶快送上登陆艇，手续以后再补，行吗？"

"不行！"

中国医务人员目瞪口呆。

登陆艇继续待命。

"病人必须输血抢救！"张宝队长对边副政委说，"如再不抢救，生命危险。"

二支队指挥部得知情况，回电：立即输血抢救！

边副政委特意找越方蕃苏岛政府官员交谈，有意支开，好让张宝队长组织医务人员作输血抢救。在国内，卫生队对要输血的病人，大都送往附近医院，因此，我医务人员长期没做这方面工作，队里血浆又很少。

高炮营副政委似乎早就预料到这点，他带领 35 名干部战士赶到医疗所。

"中队长，给吴八姐输血吧！"

张宝队长望着年轻的干部战士、望着生命垂危的吴八姐，对身边几位医务人员下达命令："立即抢救！"

没有输血装置。

用大注射器代替！

血型交叉试验没把握。

群策群力，反复校正，"多一个人看看，多一分把握。"

没有电源。

手摇离心器！

病人血管严重收缩，已经僵硬。

采取静脉切开法！

鲜红的血浆一滴一滴缓缓地注入吴八姐的血管，流入吴八姐的心房。

渐渐的，吴八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桂芳！桂芳！”梁善和涌出晶莹的泪花。

夜里，张宝队长和几位医生守候在吴八姐身旁观查病情。菇苏岛医疗所所长吴文长从河内返回，他见到中国医生救了吴八姐，首先表示感谢，然后转向岑强，板起面孔：“怎么让中国医生治病，上面的规定你不是不知道，居民请中国医生看病，要经省委批准！”

实习生岑强想说什么，嘴角动了动，还是没说出来，脸上一片恼怒。

越南地方那位官员见吴文长回来，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他，转而对中国军队机关工作人员说：“你们这样看病，坏人会乘机造谣，说中国医生行，越南医生不行。”

中国医务人员愕然。

张宝队长走上前去，向吴所长解释：“我们觉得吴八姐不能再耽搁，如不及时抢救，生命危险。您不在，我们就先这样做了。”

这位越南官员没想到他在与边副政委交谈时，张宝队长已经组织抢救，过来看到这种情景，脸色阴沉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二支队指挥部先头指挥员王辉接到111团的加急电报，他估计111团救护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克服，这是我军的一贯传统做法。但为了做得更

好，为了更保险，支队指挥部决定派医疗组去支援。很快支队指挥部卫生科副科长带三名技术纯熟的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组，连夜启程，乘登陆艇赶往菇苏岛。

海面五级风浪，舰艇摇摆38度。冒着生命危险向菇苏岛进发。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为越南人民多做好事。

第二天，支队医疗组风尘仆仆上岛。当地群众见到中国军队从大陆上派医生来岛治疗，纷纷热情地跟在后面，沿着山野蜿蜒小道向医疗所走来。

越方菇苏岛所在锦普县委玖副书记也已赶到。他看到中国医生后面跟着一大帮当地群众，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走上前去与中国同志招呼、握手，转身又将当地群众隔开。群众得知他是县里来的，畏惧地拉大了距离，各自从田间小路分散离去。

111团边副政委带着支队派来的医疗组，向玖副书记汇报了中国二支队领导的意图，请求为吴八姐继续治疗。

玖副书记说："我刚到这里来，对于你们的输血抢救，我衷心感谢！吴八姐是越南居民，还是由我们的医疗所来医治吧！"

边副政委感到尴尬，他又呈叙了意图："我们应胡主席邀请来越南，接受胡主席教育，我们要全心全意为越南人民服务，中国军队所到之处，如对老百姓见死不救，要失去我们的责任的。"

玖副书记："我理解你们，吴八姐还是由我们治疗。我们政府这方面有规定。"

"那让我们医疗组去看看病人行么？"

"别去为好。"

边副政委只好带支队医疗组先回111团，他握住玖副书记的手："预祝你们治疗成功！如需要药物，我们尽量帮助。"

事情成为僵局。有的医务人员觉得我们何必这样，不让治就算了。

政委叶丛华得知这情况，又赶到医疗所，与玖副书记交换意见。在会谈中，玖副书记从侧面透露：希望中国军队与越南合作社搞友谊，不要和群众接关系。

111团党委决定：照顾越南同志的自尊心，防止产生大国主义。中越双方共同研究治疗方案，让越南医生出面治疗。输血救护组，推越方吴文长所长为组长。支队医疗组幕后出点子想办法，做好后勤工作。中越友谊是大事，但仍要不惜代价地抢救吴八姐。

中国医疗组将从国内带来的当时最好的止血药"得罗保根"、"仙鹤草素"、"阿度拉"，毫不吝惜地都用上，血终于止住。吴八姐身体慢慢恢复过来。

越方玖副书记走了。中国医疗组直接参加会诊治疗。吴所长在日日夜夜的救护工作中也不大在意原有的规定。他明白，倘若没有中国医生的及时抢救，吴八姐不可能有今天。

一天，边副政委代表中国援越抗美部队，带着用部队干部福利费购买的"人参精"和一些食用水果罐头，再次来到菇苏岛医疗所，看望并慰问吴八姐。吴八姐从竹床上挺起瘦小的身子，拉住边副政委："真感谢您们啊！感谢中国军队啊！感谢毛主席派您们来啊！"

吴八姐的丈夫梁善和激动地对边副政委说："同志！恩人！您们是人民的好军队，毛主席的好战士，您们珍爱人民，尊重人民，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人民利益出发。没有您们将没有我

们家庭的今天。没有您们诚心的帮助，把桂芳救活过来，她就抛开她心爱的幼小儿女和我及一切亲人与世永别。那我们怎能生活下去呢？”

边副政委对吴八姐说：“你能治好，主要是越南同志的努力，应当感谢越南劳动党，感谢胡主席，感谢越南政府和越南医务人员，功劳是他们的。我们做了一点工作，是应尽的义务。我们做的不够，起的作用很小。”

在场的越南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了笑意。

可人们哪里知道，在抢救吴八姐的过程中，中国援越部队111团党委也曾作出这样的决定：若越方坚决不让治疗这个病人，我耐心等待无效时，以照顾两党、两国关系为重，放弃治疗，放弃在局部越南群众中的影响。

比二支队入越晚的所有中国援越抗美部队都相继或多或少遇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如下是四支队当时遇到的几个场景：

▲1966年1月27日上午。阳光微微，寒风啸啸。

弯曲的山间小道上，步履蹒跚地走来一位越南老人。衣衫破旧，面部苍老，手拄拐棍，时而用浑浊的眼光左顾右盼。

四支队机关大部分干部和医务人员已下部队。少数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

这位老人寻到了四支队队部，对中国军人说：“我是找中国部队来看病的。我是背着我们的干部偷偷来的。干部经常对我们讲，不能到中国同志那里去看病。”

中国军人搀扶老人入屋就坐，沏上一杯清茶：“老大爷，政

府有规定，怎么办好呢？"

老人忧愁地说："我时常胸闷，看了几次都没看出名堂。我只好一个人偷偷来求您们啦！"

中国医务人员为老人检查，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付给他一些药物。

老人感激不尽。

▲1966年2月27日下午。工兵6团驻地。

一位越南老人领着小孩找到了该团卫生队。6团卫生队医务人员请老人就坐。

老人对医务人员说："我家孩子病情很重，我们医院治不了，也不给看了，我要求干部开张证明，他们不给开，没办法，只得偷偷来，希望你们给孩子治一治。"

正在这时，越方联络组一同志从门外走过。

老人慌忙拽着小孩躲藏起来……

▲301团所在地凭口。

一天，凭口地区农业社李主任对中国部队的一位医务人员说："派出所所长何光忠批评乡社干部不该领群众到中国部队治病。其实，我们那敢领，还不是他们自己跑来的……"

一次群众大会。人群济济。凭口派出所所长何光忠面对群众宣布："以后不准再找中国同志治病！"

人群中有人反驳："咱们医疗所也没好药，你们不能眼看着人家病死！"

有的群众怕派出所发现，爬山绕道，甚至从防空壕里悄悄钻出来，找中国医生。

何光忠来到中国军队301团驻地，向中国方面正式提出：

“不要给群众治病。因为：

(1)你们给群众治病，群众就不到我们医疗所了；

(2)当地坏人多，好人少；

(3)上级已经批评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4)你们药物有限，给群众治病，容易影响同志们的健康。”

告别时，何光忠对中国驻军卫生所所长说：“今后群众再来治病，请把名字记下来，告诉我们。”

▲1966年2月15日下午。凭口。

越南北太省外事处裴玉奎翻译来到中国援越抗美部队301团驻凭口卫生所。中国医生不知道他来干啥。他与中国医生聊天。

恰在这时，一位越南青年走进卫生所，见越方翻译在场，青年转身想走。

裴玉奎：“喂，你来干什么？”

青年站住。

裴玉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青年转过身：“我知道，我想看看病。”

裴玉奎：“快回去！下次再来叫公安同志捆绑你！”

青年很不愉快的走了。

不一会，裴玉奎走出卫生所，又见越方一青年抱着小孩直奔卫生所来。

裴玉奎拦住：“干什么？”

“哎呀，小孩发高烧，找中国同志尽快看看！”

“你知道规定吗？”

“哎呀，求求你，小孩烧的太厉害了。”青年一副苦相。

裴玉奎严正地说：“回去，找医疗所去！”

“怕来不及了！求求你，帮帮我！”青年央求道，扑通一声跪下。

“别来这套！快走！”

青年缓缓站起，怒目瞪着裴玉奎：“你这家伙，怎么不通情理，小孩都这样了！”

怀中的孩子满脸通红，眯糊眼睛，鼻孔喘着粗气。

裴玉奎两眼盯住青年，厉声嚷道：“你给我快走！”

青年朝裴玉奎“呸”了一声，抱着小孩转身就跑，身后留下一句话：“妈的，以后给你算账！”

中国军队医生在门里看着这一切，面面相觑，不好作声。

▲1966年2月18日上午，工兵6团某卫生所。

中国医生正在给从柴湖新赶来的一位78岁的越南老人治病。越方联络组杜翻译进门。

杜翻译责问老人：“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找中国同志的麻烦！”

老人没看完病，只好怏怏的走了。

中午，当地两位妇女一瘸一拐地来到卫生所。她们拉开裤管，四只脚腕、四条小腿肿得馒头一般，紫红，发亮，间有块块硬斑。

杜翻译转到卫生所。发现又有两个人找中国医生看病，当场一顿批评。

两妇女被撵走。

▲1966年3月23日下午。

高平省一医生带翻译来到四支队卫生科，随后又到工兵6团卫生队。他对卫生科和6团卫生队的人员说："感谢中国同志为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医治了许多群众的疾病。我们今天来了解越南群众到你们这里来治病的情况、次数和名单，请你们给予协助。"

四支队卫生科将所属五个团和支队队部对越南群众的医治情况和中方"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越南人民多做好事"的基本原则作了介绍和说明，表示将配合越方做好解释工作。

但卫生科和工兵6团卫生队对越南群众来治病的人数、名单均未告诉他。

▲3月底。北太省赵副主席到301团与李团长会谈部队修筑公路情况。

谈完工作，赵副主席婉转地对李团长说："你们部队给群众治病，处处关心人民群众，这完全说明是人民的军队。但是你们药物有限，医生也少，会影响同志们的健康。今后群众要求治病，要有当地外事组织或乡的介绍信，药，让群众自己去买，以便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蝉儿平静，星星眨眼。

中南海依旧灯火闪烁。

毛泽东身穿白衬衣，端坐在书桌旁，橙黄色的灯光柔和地照在桌面上、文件上。他右手捏支炭芯铅笔，孜孜地批阅着一

份份文件电报。

毛泽东阅文很快，有的报告，他一目十行，有的看个标题，大致翻翻，知道有这回事便罢。但这份报告，他却一字一句地看。

这是中国最先入越的援越抗美二支队近一个多月的情况报告。

这是他手下这支军队第三次出国作战。第一次抗美援朝，第二次中印边境反击作战。这次我军先行到达越北沿海，先行登岛，美军就不可能象朝鲜战场那样敢于登陆了。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登陆时，我军还没到仁川，还在鸭绿江边集结。这次二支队行动不慢，很快到位，后续的铁道兵、空军、高炮部队也相继部署完毕。后续部队的重点是保障北越交通，你美军笨得硬要从北越登陆，这些部队已初步形成梯次，完全可以打第一阶段战役，美军你再增兵，我后继的野战军、空军、海军有所准备。没啥，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进它就缩，你硬它就软。

现在又出了个新问题。二支队抢救吴八姐中反映出的是关系到国家尊严的事。出国部队"纪律守则"第一条就是"尊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越南劳动党，尊重胡志明主席，尊重越南人民，尊重越南人民军。"规定了就要执行嘛！前两天，罗大个子(罗瑞卿)说过，后续部队也像过去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对老百姓看病，理发，扫院，挑水，越南各地政府不欢迎。那是什么地方嘛，到那里不要强加于人嘛！

毛泽东从藤椅上起来，踱到窗前，慢慢拉开窗纱，夏夜凉风吹进办公室。他顺手抖抖宽松的衣衫。

他看到了游泳池的灯光。他是几年前从南海边的丰泽园

搬到中海游泳池旁来的。这里最方便的是游泳。他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来访时的情景。

那次，他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和赫鲁晓夫谈论战争与和平。毛泽东说道："帝国主义不过是只纸老虎。"

"什么？帝国主义，纸老虎？"赫鲁晓夫不可理解，"它多危险，要吃人的！"

"赫鲁晓夫同志，老虎吃人，它能吃多少人?!你怎么想，中国、苏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少人？可以招募多少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同志，那种想法已经过时，现在你不能以谁的人的多少来计算兵力。……现在有原子弹，双方部队的多少对真正的实力和战争的结局，并不起多大作用。部队越多的一方，越要挨炸弹。"

"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苏美爆发战争，我会给你足够的师来粉碎他们，比如 100 个师、200 个师或者 1000 个师。"

"那么多师有什么用，一两颗导弹就会使所有的师化为灰烬！"

"即使经过原子战争，中国也将有 3 亿多人活着。战争最终靠的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还得靠人！"

"赫鲁晓夫怕美国的原子弹。"毛泽东依着窗纱，看着游泳池的灯光想，当年加勒比海危机，美国人一吓唬，他就怕，撤回导弹。胡志明向他要枪，在越南南方打游击，他又怕美国，怕与美国交手，不肯给，三千支破枪有屁用。他不如胡志明。胡志明不怕，决心大，要干到底。谁决心干到底，谁就一定取得胜利。

毛泽东又想起在长沙与胡志明的交谈，也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坚持打下去，哪来和平?！二次大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弄得几个国家东西、南北分割，国土不宁。你斯大林没责任？中国如以长江划界，与蒋介石分而治之，局面怎样？又要象胡志明这样，重新布署打下去。胡志明这个忙，还是要帮的。你赫鲁晓夫不肯帮，你勃列日涅夫不肯帮，也没什么，人家还是决心打下去嘛！

晚风吹拂，毛泽东感到爽快许多。他又想到刚才二支队报告中的一些事情。过去，部队为中国老百姓做好事，扩大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感召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到越南，有越南劳动党，有越南政府嘛！

毛泽东沉思良久，回到办公桌，在援越二支队的情况报告上挥笔写下几个遒劲大字：不要热心过度。

1965 年 8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先颁发“援越抗美部队人员纪律守则”中的“处处为越南人民做好事”修改为“认真为越南人民做好事”。

中国援越部队修路工程指挥部及所属四、五、六支队于 1965 年 10 月开始入越。他们与先前开进的二支队、一支队、三支队、高炮几个支队一样，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度是难以掌握的。

这支有着长期为老百姓谋利益、做好事的中国部队一进入越南，又像在中国境内一样热心周到地为民服务，在服务中，他们也考虑到了应尊重越南政府，尊重越南人民。可是尊重越南政府和尊重越南人民两者如何统一，他们没有想得更深远。直到越南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赞扬中国军队

为群众治病，但在非正式场合就婉转地提出一些意见，并尽量控制群众到中国部队治病，乃至发展到撵群众、要名单的地步，他们才感到事态比较严重。

四支队分析了一些内在的原因，向中国援越部队修路工程指挥部和广州军区提出了意见：

一、是送上门来的，一般疾病有无证明，都应本着热情态度，认真给予治疗。属于慢性病在治疗的同时，建议他们到越方医疗单位去治；如对方一定要治，则尽力治疗，不能拒绝。如遇病人流露出对越官方不满情绪，我们可以听，但不能表态。

二、邀我出诊，如系一般慢性病，可婉言谢绝；如遇急待抢救的危急伤病员，我边出动抢救，边报告越方。出诊时（特别是夜间）要两人以上同行，以免发生意外。

三、对越方允许的医治，我应认真治疗，同时注意保持清醒头脑，不可热心过度。如越方一再提出："无证明不能给治"，我负责同志可做必要的解释，即不要硬顶回，也不能完全表示同意。301团、302团已试行，效果比较好。必须说的话，在一定的时机说明，可以避免误会，达到双方相互体谅，有利于增进友谊。

四、有的单位驻地群众来的过多，对我部队药品供应造成一定影响．我们一方面采取适当方式，减少诊治数量，另一方面建议上级酌情增拨药品。但不能向越方讲我们的困难，以免越方抓住我一两句话，在群众中散布，造成群众对我的误解。

五、个别地区（如301团七中队驻地凭口），越官方与群众矛盾较大，我应本着即照顾群众送上门来的急诊病人，又照顾越方干部的意见和态度，设法减少对一般病人的诊治数量，以

适当缓和越南地方领导与群众、越南地方领导与我们的矛盾。

六、弄清社情，确实知道五类分子，不予治疗。

四支队这样做了，五、六支队也这样做了。

整个援越部队基本上这样做了。

中国军队打一仗总结一次。援越部队亦然。在总结部队工作中少不了总结为越南人民做好事的数据统计。各支队、各团，一长串一长串的为群众治病的数字又列为褒扬之中，于是乎，各支队、各团，无意中又大力鼓励医务人员为越南群众医护诊治。

中国军队强有力的传统惯性，使他们为民诊治的行动无法停息。

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但它仅仅是象潜河一般在底下缓缓流动着。

第六章

观赏美机投掷的礼花般飞爆的炸弹，中国将士喊道："再来几颗！"帐篷被气浪冲向远方，飘落在树梢上。山中，有二十七座坟茔。

二支队在岛屿上的工程部队施工进度神速。坑道作业，美国飞机也无奈。可是它并不死心，仍然不分昼夜地从第七舰队上起飞，轰炸扫射在各个岛屿上施工、守备的中国军队。

高炮分队、高机分队对美机的行动规律早就摸透了，他们不但打击轰炸各个岛屿的美机，还适时瞄准美机从海上起飞轰炸北越的必经之路，截击它们。一年多，击落美机 114 架、击伤 124 架。但在越南，击落美机以缴获美机残骸为准，中国军队打落的飞机残骸，有的坠入大海，有的坠向大陆，有的被

群众抢走，最后越方承认二支队击落39架。

美机攻击岛上的中国军队，起初从东南方向起飞、拔高、俯冲。它们被中国军队击落后，一般坠在岛上，或坠入内海，或坠向西北方陆地，美军飞行员跳伞者则被活捉。

美国人对坠落一架飞机似乎不在乎，而抢救美军飞行员却肯化血本。

为了救护方便，美国飞机后来往往是从海上起飞，升高，转从西北方向向下俯冲，这样，被击中的飞机驾驶员跳伞，就落入大海，美军就火速组织直升飞机抢救。

有一次，两名美机飞行员降落在中国驻岛部队南边的大海上，中国的登陆艇刚要启航，美国直升飞机已嗡嗡地飞临这片海域上空，从直升飞机舷窗上放下长长的软梯。

海面上的美军飞行员划动着自备的充气救生船，拼命地冲向云梯，抓住就往上攀登……

中国军队眼看美国飞行员被救走，操起海岸炮直射美国直升飞机。

登陆艇哗哗地劈开波涛，用高射机枪哒哒哒地扫射。

一架直升飞机被击中，坠入大海。另一架直升飞机吊着长长的云梯，云梯上飘着美军飞行员，嗡嗡地向南逃窜。

两名飞行员被俘。他们从怀里掏出早就用13种文字印好的请救书，其中中文(简化字)写道：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请你帮助我找到粮食、住所和保护，请你送我到能够给我安全和想法让我回去美国的人那里，美国的政府一定多多给钱，谢谢你们。”

中国军队在各岛屿上的防御工程基本完成后，将一部分部队撤至沿海，构筑海岸工程。

128团从杜拉岛撤到了下龙湾海岸。

越南有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条金色的巨龙，它常在天池里游泳，可是天池水量有限，不尽它意。有一天，巨龙从天而降，来到大海里游弋，蔚蓝色的大海宽阔无比，它无拘无束，畅快极了，大海令它留恋难返，它决然留在海上。巨龙庞大的身躯后来化为上千个小岛，蜿蜒分布在海湾中，从此，人们就把这个地区叫做"下龙湾"。

下龙湾属广宁省，位于鸿基市以南、海防市吉婆岛以东。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岛屿星罗棋布，尖峰耸峙，形状奇特，有的似千仞围屏，有的如巍峨宫殿，有的若窈窕美女，有的如垂钓渔翁，有的若昂首的雄狮，有的如卧伏的海象，形态各异，不一而足。黎朝皇帝黎圣宗诗云："海上万峰群玉立，星罗棋布翠峥嵘。"海面上，渔舟点点，悠然穿行在岩山之间，时隐时现，碧空与风帆相映，平添许多诗情画意。

这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中国军人称之为"海上桂林"。

下龙湾又是军事要地，是海防、鸿基等重要城市、港口的海上门户。自北部湾事件后，不论白天黑夜，阴天晴天，美国飞机总时时飞到这里，不断轰炸和扫射各个重要目标。夜间，照明弹布满天空，从天黑到黎明，很少间断，一旦发现可疑目标，就可能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顿时就会火海一片。

下龙湾笼罩在不安和警惕的气氛中。

128团八连驻扎在下龙湾畔的一片树林里，他们担负全团施工的采石任务。

采石工地离驻地有半小时的步行路程。工地南边不远处就是鸿基市，广宁省委、省府的一幢幢瓦房宿舍，在阳光照射下，红红的一片，特别显眼。

美国飞机的盘旋、侦察，严重威胁着八连采石的安全。连长王玉秀与连队干部战士商量，寻找对策。尔后，他们对场地进行了伪装，山头上安排了高机排，时刻监视着蓝天。鸿基市郊布署着中国高炮部队，美机飞临上空，必遭火炮机枪的扫射。夜间作业，探照灯明晃晃的，敌机从高空中很易发现，有时敌机临空，高炮、高机来不及发挥火力。工地几次遭受袭击，庆幸没有人员伤亡。

八连根据敌机的活动规律和天气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施工班次，将打眼放炮安排在白天，运碴粹石尽量安排在夜间，组织得好，没有照明也可以干，阴雨天和有月亮的夜晚，集中力量突击。

一天，连长王玉秀和其他几位连队干部商量："咱们搞个假工地，让美国佬炸炸？"

一拍即合。

连长和副连长唐宏义第二天就组织部分战士在不远处开辟了一个"像样"的新工地。

说来也巧，当天晚上美国飞机就临空侦察。八连即刻关闭工地灯火，假工地却一片通明，假人假机械似乎在紧张地作业。

侦察机过后，轰炸机接踵而来，对着假工地一阵雨点般的轰炸。

八连的干部战士在一旁风趣地点数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观赏着象盛大节日礼花般飞爆的五彩缤纷的火焰。

"炸得好！"

"再来一颗！"

"再来几颗！"

战士们手舞足蹈，挥动着拳头呼喊。

"操他妈的美国佬，真行！"

八连就这样在美国飞机的眼皮底下采石作业两个多月不间断，大批石料源源不断地供应其他连队的坑道被复和掘开式工事的混凝土作业。

1966 年 5 月 22 日。星期天。越南北方天气晴朗，碧空万里。下龙湾明丽的风光历历在目。

人们警惕的眼睛没有闭合。山头上雷达天线不停地转动，监视搜索着每个可疑的目标。高炮阵地上用树枝巴蕉叶伪装的炮管直插蓝天，高射机枪密布在山巅，随时准备痛击不速之客。

八连驻地鸟雀鸣啾飞畴，阳光透过树丛散在帐篷上，点缀出斑斑驳驳的花环。上完夜班的八连干部战士在帐篷里呼呼入睡。野外热气蒸腾，树丛中却凉爽宜人，经过一夜突击的八连干部战士睡得特别的酣畅，只有早起的几位战士静静地伏在床沿上写家信，在帐篷外树荫下清洗刚刚换下的浸满汗水的工作服。

炊事班的同志正在忙碌，有的提水，有的切菜，有的蒸馒头。八连的同志大都是北方人，喜欢面食，而国内运来的大都是米。炊事班的同志想今天把馒头蒸得白白胖胖的，做两个好菜，烧锅蛋汤，慰劳慰劳突击加班的战友们。他们知道，夜班突击最辛苦，一连干了 12 个小时，够累的了。八连的同志也最信赖炊事班，每当连队搞突击，炊事班一定会送上丰盛可口的饭菜。什么时候最紧张最艰苦，什么时候炊事班的同志就挑着香喷喷的饭菜出现在全连同志的面前。

副连长唐宏义说："我的管理工作，炊事班帮做了一半："

指导员夸奖炊事班："咱们的炊事班，省了我许多思想工作。"

野风习习，鼾声阵阵。

炊事班的锅台上热气腾腾。

突然，警报长鸣。尖厉的嘶叫声搅破了山野的寂静，搅得整个世界粘稠稠的，象浆糊一般。

这时，上午11时许。八连的同志从睡梦中惊起，提枪冲出帐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从海面上超低空袭来的12架美国飞机，逃过雷达的监视，突然出现在八连驻地上空，隆隆的飞机引擎声震得树梢哗哗作响，震得山野阵阵颤动。

副指导员第一个跑出连部帐篷，抬头一看，不好，敌机轰炸！

"防空！快防空！"

话音未落，一颗重型炸弹在附近爆炸，副指导员应声倒在血泊中。

顷刻，750磅以上的重型炸弹接二连三的落在八连的帐篷中间。

山摇地动，火光冲天，浓烟翻滚。

一棵棵大树拦腰劈断，一顶顶帐篷被气浪冲向天空，飘落在远处的树梢上。一颗黑乎乎的重型炸弹恰恰落在炊事班的棚子里，"轰隆隆——"弹片呼啸着射向四面八方，热腾腾的馒头也象弹片一般射向天空。

罪恶的炸弹夺走了炊事班全体同志的生命，没留下一具完整的尸体。

副连长唐宏义紧跟副指导员冲出帐篷，边跑边喊："快隐蔽！快隐蔽！"他刚跳到一棵大树旁，几块弹片像恶魔似地朝他劈来，一条大腿即刻被切断，腹部几处穿孔，也倒在血泊中。

卫生员苏振福跑过来为他包扎，他喃喃地问："同志们怎么样？……别管我，别管我了！"

卫生员看着朝夕相处的副连长被炸成这样，心如刀绞，但他来不及悲痛，来不及落泪，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抢救每个伤员！

救护车开到八连驻地，同志们抬副连长唐宏义上车，他两手紧紧抓住树根："让他们先上吧！让他们先——上——"话刚说完，这位共产党员，士兵的楷模，我军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就这样溘然长逝了。

八连的指战员在敌机轰炸中临危不惧，连长王玉秀很快组织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实施对空射击。这时高炮声、高枪声和敌机的轰炸声交织在一起，天地一片混沌。

两架敌机中弹起火，冒着浓烟，坠向远处山林。

敌机被击退了。王玉秀马上组织清理现场，抢救伤员。万没料到，狡猾的三架敌机再度突然俯冲八连驻地。爆炸声惊天动地。

八连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连长王玉秀腿受重伤，倒下了。他清醒过来。支撑着站起，又一次重重地摔在地上。

在场的二排长曹振库赶紧冲过来，扶起他："连长！连长！"

"我不能动了，你赶快去组织抢救，快去疏散伤员！"

已经负伤的二排长马上挑起了指挥全连的担子。

强将手下无弱兵。八连的战士个个也都是好样的。

通讯员王邦兴跟随连队干部冲出帐篷，就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刹时，天翻地覆，泥土石块哗啦啦地从天而降，全身被埋在土里。当他拱出身子时，树在摇，人在跑，烟在冒，可是刚才隆隆作响、天翻地覆的世界戛然间无声无息。

他晃晃脑袋，扣扣耳朵，鲜红的血沾染了手指，他明白了。

他环视四周，副指导员倒在地上，鲜血直冒，已经牺牲。他又去扒土，从土堆里扒出了三名战友。

他突然想起，我不能蹲在这里，我有我的使命。敌机轰炸，联络的电话线肯定中断，我应尽快将情况报告上级。征得连长同意，向二十余里外的营部直奔而去。

两耳鲜血还在流，剧烈的疼痛没有令他止步。他一口气跑到营部，汗水淋漓，气喘吁吁。

营里领导和正在营部开会的八连指导员听到八连方向有飞机沉闷的轰炸声和枪炮声，但电话中断，音讯皆无，正在焦急忧虑之际，通讯员小王匆匆赶到。

指导员没说一句话，拔腿就跑。

营里干部留一人值班，其他几位紧随其后向八连驻地赶去。

卫生员苏振福带着伤在树林中窜来窜去，救护战友。第一个被抢救的副连长闭着双眼，命令说："你快去救别人，别管我！"他没有想到这时的卫生员腿上、臂上被弹片切开的皮肉翻卷开鲜嫩的细肉，血糊糊的。他没有看，他根本没力气看，他丝毫也不知道卫生员是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在为他包扎。

有位战友跑过来，看到卫生员裤管破裂，鲜血直往下淌，马上取出急救包。卫生员苏振福皱皱眉头，说："急救包不够

用，我不要紧！"断然拒绝了。他自己一连包扎了7名战友，最后倒下了。

这位1960年入伍的老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心中全是战友，唯独没有自己，他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将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

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

十一班战士刘天喜等5名战士，不顾美机第二次轰炸，硬是用手扒了两个多小时，这位战友已被泥石挤压得气息奄奄。刘天喜等5名战士的手指全磨破了，鲜血淋漓，然而他们没有停息。

他们这种民族文化中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美机第一次临空轰炸后，广宁省、鸿基市两所医院闻讯，很快组织医务人员赶来救护。越南人民军官兵也立即派出人员赶到八连驻地。一场中国军队和越南军民共生死同患难的凯歌响彻在下龙湾畔。

正在越南军民协助八连紧急救护之际，美机的第二次轰炸突然袭来，重型炸弹又在八连驻地爆炸。

与八连十二班班长郗遵义跳入同一防空壕的越南人民军一位中校，在敌机再次俯冲下来时，一把抱住郗遵义，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郗遵义一看是人民军掩护自己，迅速翻转身，扑在人民军中校身上。

就在这一瞬间，一颗重型炸弹在附近爆响，泥土碎石劈头盖脑地砸在郗遵义身上。

敌机过后，郗遵义和人民军中校起身，面面相视，两人都没受伤，感到由衷的欣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语言不通，双方无法进一步表达各自的感情，眼含热泪的中校双手抓着郗遵义的臂膀，用庄严的目光表达烈火般燃烧的激情，郗遵义也紧紧地握着中校的手，激动的泪花洒在焦热的土地上。

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这两位不同国籍的军人，瞬间结下的生死之交的一切情感骤然熔化在这不言之中。

烈火熊熊燃烧，硝烟弥漫，整个山野充溢着浓裂的炸药味、糊焦味、血腥味。

赶来救护的越南军民在美机第二次轰炸中，有的负了伤。救护车一到，八连的同志立即组织将越南受伤人员抬上车。一位受重伤的越南人民军少校看到车上全是越南军民，而中国受重伤的军人还在树林中，呻吟着叫来越南医务人员："你快把我抬下去，快！让中国同志上！"

中国军人上前劝阻，指挥司机开车上路。可是这位少校执意不肯："你们快把我抬下去，否则我起来。"他正欲起来，，"啊唷"一声又歪倒下去，铁青的脸上流动着豆大的汗珠。他仍挥挥右手，示意人们赶快抬他。

越南医务人员犟不过他，只好将他抬下来。

接着，他们又将中国重伤员抬扶上车。

对于重伤员，此时此刻，生死仅一步之遥。在生命的临界点上，越南人民军少校的一举一动使在场的中国军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

至今，这位少校的形象仍深深地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救护车将受伤的中国军人送进了广宁医院。广宁医院的医生如临战场，立即组织抢救。好几位昏迷的军人在越南医务

人员的精心救护下苏醒过来。

八连战士梁成义的病房，处在紧张的气氛中；主任、医生、护士围在小梁身边，小梁一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小梁的呼吸渐渐微弱，过重的伤势即将夺取他年轻的生命。这时，一位娟秀的白衣天使顾不上小梁满身的泥灰，满脸的泥土血浆，扑上去口对口的进行人工呼吸。呼吸了一阵又一阵。他秀美的脸上沾满了泥土血浆，洁净的帽沿和额前的秀发上也沾满了灰土。年轻的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是这位白衣天使还在大口大口的呼吸，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亲口呼吸下救活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军人！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亲口呼吸下救活这位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年轻的生命！她多么急切的渴盼在自己的亲口呼吸下，这位年轻的英俊的中国军人突然苏醒过来，威武地站立在越中两国人民的面前啊！

病房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般的沉重、悲伤。她含着深情的泪花，慢慢地从梁成义身上起来，肃穆站立在这位年轻的中国军人面前，徐徐抬起右臂，轻轻摘下白帽，双眸透过朦朦的泪雾，默默地注视着，注视着……

当晚，中国援越部队二支队指挥部的领导、128团团长、政委和当地越南政府商定，将这些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中国死难烈士安葬在附近的摆在。

摆在，面朝碧波粼粼、景色秀丽的下龙湾，北靠蜿蜒连绵、起伏跌宕的大山。死里逃生的八连干部战士将患难与共的27名死难战友安葬在这青山环抱的树林之中。墓前有条不宽的柏油公路，一面通向鸿基、海防、河内，一面通向锦普，通向中国的友谊关、东兴口岸。大家好像是刚刚肩负援越抗美的重

任，乘车南下友谊关，刚刚沿着这条公路来到越南东北群岛，来到下龙湾畔，刚刚还在共同作战、施工、生活，可是你们就这样突然地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

八连的同志泣不成声。

团长韩德仁、政委刘玉昆和支队的领导一道默默地伫立在墓前，心情犹如海涛，久久难以平静。他俩为自己团队有这么多英勇不屈、顽强奋战的干部战士感到骄傲，同时，他们感到无比的悲愤和痛惜，祖国将4000多名优秀儿女交给我们，从祖国的东北拉到了华南，拉到了越南。现在呢？他们其中的一些就这样长眠在越南的国土上了，我们怎样向祖国人民汇报？怎样向他们的父老乡亲汇报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该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呢？

他俩清楚地知道，自从中国军队援越以来，美国飞机专寻中国军队轰炸，可美国又不敢宣布中国军队已经入越的消息，任凭西贡电台天天喧嚣，就像中国从不公布军队出国的消息一样，其中都有奥秘。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地面特务的报告，美机是很难发现隐蔽伪装得十分巧妙的八连驻地的。

越南地方党政军机关送来了一个又一个祭奠的花圈，越南当地群众、少先队员送来了一个又一个五彩的花圈和花环，人们伫立在27座坟茔前，寄托心中深沉的哀思，献上心中对壮烈牺牲的中国军人的崇高敬意。

夕阳西下，血一般染红了摆在的山山岭岭，染红了下龙湾的宽阔海面。韩德仁、刘玉昆此时此刻想的很多很多，想的很远很远。可是，他们想的最迫切的是赶紧安排受伤人员回祖国治疗，赶紧安排明天八连的采石工作，全团的工程急待着更多的石料供应。怎样化悲痛为力量？怎样在全团掀起学英雄、看

行动的比学赶帮超热潮?这一步步的工作都得跟上去,都要一环扣一环的抓紧落实。

暮色苍茫。他俩沿着27座坟茔,缓缓地转了三圈,擦干最后一滴眼泪,转身走下山去。

二支队入越以来,这是遭受最惨重的一次损失,死亡27人,重伤39人,轻伤普遍。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他们在越南东北群岛、沿海要地苦战了485个日日夜夜,出色地完成了工程任务。

1966年10月2日,工程移交书在河内签字。二支队指挥部主任王辉参加签字仪式。越方对中国军队完成的工程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在移交书上写道:"中国工程部队援助越南东北地区建设的国防工事、水底电缆、通信线路等三项工程,工程量大,条件十分困难,但中国工程部队的快速的施工,超额和提前完成了计划任务。所有工程均按照越方提出的设计进行施工,所有工程都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工程质量高,工程抗力超过要求标准。整个工程坚固、适用、伪装好。"

第七章

高炮部队首战告捷。安沛城硝烟弥漫，火光四起。一场鏖战，越南人民伸出大拇指激动地说："感恩憧基中国！"

高炮609团团长程玉山，"嗖"地跳出掩蔽部，像离弦之箭，奔向阵地制高点。

满天的美国飞机穿梭往来，炸弹隆隆地在原野上炸响。

越南人民军高射机枪连先期开火了。

"妈的，佯攻！"程玉山观察着，头上伪装的树枝茂叶在强烈的阳光燎灼下，已经绻缩萎蔫，赤黑的脸上一副庄严，武装带腰间箍扎，显得精神。他屹立在高地上，更衬出一派军人的英武之气。他看到美机投弹七零八落无目标，心想：你再狡猾，也逃不出咱的眼睛。

他判断着美机的主攻方向。

紧跟他上来的作战参谋不免有所紧张："团长，下命令吧！"

他昂头仍在观察着敌机的行动。

"别急！"他头也没转。

"轰隆隆！"突然一颗炸弹在四、五连阵地间爆炸，冲起一团浓浓的烈焰。

又一位作战参谋冲出掩蔽部，跑到团长跟前："报告，团长，二营请求开火！"

他面对作战参谋说："告诉部队，沉住气，敌人就是这两下，他炸他的，我打我的！"

"是！"

转眼，空中一批美机俯冲下来，接着第二批敌机呼啸着俯冲下来。程玉山判明敌机主攻方向是西南角的宋化桥，当机立断："传达命令，调转火力，瞄准第三批第一架，全营集火！"

"轰！""轰！""轰！"

一阵集火射击，美机即刻空中开花，粉碎的机身从半空中噼哩啪啦地坠落下来。

609 团首战告捷。

这是 1965 年 9 月 20 日。

在总结会上，有人问："程团长，前两批你不打，如果没后续飞机，失去战机，上级追查，你咋办？"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打则已，打则击落，我宁肯挨批评受处分，也决不打乱仗，拼消耗！"

609 团所在的高炮 63 支队 1965 年 8 月奉命入越，配属

63支队的空军高炮23团也同时出境作战，担负克夫至友谊关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高炮61支队1965年7月20日接到援越作战命令，8月1日至8月8日全部到达老街、安沛地区，担任老街至仙建的铁路线防空作战任务，

63支队出国后，8月23日所属628团在克夫首遇美国飞机轰炸。支队分析轰炸可能升级，可能要步步向中国边境靠近。当即命令程玉山所在团向河友线宋化桥开进。程玉山率部当晚从谅山出发，一夜没合眼，赶到宋化附近构筑阵地。第二天，顶着太阳，和指挥所的人马研究作战的预案。

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高炮部队坚决做到不打则已，一打就力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一定要以胜利的战斗，表达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英雄气概，体现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程玉山又发动群众，四次修改作战方案。

九月的越南，天气炎热，中午气温常常高达摄氏40多度，而敌机中午活动又很频繁。为了指挥作战，他中午从不休息，总是汗流浃背地蹲在阵地指挥所。

山下有条清清的溪泉，每天晚上，组织战斗部队分批下山洗个澡。

"团长，你怎么不下去洗洗？"

"不打下飞机，我就不下山！"程玉山铮铮地说。他另有一分担心，万一下山时敌机临空，殆误战机，怎么交待？直到9月20日，美机在空中爆炸，晚上他才一溜小跑冲下山，扑通一下跳入惬意的清泉中。

10月5日，美机又一次袭击宋化桥。第一批F－4飞机从

西南方向低空临近，程玉山及时抓住时机全营集火射击，将它们击落。这时美机 F－105 四架又狡猾地从东北方向转入攻击。程玉山又立即命令部队转移火力，集中打第一架、第三架，又击落一架。

整个战斗集火射击 8 次，六次取得战果，击落美机 5 架，击伤 1 架，活捉一名美军飞行员，宋化铁路桥安然无恙。

支队召开作战会议推广了他们集火射击的经验，程玉山却说："不行，打得还不理想，还有几个地方要改进！"

这样的将士敌人最害怕。

这样的将士没有不打胜仗的！

程玉山，河北魏县人，1921 年出生在农民家庭，1941 年投奔八路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身经百战，沉着勇敢。可是，这位英勇机智的团长在 10 月 7 日的宋化战斗中不幸献出了生命。

程玉山所在团受命在谅山至北宁沿线机动作战，数月内先后转移 13 次，行程 31000 多公里，作战 9 次，取得了击落美机 17 架，击伤 4 架，俘一美飞行员的辉煌战果。

在半年的对空作战中，63 支队共击落敌机 54 架，击伤 22 架（包括空军高炮 23 团击落 23 架，击伤 8 架）。61 支队半年中先后对 77 批 222 架次美机作战 49 次，击落击伤美机各 30 架。628 团 6 连在 1965 年 12 月 1 日的温江战斗中，全连沉着操作，一直压缩到 2200 米才对敌开火，一个点射，28 发炮弹，就击落美机一架。

1966 年 2 月 18 日，中国援越高炮部队 67 支队接替了 61 支队担负安沛——老街的防空作战、掩护交通的任务。所属

625团部署在寨湖——铺合地区，626团于保河——老街地区，607团、619团部署在安沛地区。

安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西北重镇，省政府所在地，是滇越铁路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1965年1月，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5月，承建这机场的中国援越部队三支队先遣人员抵达安沛，主力部队由中国空军组成，随后进入越南，11月22日开始大规模的作业施工。

新建机场位于安沛市西北4公里处，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场地原有50多条山沟，地势起伏坎坷。三支队到达时，安沛这座省城已被美军炸成到处瓦砾，弹坑遍地。他们面临的定是一场浴血奋战。支队领导提出"血染红河畔，铺出通天道"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一边修建机场，一边与美机作战，在敌机的扰乱下抢时间、争速度。

推土机、卷扬机、装载机、平路机，一排排、一列列地隆隆作业，机场工地一派繁忙紧张的施工景象。在短短几月内，他们顶着连绵阴雨，冒着烈日酷暑，很快削平了59座山包，一片开阔的机场雏形展现在群山脚下、红河之滨。

安沛建设空军机场，对美国侵略者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军在轰炸安沛市的同时，对机场工地也进行不停的扫射和轰炸。

67支队将安沛的619团部署在市区以北至鹅冠桥的地段上。607团和625团一营共同担负掩护安沛车站和机场工地防空作战任务。

据越南报刊公布，自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以来，对安沛多次进行轰炸，从1964年8月5日到1966年4月30日，在安沛

上空已击落美机 34 架。

5 月 6 日，美国空军又出动各类飞机 11 批 50 架，对安沛实现空前的袭击。67 支队驻安沛高炮部队当即迎头痛击，击落 3 架，击伤 1 架，活捉美国空军联队参谋长罗伯逊·诺曼尔中校。

支队长王思谦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他好象有一种预感：5 月将有恶战，67 支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他蓦地想起 83 年前的 5 月。那是 1883 年的 5 月，有个名叫刘永福的中国人率领黑旗军在河内城西二里一座小桥附近的关帝庙前，向法国侵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大刀长矛对着法国人的洋枪洋炮。那次黑旗军出动了三千人马，分为三路向法军发起攻击。那一天，从早晨 9 点直拼杀到下午 1 点，黑旗军杀死法军二千多人，砍下一千多个法国人的头颅，法国侵略军司令李威利也丧了命。那座涸水的小桥称纸桥，这场激战日后称为纸桥战役。这一仗，法国人损失惨重，好久喘不过气来。黑旗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总要付出代价。为了抗击美国佬，我 67 支队就准备付出代价。记得当时的越王为了酬谢刘永福，封他为三宣提督、一等义良男。越南人为了表彰黑旗军的英雄业绩，在纸桥还立碑纪念。83 年过去，这碑还在乎？

1966 年 5 月的中国，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已经在一部分人中流传，毛泽东身边的几位高级人员已经到北大、清华等首都大专院校煽风点火，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对于这，王思谦不甚清楚。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国内动态，当正式传到他耳边要搞什么“文化革命”时，他也没心思

去想那些，他预感到的不是国内那场"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鏖战，他预感到的是在安沛这块越南领土上，将有一场鏖战。

他到两个团的高炮阵地转了一圈，对战斗部署又作了调整，使619团的兵力、火力更加集中。又指示部队加修工事，严密伪装，检修火炮、器材，随时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

王思谦预感的鏖战果真出现了。这是67支队入越以来最大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5月6日后，除雨天外，侵越美军常有侦察机飞临安沛外围进行电子侦察或低空突然进入防区上空直接侦察。

5月30日，连续数天阴雨刚放晴，保河、寨湖就遭美机攻击。与此同时，对安沛防区作最后一次侦察。

5月31日，白云停在半空，喷火似的太阳悬在头顶，烤得大地到处蒸腾烫人。坚守在阵地上的高炮部队指战员象置身于偌大的蒸笼中，吸进鼻孔的空气都是火辣辣的。

下午3时13分，侦察分队报告安沛西南方向110公里处，发现一批6架飞机向安沛一侧临近。

王思谦觉得自己预感中的这一天到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和支队的其他几位领导扼要交换想法，立即发出命令："各级指挥所进入一等！"

五分钟内，各团和支队直属分队全部进入一等战备状态。

就在部队紧急行动之时，前方观察哨报告："RB－66、F－4C6架，向安沛逼近！"

王思谦判断是敌指挥、警戒机。命令部队继续监视，注意后续目标。

3时24分，西南方向相继捕捉到另一批4架F－105美

国轰炸机的行踪。

王思谦急切的感到一场战斗即要打响，美机很快就要进入我部防区，他立即指示部队："注意敌机俯冲！"并果断命令："各团(营)瞄准第一架，集火射击！"

不到二分钟，敌机临近高炮阵地。一阵猛烈的炮击，头一架敌机就翻滚着一头栽在阵地前的山脚下，轰隆一声爆炸了。后继几批敌机疯狂的向我阵地扑来，数不清的炸弹在阵地上炸响，顿时安沛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

607 团五连、619 团四连阵地遭到敌机的猛烈攻击。

轰隆一声，一颗翼尾炸弹在五连阵地上爆炸，班长黄永龙腹部中弹，鲜红的血汩汩的流淌。这时黄永龙看到排长倒下了，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冲到排长的身边，拿起指挥旗，指挥全排继续战斗。连长见此情景，冲过来从黄永龙手中接过旗子，他又跑回班里。副班长见他脸色苍白，伤势很重，扶他下去包扎，他说："别管我，只有我们的勇敢，没有敌人的威风。狠狠打！"坚持在岗位上。他从第一批敌机投弹受伤，直坚持到第18 批敌机投弹，他的气管被罪恶的弹片炸破，壮烈牺牲在炮位上。

黄永龙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八十多分钟。

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和机枪的扫射，象雨点般地落在四连高炮阵地上。山坡上的树枝在浓烈的火焰中噼噼叭叭的燃烧，炮位四周的草丛、树木燃起熊熊的火焰烤的整个阵地通红，四连二班副班长陈永林胸外受轻伤，整个胸腔受强烈的冲击波的暴震。他感到胸中憋闷，伴随着疼痛。作为一名炮兵战士，他知道，定是肺泡、血管破裂。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战斗。正当他又冲向炮位之际，敌人的第二次攻击又接踵而

来，他腹部中弹。他仍支撑着身子，这时火炮出了故障，他咬着牙排除了故障。他见到一炮没弹了，又到二十米外往返搬炮弹。后在救护中，人们才发现他胸部有五处被子母弹击穿。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他在安沛这片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四连连长梁家贵头部受伤，腿被炸断，光荣牺牲。指导员彭祖循弹片贯穿腰部，右肋关节炸伤。

四连二班炮位内外中弹两枚。全班七人只剩负伤的3人，最后只剩下右手负伤的三炮手李昭才。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他沉着地把速度、航路定好，压上弹，手打高低机，左脚蹬地转方向，右脚踏发火机，向敌机开了一连串的炮。

真是炸不烂、催不垮的钢铁战士！

时至下午1时7分，已经击退敌机9批22架的轮番进攻。此时，指挥员进一步意识到，战斗规模比预想的可能还要大，再次告诫部队："节省弹药，打近战！"命令后勤部门，立即给部队补充弹药、抢救伤员。

619团、607团的两位政委亲自率领机关干部先后赶到四连、五连阵地，鼓励和组织连队作战。

一切为了战斗需要！

一切为了战斗胜利！

通讯分队冒着敌机轰炸，检查和维修破坏的线路。

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的人员车辆，穿过弥漫的硝烟，冲上阵地。

战斗打到1时32分，美机还在疯狂攻击。许多连阵地上弹药紧张，炮管、枪管超过发射极限。40°C的烈日高温下连续作战，许多人员中暑倒下，伤亡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困难一

个叠一个。

各营、连炊事班、司机班全部跑步奔向阵地，擦拭、搬运炮弹，有的冲上炮位，顶替伤亡的战士操炮射击。

附近的越南人民也纷纷前来搬运炮弹。

枪管打红了！

炮管打红了！

619团二营高机2连连续更换了49支枪管，607团五连几门高炮更换了两次炮管。红亮的炮管烫得人们手掌嗞嗞的冒青烟，"换！"硬是一根根卸下来。他们顾不上吹口气，扛着新炮管又刷刷地装上去。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胜利！

弹药越来越紧张。619团在击溃敌人第15批的攻击后不得不规定：每炮一次只准打三发！打到第18批敌机时，又提出：一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

阵地上处处硝烟弥漫，不少战士的衣服被烧得一块块的破洞，他们根本不在乎，只要人活着，就能战斗！大伙渴得要命，喉咙像火烧一般。阵地都是高坡山岭，不要说开水，就连凉水也来不及供应，有的连队就喝洗过脸的水！

支队长王思谦越来越觉得战斗的严峻和残酷。在国内的几次革命战争中，即使在艰难的朝鲜战场上，他也没有碰到过这样严酷的战斗，成百架美机集中在一个区域，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攻击。这次，美国佬紧紧咬住安沛不放，似乎要把安沛和我炮兵阵地彻底摧毁不可。

战斗越来越激烈，中国炮兵越战越勇，美机损失越来越大。

4时47分后，狡猾的美机又利用阳光、云块连续三批猛烈的偷袭我阵地，妄图攻我措手不及。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高炮部队早已预料到这一手。强攻失利，偷袭就有可能。部队又是连续地回击。虽然回击的炮弹不象对付前十几批那样猛烈稠密，然而命中率却很高，一架美机栽在阵地前。

英勇的中国高炮部队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安沛，保卫了越南神圣的国土。战后高炮67支队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安沛人民对中国军队无不敬佩，每当遇到中国军人，总要热情地伸出大拇指，激动地说：“感恩慬基中国（感谢中国同志）！感恩慬基中国！”

第八章

在河友线上深情地抚摸着当年中国同蒲线的铁轨，武元甲突然吼一声："一定要把它追回来！"一条血淋淋的大腿从桥上掉落……

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杨成武副总长找铁道部部长兼军委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谈话。他们分析，国内铁路建设主要是西南、京原线、北京地铁，以西南为重点。而当前支援越南应放在首位……

1965年4月10日，应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和铁道工作组离京，经凭祥换乘越南车辆入境。

国务院、总参谋部要求代表团和工作组：一、摸清越南铁路情况；二、抢修抢建铁路所需要多少兵力；三、我高炮部队怎

样掩护重要桥梁目标及所需兵力。

当时，越南北方的铁路是以河内为中心的5条辐射状干线，即河内通往友谊关的北线，通往老街的西线，通往太原的中线，通往海防的东线和通往荣市的南线。各条都是轨距一米的米轨铁路，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小铁路。这几条米轨线，路基、桥梁涵洞标准低，质量差，主要桥梁又多是铁路公路两用桥，桥面低，受洪水威胁大。又由于大桥、大站集中，目标暴露，容易遭到轰炸，加之缺乏迂回线，铁路联不成网，所以很难保障战时运输的需要。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机不断轰炸各铁路干线，企图阻断中国大量援越物资的南运。由于美机轰炸的升级，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1964年4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以后几年又陆续达成一些补充协议。

根据这些议定书和补充协议，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项目有100个，其中主要项目：

一、改建北线和中线，将原来的米轨铁路改为米轨、准轨两用的混合轨铁路。这就是后来越南人称的"三条腿"铁路。增建、扩建数十站、段和隧道等保障设施，改善和加强原有线路、桥梁涵洞及配套设施，对原来标准过低或改善受限制的路段，除适当改善外，重新开辟迂回线。

二、新建克夫至太原（克太线）的准轨铁路（部分混合轨），形成沟通北、中两条线的大迂回。为克夫、安员等4个枢纽站各新建一条联络线，形成局部小迂回，使各条铁路联络成网。

三、修建铁路战备工程，包括为重点大、中桥梁和车站、隧道抢建便线、便桥、渡口及迂回线，和为重点站、线、桥梁架设

通信迂回线与敷设水底通信电缆等。

四、为11座大小铁路桥梁进行防洪加固。

根据这些初步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铁道部先行派团、组入越勘察，同年7月和1972年7月，又2次派出铁路专家组到越南协助组织铁路保障工作。

从中国主要铁路建设工地上紧急抽调下来的战斗力极强的铁路兵部队，迅速组成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下辖6个团，于1965年6月23日，兵分两路，从友谊关、河口进入越南，兵力重点部署在北、中线，执行对河内以北地区铁路的抢建、抢修任务。1968年8月，中国援越部队筑路工程指挥部所属六支队的两个团编入一支队，届时，一支队将士达32700余人。

高炮609团团长程玉山率领二营于9月20日上午十一时半在宋化首次迎击美机旗开得胜之时，一颗炸弹在宋化桥一号桥墩附近爆炸，桥墩被毁，其余墩台受损，另一颗落在桥北端60米处铁路线右侧，致使宋化桥面及两端铁路破坏130米。

河友线顷刻中断。

正在附近改建路线的一支队六团闻讯赶来侦察，拟定抢修方案，报告支队指挥部。指挥部主任龙桂林立即批准了抢修方案并匆匆赶到宋化桥头。

这是一支队出国首次反轰炸抢修桥梁。河友线是条大动脉，能否畅通，关系重大。龙桂林要求六团24小时内拿下来，让列车顺利通过。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部队有的扛枕木，有的平路基，有的清墩台，有的顶桥梁，迅速展开作业。绞车、起道机、起重机隆

隆作响，一派紧张热烈的气氛。

程玉山所在的高炮部队严密注视着蔚蓝色的天空。

龙桂林伫立桥头，观察着每个连队的作业，身穿浅蓝色工作服的铁道兵指战员个个象小老虎一样。每当看到这些浅蓝色的工作服，他总有一种亲切之感。这些干部战士多么可爱！4月份，部队还在国内各条线路上施工，有的干部喜气洋洋的准备结婚，有的探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听说要出国支援越南、奔向抗美最前线，他们纷纷推迟婚期，探亲的立即返队，原来想转业、复员的人，一夜间全翻了个，“拿棍子打我也不走了！”这六团十一连名叫李华春的战士，他家在广西娄底，满载铁道兵的军列开到娄底时，他担心在车站碰到熟人，暴露部队行动，主动要求留在车厢，让战友们下车活动活动。可他万没有想到在车厢上看到爸爸妈妈在人群中寻找什么。在那么多的军人中寻的还不是自己的身影吗！有人劝他下去见个面，他摇摇头，眼中噙着泪花……十一连有六名南宁战士车停南宁没下去。九团十五连战士刘建华在桂林车站看到母亲，他也不敢叫一声，悄悄地多看了几眼就溜回了车厢。如今，这些干部战士就奋战在各条铁路线上。

太阳照在工地上，也照在龙桂林浅蓝色的工作服上。他高大魁伟的身材立在桥头，就像座铁塔一样的坚实。他宽厚的面容上闪耀着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着整个抢修工地。阳光灼得他浑身是汗，一顶破草帽扣在脑门上，从沧河水面反射到他脸上的光环一闪一闪的。这位出生在山西省沁县的北方汉子，当过农民，当过铁路工人。1938年找到了八路军，不久就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1941年春分到军委一局当参谋，1946年跟随叶剑英到北京军调部，在整编处当处长。他

在军委机关中，在叶剑英身边，学到了不少我军高级将领的工作作风，学到了不少他们把握全局运筹战略的思想、策略及工作方法，这为他日后形成周密、坚定、果敢的工作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的一天，叶剑英对他说："龙桂林，你是铁路工人出身，我们自己有铁路了，你到铁路上去工作，好不好？"龙桂林当然很高兴，于是，他就到东北我军铁路总局吕正操局长门下当了燃料处处长。从此，他赴朝鲜，下西南，在铁道上整整干了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所以他现在站在宋化桥上，对于头顶上火球般的太阳，他根本不当回事，干铁路这一行，一年四季在野外，就该不畏寒热。可对于越南的蚊子、旱蚂蝗，他却深有感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家伙好利害啊！"但也不像在国内有人说的那么玄乎，什么"蚊子一咬，就会像姑娘的乳房那样鼓起来"。

龙桂林少时是在山西省同蒲铁路上干活，想不到17年后同蒲线撤到了越南，也想不到28年后，自己又在越南河友线上抚摸到少时抚模过的根根铁轨。

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后，于1889年开始筹建河内至同登的铁路线，到1908年才建成。在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中，法帝国主义在北方节节败退，退出越南前，对这条铁路线进行了野蛮的破坏，炸桥梁、爆车站，起道轨，整个铁路破烂不堪。1954年8月，越南恢复和平，越南政府积极筹备修复这条铁路，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帮助。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米轨，毛泽东立即决定拆除山西同蒲铁路上的米轨运到越南，并配备了相应的机车和车厢。在修路过程中，中国政府派出了许多有经验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加

速了工程进度。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河内——同登——睦南关的铁路修复任务。胡志明向参加铁路修复工作的工人、干部和战士写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他在信中说："同是这条铁路，过去法国人要十年才筑成；今天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我们在四个月中就修复了。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成绩……取得这个成绩，首先是由于中国的慷慨帮助。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很多。然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派出专家和工人同志来帮助我们。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亲密情谊，使我们非常感激。修复了这条铁路，使我们更加靠近中国、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它把河内同北京、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的首都连结起来，直至柏林。"

龙桂林站在少时抚摸过、敲打过的铁轨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当年在同蒲线上做工，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投入革命怀抱，才弄清了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理。30岁就任铁道兵四支队支队长，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只有四个支队。1950年第三、四支队合并为铁道兵第三师，他任师长，不久就率师入朝。1953年任铁道兵团后勤副司令兼后勤部部长，54年成立军委铁道兵，龙桂林出任军委铁道兵后勤副司令兼后勤部部长。人可以改变命运。命运也常常捉弄人。后来上级命他到石家庄铁道兵学校当校长，学校改学院后，他当副院长。关键时刻，又命他率几万大军援越，奔向烽火连天的前线。

我不知道当年军委铁道兵后勤副司令兼后勤部部长是个什么样的职级，我不知道石家庄铁道兵学校校长是个什么样的职级，我也不知道这两个职务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听人家

介绍，龙桂林在这两个岗位上的工作都干得很出色，也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使用他？据说是个把主要头头的意见。在一个党委中，主要头头心铁了，也许就这样定局了。一个人的命运就如此蔽定了。有些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二把手说了算；出了问题，板子打不到谁的屁股，"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谁也没有大的责任。事情就是这样荒唐着。

龙桂林后来在援越抗美中负伤回国治疗，伤愈后迟迟没有安排工作，直到1975年，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整顿军队，调整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班子时，才重新任命他为军委铁道兵司令部参谋长，我知道，这是个正兵团的职位。他被选为五届人大代表。他为人耿直，勤奋工作，不知道怎么的在他去西北出差之时，铁道兵又提出免了他的职。一晃又是十年。在我采访时，龙桂林不无感慨地说："十年，又是十年，就这样白白地呆着，多心痛啊！"是的，中国多年来这样，并非没工作可做，而是有的人，宁可让你拿着工资闲着，也不愿让你有个地方干着！这是题外话。

龙桂林少时在心灵深处埋下的对铁路，尤其是对同蒲铁路的深厚感情，是难以消磨的。当他又一次伫立在当年的同蒲铁轨旁，这种深厚的感情时时冲击着他的心扉。他已经47岁了，已经不象当年那样爱动感情，尤其是经过战争烽火的磨砺和官场的浮沉。但这时他无法压抑内心的澎湃激情。这种澎湃的激情很快转换成钢铁般的决心：尽快修复宋化桥！尽快改建河友线！让这条越南的大动脉与中国的大动脉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桥上桥下，锤声叮当，号声震天。

龙桂林从桥头奔向桥面……

一支队六团的指战员昼夜奋战了二十多个小时，提前修复了宋化桥。

一只深灰色的大鹰从东北方天穹斜插过来。

倏地，人们才发觉它并非大鹰，是架小飞机，滑翔降落在红河滨的安沛市西南侧。

人们习惯于轰炸扫射的那些隆隆作响直上直下的银灰色大飞机，对这两三米长的小家伙并不在眼。

中国援越部队的雷达荧光屏上早已显示出亮点。雷达兵犀利的目光，从中越边境的云南上空一直跟踪到安沛地区，突然亮点消失。

有消息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云南个旧地区上空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该机向下滑翔，已越过中越边境，向越南西北部方向下降。

正在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段作业的中国军队一支队二团，看到小飞机徐徐降落，又得知是我空军部队击落的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马上去了十几个人，将它扛了回来。

小飞机被打了个洞，基本完好。这帮穿浅蓝色工作服的铁道兵战士，第一次见到这么小巧的飞机，好生奇怪——它能飞一两万米高空？不用人驾驶，还能侦察地面情报？

这些只是传说，在报上偶尔介绍过，今天竟然落在我们手中！

大家无不欢欣，奔走相告。

消息不胫而走。

很快，越南地方政府和越北军区就派人来察看，并提出：这飞机交给越南。

"这哪行?!"中国的士兵看看这侦察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中国空军打下来的,我们的!"

二团的官兵把这看作宝贝,稍有空隙,这群人来看看,那帮人来瞧瞧。大家都想看个新鲜。

情况报到了一支队指挥部。龙桂林和其他领导觉得这是件涉及中越关系的大事,要求部队慎重处理。

深灰色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安放在部队驻地。一群士兵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这么精小,它里面肯定拍摄了许多中国军事、经济情报!"看这个战士的表情,就象要当即伸手把美国佬拍摄的情报胶卷立刻抠出来。可是他们修铁道可以,对于这高技术的电子玩艺儿却都是门外汉。

"咱们陆军顶呱呱,空中力量不行!美国佬就依仗空中优势,耀武扬威!"

"妈的,还没听说咱们有这玩艺!"

"咱们运回国去,让空军他们研究研究!"

"培养飞行员不简单,听说过去的一个地主还养不起一个飞行员。不用飞行员也能侦察,那有啥子不好?!"

"对,把它弄回国去!"

"弄回去!"

士兵们把它扛上了解放牌大卡车。

据说这事很快报到了越南国防部。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正在理发,听说中国军队扛去了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心里很窝火,突然吼了一声,理发员赶紧抬手腕,却还是留下了一条痕迹。

武元甲部长是不是在理发时说的这句话,无法查考,也许

是演义。但武元甲部长说了这句话，这是由越北军区的领导传达给中国援越部队的。

龙桂林等一支队的领导劝说部属：我们中国军队是来援助越南的，要尊重越南政府，尊重越南人民军。入越部队的纪律守则中就规定："不争俘虏，不争缴获。"

士兵们只好悻悻的从解放牌大卡车上抬了下来……

不过，说是不争缴获，也有例外。比如有一次，一支队扛回一块苏联导弹的残骸，就没交出去。

那时苏联有个导弹营在越北地区，行踪很是保密，但也常与我援越部队的车辆在狭窄的公路上相遇错车。有时还打个招呼，有时互相顶着不相让。越南政府和人民军在安排活动和部队行动路线时，尽量避免中苏人员会见。

那时，中国天天在喊"打倒苏修"，把苏修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在国内重大场合的讲话，都要提及反修问题。在援越问题上，他们仍是提醒大家，不要上苏修的当。

中苏关系水火不相容。

中国援越部队接连不断地打下美国飞机，可苏联这个导弹营在越北跑来窜去，不但没打下多少飞机，有颗导弹竟然栽落到越南的一个村庄中爆炸。还有一回，中国援越五支队的几辆满载物资的车辆行驶在越北山区，得到警报，美机临空，他们马上驶入路边一片树荫下的几块平地隐蔽。可是谁能料到，几驾美国飞机不炸别的，直冲着这片树荫轰炸，车辆和物资在爆炸声中焚毁，人员受到伤亡。

人们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才知晓，苏联的导弹营刚从这里撤走。美机是冲着导

弹营来的。

中国人对这个导弹营没好感，反有所厌恶，说它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前面说到一支队扛回一块苏联导弹残骸，是苏联一次导弹发射失误，好大的一块东西落在中国部队驻地附近，上面还有许多电路之类，部队将它藏起来。

有人找上门来查问。部队说没见到。后来有人说这是块"萨姆 I"导弹残骸。

一支队抢修了宋化桥后，在河友线又接连抢修了北江大桥、安员大桥、市求第一便桥、圻罗大桥，还抢修了西线外合桥、中线的多福大桥。在 1967 年 1 至 8 月间，美机大规模轰炸同模车站、克夫车站、安员车站，一支队指战员奋力抢修，克夫车站先后遭美机轰炸 48 次，41 次遭受严重破坏，随时破坏指战员随即抢修，保障了正常运行。

1967 年 8 月 11 日下午 4 时，美机出动了 45 架，多批多方向地攻击了越南首都河内的龙边大桥。

龙边大桥正桥长 1681 米，高约 20 米，共 19 孔，中间铁路，两侧公路。它横跨红河，南连河内市，是通往河内的交通咽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这次轰炸，龙边大桥遭受严重破坏。一支队立即命令十团开通修建不久的轮渡码头，保障铁路运输，同时积极准备抢修正桥。

时值洪水季节，红河急浪滔滔，浪头拍击河堤，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

大桥地处河内门户，事关重大，抢修方案需中越双方会谈

商定。深水特大桥的抢修，对于入越一支队也是头一次。制定一个完善、正确的方案需要经过反复的认识过程。在轮渡保障运输的情况下，支队指挥部与越方有关单位先后商谈研究四次，9 月 7 日最后确定抢修方案，越方抢修第 8—13 孔，中方抢修破坏最严重的第 14、15 孔。

十团三个连（含六团一连）于 12 日首先投入抢修。计划 40 天完成任务。

9 月 22 日，支队指挥部政委和接替龙桂林主任的肖春光等领导赶到现场，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传达了支队党委提出的"抢通龙边桥，向国庆 18 周年献礼"的战斗口号。他们分析了工程进展情况，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部队昼夜防空达二十余次，主要又在白天，加之"二班倒"，干部战士十分疲劳。支队党委决定从六团抽调兵力，集中力量，改为三班作业，重点放在夜间两个班次，白天组织小工班突击，歇人不歇机具；抽调全团优秀电焊工，集中电焊机，突击焊接；强调作业纪律，坚持"三定"（定任务数量、定完成时间和质量、定工具），加强协作，搞好各作业组的相互配合和前后班的紧密衔接，提高工效。

这样，抢修速度明显加快。

江风呼啸，灯光暗淡，战士趴在离桥面 17 米的梁顶作业。焊花在夜空中闪烁，热汗挥洒在江心。高空作业，上下困难，往往防空警报鸣叫，他们来不及下来，敌机已经临空。

整个抢修工作有条不紊。江面汽笛声声，运送钢梁。桥上绞车隆隆，将根根工字钢吊上桥面。突然，一架绞车失控，工字钢缓缓滑落，桥梁下运料的驳船上八名战友呼叫着。

桥上桥下的人们惊呆了。

一场船毁人亡的事故就要发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战士张天尧挺身而出，一把抓住制动杆。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的一条大腿被下滑的钢丝绳绞了进去。

钢丝绳吱吱地绞进了他的大腿……

张天尧死死地压住制动杆。他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能让工字钢砸下去！下面就是我的战友！

黑亮的钢丝绳吱吱地往张天尧大腿里绞，鲜血像泉水一般从张天尧的大腿部涌出来，洒向红河。

吱吱下滑的钢丝上染红了张天尧的鲜血。

吱吱下滑的钢丝缝里沾满了张天尧大腿的血肉。拧出的一条条血肉从钢丝绳边啪啪地落入红河。

张天尧咬着牙关，两手拼命地压着制动杆，腮膀鼓得高高的，两条浓眉竖结在一起，眼中凝聚着紧张和坚毅。

吱吱下滑的钢丝绳越来越慢了，钢丝绳下端沉重的工字钢在半空中晃动，仿佛还要下掉。

人们的心都悬到了口上。

张天尧的脸憋得通红，汗水从每个毛孔中汩汩的冒出来，脸色继而转白，变得苍白。

他仍死死地把着制动杆！

"咔嚓！"

随着一声脆响，一条血淋淋的大腿从龙边大桥上旋转着掉落下去，掉落在滚滚的红河水中。随着几个急转的漩涡，转了几圈，呼隆隆一声被滔滔的河水吞噬了。

工字钢半悬在空中。

张天尧仍紧紧地把着制动杆，脸铁青铁青。

桥上作业的战友们冲了上去！

八名战友得救了！

运料驳船得救了！

我们可敬可亲的张天尧同志昏倒了！

群山肃立，江河动容。张天尧的英勇行为震撼了红河两岸的军营，震撼了大桥上作业的中越两国军民！

一曲壮烈、嘹亮的英雄赞歌响彻在红河上空。

为了表彰张天尧的英雄业绩，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给他荣记二等功，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大桥抢修工地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

经过 18 个昼夜的奋战，于 9 月 30 日提前开通铁路、公路。24 小时内顺利通过 27 列火车，5 小时通过 400 多辆汽车和 6 万余群众。

一支队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在抢修被美机炸断的铁路的同时，一支队将主要兵力、物力集中在抢建新的铁路线和改建旧的铁路线上。他们克服了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重重困难，于 1970 年 6 月 5 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

据有关方面统计，一支队"共新建铁路正线 117 公里，改造铁路正线 362 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正线 98 公里，新建铁路桥梁 30 座，隧道 14 条，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 20 个，架设通信线路 1023 对公里，敷设水底通信电缆近 8 公里。以上工程总共开挖土石方和采砂石 958 万立方米。所有工程经双方检查验收，质量全部优良。"

专家们认为，中国援越部队"各项援建工程的圆满完成，不但使越南河内以北地区的铁路干线的正线长度由 508 公里

增加到 554 公里，而且由于整个线路系统得到改善，主要路段联络成网，因而运输能力成倍提高，仅河(内)友(谊关)线的年运输能力即由原来的 146 万吨提高到 280 万吨，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

第九章

偷越国境的红卫兵，翻山越岭啃树皮，……。回国时，有的被押送，有的缺胳膊少腿。

从越南东北群岛到西北的莱州河畔，到处响彻着中国军队打击美国飞机的隆隆炮声和修筑设防工事、公路、铁路的铿锵锤声。十几万中国援越部队在越南北部摆开战场，随时迎头痛击美国侵略者。

河内是个美丽富饶的城市，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是越南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保护河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保卫这个神圣的国家。越南政府决心在河内周围构筑设防工程。河内周围是广袤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地区，基本区域分布在红河南北，工程浩繁，人力物力投资量大。越南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派工程部队担负这项工作。

我国援越七支队奉命于 1966 年 12 月 25 日出国，组成二

十多个庞大梯队，浩浩荡荡地跨过友谊关，进入战火纷飞的红河三角洲。

七支队的将士们知道，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其他先行到达越南的中国军队许多没见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所掀起的狂热的场景，到处是红色的标语，红色的语录，红色的大旗，在红色的太阳下耀眼夺目。红卫兵炮打“司令部”。为了组成更加庞大的力量，推动这场革命的高潮掀起，他们四方串联，八面游说，上车、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为这批热血青年开着各个方便之门，他寄希望于青年。火车汽车无法正常运行，无法承受这无组织无计划的长达数月的超负荷运载。笔者当年就在这个行列中。我从金华乘46次快车进京，一直都是钻躺在车厢的座位底下，虽然脚臭屁臭汗臭和从女人下身发出的那种当年我表达不清的特殊腥臭熏得我几乎窒息，然而占领了这个低矮的有利地形在当时的车厢里是象进了保险柜一样的安全，没有座位上、茶桌上，走道上、行李架上拥挤不堪的难以忍受的苦衷。晚上，行李架上打瞌睡的人坠下，象落进大块海绵体里，有的人会不客气地冲着他骂几声，但大多数则问他怎么回事，有没有摔坏。我从金华到北京，只钻出来从窗上跳下去撒过一泡尿，从窗口爬上来时由于年轻瘦小，向上一纵时，脚脖子在车厢上碰了一下，想不到抵达北京再度从座位底下钻出来时已经一拐一瘸的难以行走了。我记得后来是朱德委员长站出来支持大连海运学院的一支红卫兵步行串联的“长征队”，这支“长征队”手擎大旗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地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在报刊上大力宣传，于是乎，几百万，几千万热血青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广袤大地上又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行动开来。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的意图,又是红卫兵的口号。他们所到之处,政府领导就要受到冲击。他们思想单纯,容易冲动,能搞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当然,他们活动的场所是在国内,时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据地。可能的话,他们中有好一部分会冲出国境,走向"反帝反修"最前线,那时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

"红卫兵去过越南的很多。"全国政协委员、原军委铁道兵副政委郭延林说,"红卫兵步行,穿越深山老林,有的吃树皮,硬是找到我们援越的中国军队。"郭延林那时在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指挥部当政委。他接待了不少中国红卫兵。

周恩来总理有指示:对越境红卫兵,中国援越部队要对其做解释工作,并负责收容送回。

红卫兵说:"我们援越抗美,越南人民一定欢迎!"

越南正值国家危难关头,他们需要安定,需要全国团结一致,"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对中国到处"炮打司令部"的红卫兵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不管你红卫兵如何真心诚意,满腔热情要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贡献力量,甚至洒尽热血写春秋,他们并不认你的账。

有一次,几位红卫兵穿过友谊关附近的山梁,进入越南境地,就被越南人民群众抓住。红卫兵大都从中国北方大城市来,既不会越语,又不会讲广西云南边境的地方话,不管红卫兵如何做要打美国鬼子的手势,仍然被关了起来,经简单审讯后,有关方面通知了我援越部队。部队向我驻河内大使馆报告,立即派车去接,当即送回凭祥。

红卫兵那满腔的热情有时也叫你感动。郭延林告诉我,北

京某兵种一位副司令员的红卫兵儿子跑到越南，找到了我援越高炮部队，他一定要参加战斗。他学会了操炮，很聪明，掌握得很快。一次，作战警报拉响，他随同高炮部队勇敢地投入战斗。就在这次战斗中，他被美军轰炸机炸得肚肠都流了出来。

部队给他记了功！

1966 年 10 月，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到达广西凭祥。郭延林这时正从越南回国办事住在凭祥军队招待所。这批红卫兵不知怎么找到了郭延林。那时，郭延林只听说有红卫兵，并没真切地见过红卫兵。

“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郭延林问一位年轻姑娘。

“到越南去打美国鬼子！”

郭延林一怔，这批火辣辣的男女青年能行吗？

就在这招待所里，他见到了红军时期曾在他那个团当过特派员的广西省委书记覃应纪。俩人多年未见，亲切无比。

“老覃，你怎么搞的，跑到部队招待所来？”

“不瞒你说，南宁红卫兵正在揪我，到这里来躲几天。”

“我们老家伙，不要紧，怕什么！”

“不行！你不知道，他们不讲理！”

郭延林从覃应纪消瘦清癯的面容上似乎感受到了一些东西，但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红卫兵揪斗老干部时的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景。

他觉得红卫兵还是一批孩子。

时过不到一个月，郭延林到所属七团检查工作。七团团部设在谅山西边的一个山沟里，山林密布，绿树成荫。七团正在修建友谊关以南的这段越南铁路干线，将越南的米轨线修建为米轨线、标准线两用的线路。部队情绪高昂，斗志旺盛，任务

下达，总是提前保质保量完成。20 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老将军颇有感慨地说："那时部队很好带，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复杂，在国外，没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搞的是正面教育，倒是对付越境来的红卫兵，真费了一些口舌。"

11 月的天气，在中国东北、西北，已经寒风凛冽，时而漫天雪飘，山舞银蛇，时而风沙阵阵，大地卷尘。北京香山的枫叶红似二月火，参天的白杨树叶在朔风中飘洒凋谢，丧魂落魄。京都的小孩冰冻三尺也有吃冰棍的习惯。这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老人们早早地裹挟上棉袄，点柱着拐杖蹒跚在大街上。支里破碎的标语在街头、机关、大专院校、中小学的墙壁上、芦苇席搭起的大字报棚上哗哗啦啦的嘶鸣，一阵阵尖厉的风声象哨声一般从街头、从院头、从党政军领导和知识分子的心头刮过，这年的秋冬中国患高血压心脏病的特别多。

而此刻的越南谅山，却仍是炎热的盛夏。妇女小孩赤脚下地干活，运送支援南方人民解放斗争的急需物资，中国部队指战员只穿背心顶着烈日奋战在铁路线上。

深夜，七团团长政委报告，一批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到了团部。郭延林掀开单被，穿上衬衣，和团长政委一起来到接待室。

接待室是间用毛竹编排、顶部用毛草覆盖的简易房间。当时我入越部队将士都自己动手，在越南人民的指导下盖起这一批批住所的。小小的室内挤了一大堆人。郭延林初看，怎么是部队战士？他们穿着清一色的蓝工作服。但他们的举止、气质和容貌与经过军旅生活严格训练的将士明显不同，当老军人仔细瞧他们时，才明白了这是一群初出茅庐的中国青年。

他居然在这一帮青年中看到了上个月在凭祥军人招待所里见到的那个姑娘，胖乎乎的脸，北京的一位干部子女。在凭

样看到她穿的是件短袖白衬衣，下着经过电熨有两条明显直线的浅灰色长裤，充满着女子的青春气色。可眼下怎么她也穿一身蓝色军人工作服？

"你怎么跑来了？"郭延林不禁问道。

"我们回去了。"姑娘话语清脆，但神情显得困乏，脸上黄蜡蜡，好像几天没洗。

"那怎么？"

"上次我们过不了境。听说友谊关南边我援越铁道兵部队穿蓝色工作服。我们就回北京又转到东北转到军区后勤部，要了这套衣服。"

"怎么来的？"

"那边坐火车。过凭祥就翻山，带的一点巧克力糖吃完了，饿得实在不行，就在山间喝水，第三天开始吃树皮，我们也不懂，人家吃木树，我们就捡木树皮，我们想人家能吃，我们一定吃不死……"

边上的一位青年搭话："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

想不到此时十几位青年一齐发出声响："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

这一阵响在小小的茅草棚内回荡，仿佛要把茅草棚掀翻，竹架子发出咯嗒咯嗒声。野外山林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叫。草棚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光线暗淡。红卫兵们开始骚动起来，交头接耳，发出嘁嘁嘁嘁的耳语。但从前面这一圈人的脸部表情上看仍然是木然干枯的。他们已经几天粒米未进，他们从繁华的首都北京来到边远的华南，爬山涉水，啃树皮，宿莽林，来到越南，他们求的什么呢？

“你们来了想干啥?”

“当兵！当解放军！”

郭延林心头掠过粼粼微波，不禁为这批小伙姑娘的行为所动情。他1914年11月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他只有14岁，就参加了赣西农民起义，起义失败，找到了地下党，第二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不久这支游击队就归建为朱军长毛委员领导的红四军。打吉安，攻赣州。当时部队的口号是:“打开南昌，会师武汉，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当年自己就像这批年轻人一样满腔热血，风风火火。他理解红卫兵的情绪，他当年要求参加正规红军队伍，也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硬着头皮也要上的劲头。红军在井岗山时期，在翻雪山过草地的长征时期啃过草根树皮，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生存条件大为改善，全国解放后，自己掌握了政权，即使在抗美援朝那艰苦恶劣的环境里，物资供应仍是相当不错的，部队在前沿坑道里吃罐头。除非敌人封锁，在敌火力控制下，如扼守上甘岭的部队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我国的青年——红卫兵居然偷越国境，在荒洪的越南莽林中啃树皮维持生机，并富有坚强的信念——找到中国援越部队，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

郭延林不想再继续讯问，他想先给他们弄点好吃的，最好是稀粥、面条、蛋汤、馒头之类的，容易消化，不至于吃伤。再叫团长政委下午安顿他们先住下，让他们休息一夜再说。

可红卫兵丝毫没这个意思，把郭延林的话顶了回来:“你不答应要求，我们不吃饭不睡觉!”

“当兵是有条件的，要经过体格检查，政治审查，要经过地方人武部批准。”郭延林解释道。

胖姑娘右手理了一把前额上的散发，两掌敞到胸前："政委，我们身体没毛病，出身革命干部。您就收下我们吧，手续嘛，您这样大的首长还没办法。"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我们不怕死。"边上那位曾说"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的小伙子在胸脯上拍了两下，其实他的胸脯骨明显凸出，小伙子长得不丰满，可两只眼珠子神得很，嘴上方的黑胡子细细的，很耐看。"首长，收下我们吧？"一口纯熟的北京腔。

后面的几位小伙子嚷起来：

"不让我们当兵，就到河内找胡主席去。胡主席保证收下我们！"

"不打倒帝修反，誓死不下战场！"

……

这样僵下去也不是回事。郭延林忽然想起在凭祥时听人家说周总理给哪个省一批绝食斗争的红卫兵的一份电报内容，他计上心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希望是属于你们的。但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周总理说过，小将们，你们一定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你们这几天辛苦了，来日方长，是吃好饭睡好觉，明天我们再说。行吗？"

总算暂时收了场。郭延林走出草棚时，月亮已经西沉。

连续几天，郭延林和七团的领导轮流给他们做解释，要求他们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并组织他们与部队开展篮球、乒乓球比赛。临回国时，他们提出要点纪念品。要能证明他们到过越南的纪念品。一支队七团利用打下的美国飞机残骸，制作了一批鹏鸟、飞机等，团里领导带他们去选时，他们万万意想不到

这批玲珑精巧、琳琅满目的工艺品，是出自我援越战士之手，它完全可以挤身于北京各工艺商店，竞相媲美。他们看了又看，最后每人要架飞机，说这有代表意义。

从友谊关方向偷越国境进入越南的红卫兵，大部分经过我援越部队一支队、四支队，有的到了我援越高炮部队。凡是到部队的，部队领导一般都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千方百计动员劝说他们回国。越南地方政府和人民扣留，送给部队的红卫兵，也以同样的办法尽量让他们愉快地返回祖国。

也有径直到达河内的红卫兵。24年后的今天，广西南宁有人悄悄跑到河内做生意，是翻山过境，到同登、谅山乘火车直抵河内的。可24年前的红卫兵到河内可不容易，头上有美国飞机轰炸，铁路运输时常中断，加之红卫兵大都是北京的热血学生，语言不通，行动十分不便。然而，他们还是到了河内。

1989年4月2日《文摘报》有篇短文：

1966年10月，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一群首都的红卫兵怀着“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激情，决心北上打苏修、南下打美国鬼子。

在海拉尔，几十名小将卧轨拦截一列国际列车，然后拥进车厢，向苏联、东欧的乘客散发小红书和小报。但是他们没能亲手埋葬苏修。

于是，十名红卫兵从北京出发到南宁，准备偷越国境，到越南丛林中去打游击。几经辗转，11月初，其中四个红卫兵私自越过国境线，到达河内，找到了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鉴于当年的特殊情况，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建议四名红卫兵在援越部队锻炼的意见。

这四个红卫兵中有一个死在了美国飞机的炸弹下。

秦晓鹰在他的报告文学集中，记述了当年的那个故事。书中写道：12年后越南的炮口却指向了友邦——中国。但在越南老军人心中为当年牺牲的中国士兵留下了神圣的祭坛。当我们自卫反击的部队扑向高平、杀向谅山时，指战员惊讶地发现，当年所有为援越而捐躯的烈士墓都完好无损。不但无损，而且原来简陋木质墓碑已换成了永久性的水泥墓碑。

这里成了两军不战地。

当时红卫兵抵达河内找到我驻越大使馆的有好多批，有的甚至单枪匹马。经过周恩来总理签署建议选送部队锻炼者毕竟是少数，大量的是按他的另一指示遣返回国。

红卫兵也不是都听其劝说的。有次，几个红卫兵经大使、参赞、武官多次出面做工作都毫无回国之意。使馆当时工作繁忙，我大批援越部队在越南，有许多工作要联系，要与两国政府、两国军队交往，对成批成批的红卫兵，简直成了使馆的一种负担。在异国首都，中国人跑来，是一种无法推托又必须妥善慎重处理的事情，弄得不好，还可能引起外交事件。可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红卫兵小将是毛主席一再肯定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小将们不敢轻易批评，只是讲道理，向他们解释我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这批小将根本不在乎你的善

言相劝，并说，如果使馆不同意，就直接找胡主席或越南政府，或者走胡志明小道，去越南南方打游击。

使馆担心这批红卫兵在河内闹出事来，就采取了措施，由我驻越使馆工作人员出面做工作，通知我援越部队来车，连夜将他们送回国。

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红卫兵对此无可奈何。

李虹她们是偷渡南溪河到达越南老街的。

那是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太阳还在西边的山顶上，红灿灿的，南溪河两岸茂密的树林草丛被镀上金色，双季晚稻绿油油的，葱绿滴翠。蛙鸣四野，为大地增添了勤劳气氛。

李虹和司马黛云与其他四位红卫兵一道越过田埂小道来到南溪河滨。

位于我国云南河口与越南老街之间的南溪河水清冽冽的，缓缓地向东南方向流去。他们找到一段僻静的地方，立住脚，四下瞭望。

他们是十月初从北京出发串联的。李虹和司马黛云一路，经上海、杭州来到长沙，取道四季如春的昆明。在昆明，她俩听说了我援越部队在越南，同越南人民一道打击美帝。一种在和平生活里难以体验到的骚动感袭上李虹的心头。

李虹是北京某大学附中的学生，本是学校宣传队的舞蹈队员，一米六五的个子，身段轻盈苗条，18岁，青年女子该丰满的部位都已经招人惹眼。尤其是镶嵌在鸭蛋形脸上的那对乌黑发亮的眼睛，司马黛云和同学们说它会说话，每一位见到她的长辈和同龄人，都说李虹叫人喜爱。她爸妈是老干部，在

国家一个部委工作，文革开始时虽然受到冲击，但很快象风一般掠过，两位老干部也积极投身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伟大斗争中来了。这对李虹也是促进。李虹决心像自己的爸妈一样投身革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打掉城市老爷小姐的习气，早上不再喝牛奶吃面包，要像工农兵一样，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约同学司马黛云外出串联，就是为了经风雨见世面。

在昆明时，她曾对司马黛云说："毛主席已经接见了第四批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了，革命之火已经点燃，咱首都红卫兵已走向全国，火越烧越旺了。"

"就是没有烧到外国去。"司马黛云随便地搭了一句。

这一搭可真的触动了李虹，她眼睛突然一亮："咱们到越南去？找援越部队去，打美国鬼子去？"

"当真？"

"当然！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司马黛云一时说不上来。她还想着在大学里的爸爸妈妈，他们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批斗，串联开始，批斗会开不起来，但爸爸的血压一直很高，她是独生女子，放心不下。她对李虹说："我得写封信给家里，让我爸妈知道后再去。"

"那怎么行，那甭想去成！"李虹笑嘻嘻地拽住黛云，"不要紧，我们找到援越部队，当了兵，威风凛凛地挎上枪，给你爸妈寄张相片，准成！"

司马黛云笑了。

恰巧，在招待所里，她们又碰到了从北京来的四位小将，原来他们从北京直奔昆明，就是为了南下打美帝。

不谋而合。

“万岁！”

“万岁！！”

这天他们一行6人抵达边陲小镇河口。上午下午已三次到跨越河口老街之间的桥头找我边防站，要求过境。边防站的同志当然不会答应，下午他们曾在河口爬了一次我援越部队的运输车辆，后被撵下来。

他们侦察了两次跨越国境的桥梁。最后决定偷渡。

选了隐蔽的地段，河那边就是树林。

游泳，对于李虹来说，这段南溪河，“小菜一碟”。可今天的李虹不是前几天的李虹，病恹恹的。她只能同司马黛云说，倒霉的例假已经两天了，她感到下身的血一股股地往外冒，月经带湿了，里面的短裤都结了老大一块血疙瘩，走路磨得两大腿内侧火辣辣的。活泼可爱的李虹，这两天消沉了。

这偷渡的决定是男学生作出的，出乎李虹意料，但又不能回绝。

“那时的男学生思想单纯，哪里会想到我来例假，他们还笑话我怎么革命不坚决了。”1989年4月，我在北京东四附近找到李虹时，她在回忆中插话说，“现在一些小说电影，一些老干部把我们当时的男女红卫兵说成乱搞男女关系，串联外出路上在一块睡觉。哪里的事啊?！那时的男女生在一起，思想单纯极啦！”

司马黛云拉住李虹在路旁悄悄说几句，黛云想与男学生讲讲，能否想想其它办法。

男学生哗啦哗啦地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瞧瞧。“革命不怕死嗬——呵嗨！”“怕死不革命嗬——呵嗨！”

李虹听到男生的叫嚷声，止住了黛云的话："咱们走吧，没关系。"

清清的南溪河水缓缓地向东南方流去。

男生早跑到前边一簇树丛边脱外衣。李虹和司马黛云还往前走一段，李虹想避开男生。到前边一簇树丛旁，李虹先脱下长裤，露出细嫩白藕色肌肤。她往树丛靠了靠，茂密的树叶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低洼的地形，只有河对岸才能看到；河对岸是密林。林尖上零零落落地铺撒着西落的阳光，雀鸟在林间鸣转追逐。李虹想把月经带解下来，否则弄湿了，过河后就没法用。她点起一脚尖，弯下腰去解，刚解开想从短裤中取出，一股热流从里面涌出来，棉短裤上又湿了一大块，一条鲜红的血从藕色的大腿内侧徐徐流下来。一阵河风袭来，李虹不禁打了个寒颤，天气并不冷，可李虹觉得这风来得不是时候，浑身一下子冒起鸡皮疙瘩。她将月经带上紫血糊糊的卫生纸取出，小心翼翼放入树丛中的根部，踢了几脚落叶，似盖非盖，她怕很快来人发现，或者过了河后让人看见总不是个意思。又一阵河风刮来，似盖非盖的紫红的卫生纸象火苗一样在树根旁飘动，她突然想起了妈妈，记得 13 岁那年头一次来月经时，自己羞怕得很，也像今天这样鲜红的血在大腿内侧缓缓流下，连声叫妈，当时妈妈过来瞧着，说了句："丫头，大人了！"妈妈过去拿来卫生纸帮她擦干。李虹第一次来月经就流了好多血，妈妈拿着刚擦过血的卫生纸走过去的时候，那鲜红的卫生纸就像火苗般的跳动。李虹的脸也像火一样的红扑扑的，明亮的眸子放射出青春的光芒，虽然这光芒中含有羞怕。李虹看见树根旁飘动的卫生纸就联想起了第一次来月经妈妈手中飘动的鲜红的火苗般的卫生纸。如果妈妈此时此刻突然出现在眼前有多好，

妈妈是肯定不让我下河的，"丫头，要死了！"此刻，只要有一根线拽一下李虹，李虹就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抉择。

"好了吗？"司马黛云身穿一件米黄色圆领衫着一条紧身红色三角裤。李虹想不到黛云的体形这么美，圆溜的肩，高隆的胸脯，紧细的腰，笔直的颀长的腿。平时黛云都被这一身洗了又洗的黄色旧军装笼罩着，宽松肥大晃晃悠悠，女性的美被淹没了。

"怎么样？凉吗？"

"没关系。"李虹只穿了件背心和短裤，将脱下的衣服裹住月经带紧紧地往挎包里塞，挎包里有牙缸牙刷毛巾肥皂，还有一套换洗内衣，腰带也往里塞，挎包鼓鼓的。

"舞蹈家，真溜啊！"司马黛云看着李虹象前几年欣赏她的舞蹈表演一般赞许着。

四位男生早已悄悄地在那边盯着她俩。

"我们快下！"李虹拽了一把司马黛云。

她们都是左手将挎包托出水面，右手划水，两脚在水下后蹬，侧身向对岸游去。游到河心，李虹感到又有股热流从下身滑出，她往后瞧水，一条鲜红的水粉色彩在清冽冽的河水中漫漫扩散开去。李虹心里骂了一声："倒霉！"

待她俩到达彼岸，男生早已在丛林中等候。

"你们甭偷看，向后转！向后转！"

第三天，她们到了老街东侧的班非，找到了中国援越筑路部队指挥部。

李虹是 67 届高中毕业生。1968 年，她和北京一批中学生到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在一次抢收中，李虹正来例假，被暴风雨浇得里外透透的，受了寒。

这两次，使李虹落下了至今未能治愈的妇科病。回城后，她自学了大专、本科，现在国家某机关工作。直到我去采访时，李虹还住在父母身边，年已 41 岁，还未成家。

当年红卫兵翻山越岭的羊肠小道和偷渡过河的津口，后来成为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穿插之路和强渡之处。再后来，这些小道和渡口又布下了成千上万人们难以排清的地雷。

第十章

装满大米的塑料袋抛向大海。胡志明小道像条彩练，飘过老挝的穆嘉山口。小道上走来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人

两艘中国商船从湛江出发，行至南沙群岛海域时，天已墨黑。

船长命令：停机抛锚。

机房里空气闷热，舷舱里虽然电风扇嗯嗯地转个不停，但燥热的气氛一分未减。只要停机，船员们就立刻会搓搓手，急不可耐地奔上甲板。到甲板上伸腰呼吸、倾听大海波涛，观赏大海夜景，或思念家乡亲人。

今宵异常。

停机抛锚后，两商船象两座深褐色的礁石，屹立在南沙海

域。夜静静的，商船仿佛又象两个熟睡的婴儿，躺在大海温馨的摇篮里。

船长时而看看夜光表，似乎期待着什么。

子夜时分，平静的大海喧嚣了。

倏忽，海潮借助东风的威力，一个推着一个向西奔涌，船在潮水中摇荡，巨大的浪头冲击船体，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巨响。风向标在空中刷刷的飞转。有经验的船长不用观看，凭他的知觉，就判断出东风偏北 15 度，风力 6 级。

船长又一次观察夜光表，时针直指午夜零点一刻。他胸有成竹，似乎对这一带海域、风向、风力摸得象自己的手掌一样，熟透了。

他透过玻璃窗，向深色的海天遥望，转过脸，对着话筒，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和口吻，果断地下达命令："各位注意！各位注意！ 面对西南，面向西南，放！"

"呼啦！""呼啦！"

全体船员雷厉风行，将船仓中装满大米的塑料袋一只只地抛入大海……

甲板上高高扬臂的吊车呼呼地转动，将大捆大捆的米袋吊入波涛汹涌的海中……

船体渐升。

船长又一次察看夜光表。时针直指一点。

他看看夜色，海天溶汇，海风呼叫着从船上刮过，空船在风浪中颤簸，似一叶小舟，但他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脸上露出轻松。他又一次果断地命令："返航！"

船只劈波斩浪，驶向北方……

凌晨 3 点正。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指战员摸黑赶到

了海滨某地。密密麻麻的鼓鼓的塑料袋拥挤在海滩上。随着海潮的巨响，一批又一批塑料袋还在漂泊而来。

他们从海滩上背塑料袋。队伍来来回回，装上早已备在海岸的载重自行车、板车、牛车上。

黎明时分，一支满载大米的雄壮的车队，向大山深处挺进……

自1962年后，越南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很快，美军和南越傀儡政权妄图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四处扫荡搜捕，围剿封锁，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给养供应十分困难。中国援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只好通过海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游击营地。大米用三层特制塑料袋充气，在大海上漂浮不沉，随着海潮飘向海岸，早已得知通报的游击武装力量就赶到海滨，将一批批大米运回根据地。大批的武器装备通过分散的渔船运到南方各海湾，转运到根据地。

中国在海南岛还提供两个港口作为越南运送物资到南方的中转站。

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美国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就派船在海岸巡逻，有时派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通过十七度线附近的边海河顺飘南方的米袋，许多被美国直升飞机上的机枪扫射，雪白的大米哗哗地倾入河中，米袋沉没。

1965年前，援助南方的物资有70%左右靠海上偷运。

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坐卧不安，他决心下气力封锁海面。

1966年开始，美军派出近百艘铅制快艇在南方沿海巡

逻，另外还有31只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长82英尺的汽艇和15架美国海军巡逻机协助。与此同时，美国护航驱逐舰和扫雷艇在远海游弋，组成第二道封锁线。这些船只，在美国航空母舰和支援舰的大力掩护下，由南越伪军的帆船协助，每天搜查四千只左右的帆船、舢板和渔船。这样，中国和越南北方支援南方的武器装备、军需物资通过海上偷运就极其困难了。

这时，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港的秘密运输线。经南中国海驶向西哈努克港的援越物资的航轮上，高高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美军虽想扰乱阻止，但它毕竟不敢在中国海域大动干戈。中国援助越南南方装备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当时的朗诺集团扣留。中国明知这点，为了援越之急需，只好默认。物资运到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再转运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各个根据地和游击区。

侵越美军剧增，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越南南方的游击队扩充为正规军，部队扩充急需许多重型装备，加之整团整营的运动战得以发展，消耗很大。这一切，单靠西哈努克港的转运，已无法解决。

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英勇的越南军民在海上偷运、西哈努克港转运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通过老挝狭长地区的重山峻岭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柬埔寨鹦鹉嘴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在这条小道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逐步扩大到能推自行车、牛车、板车和大象运输。1965年，10多万中国援越部队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大批中国援助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奔驰在胡志明

小道上。北方部队进入南方根据地，开展积极的运动战，后来发展为大部队机动作战，进入毛泽东所畅叙的、威斯特摩兰常常研究又一直为之担心忧虑的游击战发展到的第三阶段——反攻阶段。

西贡伪政权和侵越美军头目威斯特摩兰对胡志明小道这条漫长幽深的补给走廊——后来也成为大部队运动的重要路线——焦虑不安。威斯特摩兰曾召集他的助手们多次研究对策。1964年春组建的研究和观察大队，对胡志明小道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这支队伍，后来发展为拥有美军2500人，南越雇佣兵7000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自特种部队，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他们集中后参加空降训练，再参加特种专业训练，执行研究和观察大队特殊的作战任务。

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研究和观察大队在老挝的第一次行动，空投了一些由5至6名南越人组成的侦察小组，侦察敌军事设施和扰乱胡志明小道的交通运输。最初在老挝的伞降以及潜入北越的特务几乎都没有成功，绝大部分被打死或被俘，但情况很快有了好转。1965年，"草原野火"巡逻队(通常由9名南越人和3名美国人组成)开始在老挝狭长地带活动，基本任务是：搜集情报，确定可能的轰炸目标的位置，查明敌部队和补给物资的输送情况，捕捉俘虏获取口供，在敌交通线上设置地雷和传感器。然而，许多巡逻队有时也会遇到敌人，进行战斗；有一些巡逻队则担任破坏任务，如袭击警卫森严的指挥部，破坏粮库和弹药库，这些都是空中袭击难于做到的。这类任务，研究和观察大队通常都是雇用居地边境两侧的蒙太纳人去进行的。"

机智勇敢的越南军民常常在胡志明小道上伏击美伪军研究和观察大队的巡逻队。虽然巡逻队出没无常，但终未构成严重的威胁，大批物资和人员南进时，这些巡逻队召呼直升飞机和战斗机来攻击，也往往遭到部队和掩护运输人员的还击。

美军在对付胡志明小道上确实化了一番心机。研究出了一种“星光镜”，通过放大从星星发射出来的光，使值勤巡逻人员能在夜间看清东西，发现目标。

“嗅人器”——主要利用人尿的气味追踪人们的活动。象狗的追踪一样。

“标号36破坏器”——从飞机上向北越和老挝的胡志明小道投放地雷，它一落地，只要能动它或有什么东西靠近它活动就能引起爆炸。

受音响和震动影响的地面传感器安置在胡志明小道上，监听这里活动情况。

改装过的C－130运输机，装备有照明器材、小口径连射炮、电子器材，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接收地面的传感器所发出的信号。

美国空军在泰国那空伯侬（隔湄公河与老挝相望的一个城镇）的基地配备了一个通信和计算站，以便从沿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的飞机上收集数据以及从地面的电子传感器上接收信号。

为了把胡志明小道变成烂泥，阻止北越南运物资，美空军飞机还曾在老挝狭长地带上空制造云层，实施人工降雨。

……

1966年夏，黎笋率代表团访华，主要成员有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

阮志清原分管北方武装，后中央为了加强南方，派阮志清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南方工作。阮文灵当时任南方局书记、武志公任副书记。黎笋到中央工作前一直在南方局工作。

会谈自下午三点开始至八点，晚饭后又谈到深夜，重点是谈越南南方情况，谈斗争策略，谈斗争的困难和需中国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时间谈胡志明小道情况，阮文灵、武志公都谈到了胡志明小道上的困难，美军使用化学电子武器，使用定时炸弹、钢珠子母弹等，不要说白天，就是夜间车辆行驶的震动也常常引爆敌人撒下的地雷。

越南同志坚决把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气概，和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决心，在周恩来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的印象在日后的几次接待中方援越人员时多次提及，他说越南南方局的领导很清醒，很有希望！黎笋后来干了两件事，派兵入侵柬埔寨，恶化中越关系，这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会谈中向越南同志重申了毛泽东的话："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头等重要事情。"他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事，具体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输运、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 25 公斤，大米包袋各袋 50 公斤。

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携带的基本上是由中国提供的。毛泽东在夏日中，还想起蚊虫叮咬，特地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做的压缩干粮要分量轻，

营养好……"

胡志明小道上走来一位中年人，头顶草帽，脚蹬破鞋，衣衫褴褛，浑身农家模样，褐色的脸庞倒颇有几份神色，眼眸里流露着渴盼。他沿着这条漫长的丛林小道步行数月，爬山涉水，栉风沐雨，从柬埔寨穿越老挝，取道走到了河内城下。

这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就是波尔布特，10年后他成为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领导人。

柬埔寨共产党1960年开展革命斗争，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为寻求真理，1965年的一天，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只身穿越丛林，开始了漫长数月的征途。在越南，他访问三个月，到中国又转了三个月。波尔布特在越南、中国半年之久的参观访问感触很大，他觉得走共产主义道路就从这里开始，虽然他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学得不多，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敬足以令他鼓足风帆，迎着风云，破浪航行。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境地，他下定决心，要干一番事业。

他仍步行回国，整整走了6个月。

波尔布特第二次访华是在1968年，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接见了他，包括张春桥、姚文元。他参观了大庆、大寨。当时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学大庆、赶大寨，"文化革命"也还在火热之中。这些对波尔布特不能不产生影响。中国共产党"左"的错误强烈地影响着他的崇拜者和信奉者。

就在这年，柬共开展武装斗争。朗诺政变，把持了柬埔寨的领导权。从此波尔布特领导的武装公开扬起大旗。中国当时就援助波尔布特3万人的武器装备，经过越南转交。

越南、柬埔寨两党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互相支持，互相帮

助。1975年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派遣自己的部队帮助波尔布特向朗诺政权发起总攻，于4月17日建立了新政权。比越南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早一个月。

这位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柬埔寨新政权的领导人，考虑到柬埔寨的独立、主权，考虑到柬埔寨未来的方方面面，要求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多年在柬内与柬共相处的越军乍一听要撤出去，越方感到了其中的意味。

不久，波尔布特率代表团访问越南。第一次访越，就提出要签订一个意在互不侵犯的条约。波尔布特的戒心充分显露了。

越南利用波尔布特在柬内推行"左"的错误，一举派兵攻入柬埔寨，扶起了韩桑林政权。韩桑林是个比较老实的人，是个"红小鬼"。从小给波尔布特当勤务员，认得字，跟着波尔布特打游击。30岁到第四师后勤部任一般职务。第四师驻扎在柬埔寨东部地区，锁平是师长，他留学越南，波尔布特不放心，韩桑林是作为波尔布特的亲信派往锁平部下，后任后勤部部长。波尔布特将信得过的宋成部队调往第一线，锁平部队撤至二线，中央部队驻扎三线。疑传锁平通越，不久，韩桑林任第四师师长，锁平逃跑、自杀。韩桑林心神恐慌不安，自己是锁平的部属，担心波尔布特会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与锁平连到一起，他越想越恐惧，越想越忧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断然调转了屁股，跑到了越南。听人说，那时洪森是营职军官。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分兵数路攻进柬埔寨，柬埔寨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抵抗。1979年1月7日，越军一夜间包抄了金边，当年从胡志明小道步行数月的中年人——波尔布特率柬埔寨党政首脑在风雨飘摇的夜间逃出都城，跑向西

部的大山深处。

1979年2月17日，中国火炮在中越边境上象暴风雨般地急射，烧红了半个夜空，一场有限的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彩练般的胡志明小道飘舞在崇山峻岭间。

位于老挝境内的穆嘉山高高耸立。山上亚热带丛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从越南境内蜿蜒而来的道路拐着弯打着转儿地会聚到这里，越过深邃雄伟的穆嘉山口又弯弯曲曲地伸向越南南方，伸向柬埔寨。

行驶在胡志明小道上的绝大部分车辆，都要从穆嘉山口通过。

有次，一行五辆满载枪支弹药的车辆正欲穿越山口时，发现前方有嗡嗡的飞机引擎声，急忙打转方向盘，驶进路边的丛林中。

一会，四架B--52轰炸机出现在山巅，盘旋一圈，直向穆嘉山口俯冲过来，一枚枚黑乎乎的重型炸弹像羊拉屎般地落下来，轰轰隆隆的爆炸，整个山口弥漫在浓烟之中。

穆嘉山口再次被堵。两壁的山岭倒倾在山隘上，几十丈高。

车辆不能通行，进不得退不得。几位司机和押车的战士只好将枪支弹药扛到丛林中的一个小坑里，将土覆盖。后来，他们将一批物资运往南方，空车返回时，想起原先隐埋的那批装备得赶紧挖出装车南运。

时隔两个多月，埋在水土中的枪支弹药完好无损。

原来中国方面早已考虑到越南雨水多、战争年代缺乏仓库、部队流动性大的特点，专为越南南方生产了塑料筒等配套

密封包装的武器弹药，这些武器弹药埋入土中数月不生锈，无仓库同样可堆放在露天下，防水防潮性能极好。

当时，中国为了满足越南救国战争急需，还专门研究生产了专打直升飞机的20毫米高射炮，为汽车通过弹坑而铺设的轻便桥、排除磁性炸弹装置、燃烧钢珠手榴弹等。

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在1970年至1972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辆，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过去主要是枪支、火炮，为了满足越南南方战场的反攻，虽是丛林地带居多，但一定数量的坦克装甲车辆必不可少。坦克、大口径火炮，中国一时生产不出来，就从人民解放军部队装备中抽调。还向越南提供3000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避弹衣，这些都是在国内紧急动员下，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

这一批批援越物资，大都通过胡志明小道，通过穆嘉山口，运到了越南南方。

第十一章

素有"儒将"之称的温文尔雅的政委，突然猛狮般的吼叫。一场夜战后，和煦的阳光照得机场、山梁一片黄灿灿

"妈的，你们都该撤职！"

徐克林用拐棍"嘣嘣"的敲打坑道拱顶，怒吼着："你们吃什么饭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知道吗？"

"知道。首长！"

"知道为什么还这样！"徐克林脸涨得通红，愤怒的情绪丝毫不减："你们左一声首长，右一声首长，首长顶屁用！说了你们也不执行！"

整条坑道被徐克林吼声震得嗡嗡的。

营长、教导员肃立在他面前，徐克林厉声的训斥，使他们

无话以对，他们自知错了，但他们谁也没想到徐政委今天会发这么大的火，连团长许好修也没料到。素有"儒将"之称、温文尔雅的徐克林突然像猛狮般的几声吼，把他们震懵了。

坑道里鸦雀无声。两位身穿工作服，浑身沾满混凝土斑点的营长、教导员，两脚并拢，毕恭毕敬地立在徐克林面前，象认罪似的低着头，安全帽将整个脑袋遮住了。他们遮住的不是脸庞，他们遮住的是悔恨和羞愧。

"你们营长、教导员亲自动手，组织人马给我回填好！"徐克林点点拐棍，"明天这时，我来检查！"

"是！首长。"他们仍然毕恭毕敬的肃立着。

团长许好修给他们下了个台阶："你们赶快行动吧，从没回填的顶部爬进去，递运石碴要注意安全。"

"好！"营长、教导员这时才感到凝固的空气中有条裂缝。他俩向徐克林行了个标准的举手礼："首长，我们就去组织。"转身向坑道门跑去。

七支队进入红河三角洲以来，指战员情绪很高，工程进度很快。政委徐克林觉得速度越快，领导越要注意工程质量，这是头等重要的。否则，战争临头，几发炮弹炸开坑道拱顶，不等于自掘坟墓了吗！河内也不是安定的绿洲，美机常来轰炸。二支队已完成沿海岛屿工程，沿海防护得到很大的加强。如果敌人万一突破第一道防线，怎么办？就可能打一场河内保卫战，那时红河三角洲的工程就要发挥重大作用。李天佑副总长召一支队指挥部龙桂林主任谈话时就说，一支队主要是保障河内以北的铁路交通，但一旦敌人从海防登陆，部队要迅速向东集结，打阻击，国内会很快派后续部队上来。李天佑副总长的分析部署是有依据的。美国跨越重洋，派出几十万部队到越南

南方，他想吃掉北方的心一直未灭。它要登陆，海防就极为重要。1946年法国侵略军的两万人马就是从海防口岸一举登陆，继而进攻河内。那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国防力量很有限，沿海和河内的四周都没有坚固的防护设施。现在虽有一线工程，仍不可麻痹，要有备无患。今日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工程质量要紧啊！

徐克林拄根拐棍，一边想着，一边沿着芭蕉树丛边的小道向工地走去。正在工地上与连队干部战士一块干活的312团一营营长高志、教导员曾木林见支队徐政委上来，迎上前去问候，介绍部队坑道作业的情况。没过多会，许好修团长也赶了过来。

徐克林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位营的主管。这个团的底子是由晋察冀部队的干部组建，有股老八路的战斗作风，敢打敢拼，专啃硬骨头。这次打坑道，听团里说，一营又是抢石质最差、挖土石方最多、运沙石料最远的地区作业。坑道掘进过程中，大塌方发生了十几起，用大圆木支撑，几十公分直径的圆木咔咔地被下落的巨石砸断，营里干部带头英勇地冲上去，虽然有的干部战士牺牲了，但这支部队老八路顽强的战斗作风没变，他们没有退却，虎口拔牙，硬是用无畏的气概和将士的血肉筑起地下长城。但他今天不是来表彰他们的，还要挑挑质量上有无毛病。

徐克林点着拐棍"笃笃"地迈进了坑道已被复的地段。

坑道里电灯灰暗，徐克林照例迈着流星似的大步。许团长、高营长、曾教导员紧随身旁。徐克林年届五十，可精神得很，高大的身材板板直，就像他时常挥舞的那杆毛笔，笔挺笔挺。他并非腿脚不便要根拐棍。他有这个嗜好，每到工程点要

拿根拐棍，这里敲敲，那里打打，他在敲打声中判别工程质量的好坏、高低。这根拐棍是他的测量仪、鉴定器。

正好，他们来到已被复的坑道地段，徐克林的拐棍在坑道侧墙上敲着。

“笃笃！”“笃笃！”

这声音硬实。没问题！

他敲敲拱顶，“嘣嘣！”

他又侧耳细听，仍是“嘣嘣！”

许团长、营长、教导员也听出了问题：坑道顶部回填不密实。这要影响坑道顶部的抗力。怎么搞的？昨天，我们为什么不检查检查？他们各自在心中嘀咕。他们估计又要挨徐政委的批评了。

徐克林没批评，他敲了一米的拱顶，心想，也许是部队的疏忽。他昂头走两步，敲几下，再走两步，又敲几下，一直数米，都是“嘣嘣”声。

这下他火从心窝中呼的窜了上来。这位熟读四书五经、熟读《共产党宣言》，熟读《实践论》的儒将，却象一头猛狮似的吼叫起来……

坑道顶部一、二十公分，二、三十公分的夹缝里，一营的官兵，一个个都伏在拱顶上，象鲑鱼般的在移动，他们将用坑口传到顶部的石碴一簸箕一簸箕地往里推，推到尽头，倒下，用钢钎嚓嚓的捣结实。山石尖牙利嘴，仿佛要把他们吞食。他们全身伏在拱顶，稍有不慎，头或胳膊就会被山石啃破。刚被复不久的水泥顶，散发出大量的热，大伙浑身被汗水湿透，每推一簸箕，嘴里总要喷吐出大口大口的热气。

夹缝里雾气腾腾，几只昏黄的灯炮在蒙蒙的雾气中闪耀。

一营的干部战士硬是加了四小时的班，才将这段拱顶回填好。

这事像一枚重型炸弹爆炸，对一营、对312团震动很大。当年312团团长许好修，1983年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他一直将这教训牢记心中，他说："从那以后二十年来，我们搞了许多重大工程，我都特别注重质量。徐克林这位政工干部抓工程质量，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像一面镜子，时常照着我。"

一次，许好修团长到越南多福机场附近的一营工地，发现三连打筑的一条坑道侧墙有块麻面，他马上组织全营干部开现场会，分析缘由，虽然木板表面不够平整，但主要原因是捣固不到位。他要求三连将这片麻面磨平。三连连长组织几位战士整整磨了三天。待团长再来时，这片麻面已光洁如镜。

在春光明媚、杨柳吐翠的时节，我来到北京礼士路许好修家采访。当谈到这段历史时，他颇为自豪地说："我团自从抓了那几起问题后，施工质量直线上升，尤其是一营，不用说在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工程施工中，就是回国归建二炮后承担的几项重大工程，质量一直是顶呱呱的。他们打筑的地平，用户见了后说："这么好的地平，我们完全可以不用水磨石了！"

浩繁的工程碰到一个重大的困难是运输保障。

工程分布在以河内为中心的8个省121个点位上，最南的一个点在达崩山，离17度线只有10公里。在达崩山可以清晰地听到越南南方的枪炮声，在山顶可眺望到被美国和南越伪军践踏的南方的破败景象。

部队在这么多点上施工所需的钢材、木材、水泥都得从国内长途运输。敌机轰炸频繁，尤其是21度线以南地区，基本已夷为平地。弹坑累累，道路坎坷，给车辆行驶带来极大的困难。有的运输线长达五六百公里，如绕道行驶有时要上千公里。从凭祥到宁平的物资器材运输，有时要一天一夜。

随着工程进度的加快，每月水泥竟需2至3吨，连同钢材、木材和生活物资，每月运输量达3万多吨。每天从凭祥专为七支队拉货的解放牌大卡车就要发出近300台。广州军区昆明军区在东西两个点上组织了两个后勤分部，分别下属数个运输团，专为援越部队运送物资。运到各个支队或团部集结点，再由各单位车辆转运到各施工点上。

从空中俯视大地，解放牌大卡车象小甲虫般地在越南北方各条线路上爬行。

平展展的河乐机场象块洁白的绢练，舒铺在翠绿的红河三角洲上。机场旁依几座小山，山势似一堵天然屏障，威武地守卫着机场。

美机飞抵良山、柏格山上空时，编成战斗队形，对河内、红河大桥、对周围的重要据点狂轰滥炸。它们没放过河乐机场，将这块洁白的绢练炸得斑斑点点。

越方决定在河乐机场旁的山顶上修筑团观察所，将这工程与其它坑道工程，掘开式工事一并交给七支队。

七支队担负北至福平，南至宁平、西至永福、良山，东至海防以西的京门，上下纵横数千公里纵深的永久性防御工程。整个工程分为四个工区。金榜至宁平为第一工区，河西的侧边至良山为第二工区，安勇、嘉良、志灵至东潮、京门为第三工区，

福平至永福为第四工区。312 团完成二工区工程后转移到红河以北的四工区。

位于河西省的河乐机场的工程由 312 团承担。支队政委徐克林骂娘似的训话就发生在机场旁的坑道里。坑道打筑得很好，最后由一批军内专家横挑鼻子竖挑眼，都没找出什么毛病来。坑道完工后就构筑山顶的观察所。

繁星闪烁，月华如水。天下多少家院这时沉浸在温情的梦乡之中。然而在河乐机场，夜空下，睁着双双警惕的眼睛。七支队的高炮部队坚守在炮位上，他们时刻守卫着机场上空，时刻保护着机场旁山顶观察所施工的 312 团指战员。

团长许好修站在半山腰上。他中等身材，连续跟班施工作业，身体显得稍瘦，但看上去他这身筋骨显得格外的硬棒，似乎向外喷发着一种力量。这位来自华北平原抗战时期就投入战场的老军人，此时年龄还不到四十。他看着自己的部队嗷嗷叫的情绪，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他知道这支年轻的团队有敢打硬仗、敢打恶仗的老八路作风，可这毕竟在异国土地上。

七支队位于援越部队最南端，敌机轰炸最凶。

许好修安排小分队白天修盘山小道，大部队集中在夜间突击作业。这次，他从祝山调 15 连，从良山调 8 连，和原在机场的 1 连，全部投入作业。这是全团战斗力突击力最强的三个连队。

今晚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山脚下，四部拌合机同时旋转，"通通"的上料声和哗哗的搅拌声交相呼应。8 连、15 连负责运输，将一担担的混凝土挑上山。1 连负责捣固作业。山上山下，一派竞赛的情景。

许好修想、修筑观察所最多只能展开三个连的兵力，两个连队要将近 200 立方米的混凝土肩挑上山，需要整整一个晚上，体力消耗很大。越是紧张的时刻，越要照顾好部队的生活，他要求各连要保证好今晚的伙食供应。

盘山道旁，摆着一盆盆喷香的肉包子，摆着一桶桶清凉解暑的绿豆汤，摆着一桶桶散发着浓郁芬芳的茉莉花茶水……

运浆的两个连队像猛虎，像蛟龙，在盘山道上飞奔。

用兵之道也许在此。他们较着劲的赶，谁也不愿落后一步。

机械的隆隆声，现场的宣传鼓动声，指战员们的号子声，连成一片辉煌的乐章。

辉煌繁忙的山梁外面，我高炮部队黑洞洞的炮口直指夜空。

从晚上 6 点直到第二天早上 7 点，整整苦战了 13 个小时。

许好修拖着疲乏的身子柱着拐棍再一次检查完工事时，一步也不想动了。他觉得很累。过去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部队时，不觉得这么累，在朝鲜的几次战役中，有时一夜奔袭百余里，也不像今天这么累。是不是那时身轻？年龄不算大，现还不到四十嘛！是不是当了团长，动嘴的多了，动手动腿的少了……

他迷迷糊糊地想了好一会，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他觉得眼皮打颤，似乎该睡一会了。啊，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清晨。和煦的阳光给机场、山梁镀上一层黄灿灿的色彩。刚打筑好的观察所，喷上了养护水，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灿灿

的光芒。

眺望山下，盘山道依然如旧，但却一片宁静。他知道，三个连队的人马都在坑道里安然躺着呢。

七支队所属的施工部队、高炮部队和后勤支援部队，经过42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于1968年2月完成了红河三角洲的工程。当部队要回撤时，中越两国两军总参谋部又签署协议，留下221团，奔赴内排机场修筑飞机洞库。

越南北方原有机场不能起降喷气式飞机，抗美期间，越南空军曾到中国云南省的机场训练和隐蔽。为了提高越南空军的作战机动能力，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先后帮助修建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

内排机场位于河内西北约20公里处，是越南北方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河内的国际机场。这机场，由中国空军和民航局于1961年至1965年间，派出专家组设计、指导并提供成套设备和材料建成的。但当时没修飞机洞库。

七支队接受任务后，支队部朱惠泽副支队长率机关部分技术骨干和221团赶赴现场，组织设计和施工。1968年9月16日开工，到1969年11月5日竣工。越方验收认为，工程完全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和设计标准。

第十二章

春节清晨，雾气浓，部队期待着。陈毅面对着吃得精光的餐桌："加！加！加！"深夜，有人悄悄溜进胡志明的房间……

月色融融，山山水水披上一层银辉，河友线上的三条铁轨灰亮灰亮，不时有沿着米轨的小火车和沿着标准轨的宽体列车飞驶而过。几乎与河友线平等的一号公路在山林沟壑间蜿蜒着，穿过茂密的树林，跨过滔滔的江河，越过依稀的村落。

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从同模附近拐上一号路，乘着月色，向南疾驶。

年轻的驾驶员专注地握着方向盘。

朦胧的月光透过挡风玻璃淡淡地洒在吉普车内，驾驶员右边端坐着一位五十开外的壮年人，虽着便服，但一看他的气

质就知道这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两手抓住扶把，目视前方。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行驶，颠簸跳跃，他也随车颠簸，但始终目视前方。

他是一支队政委郭延林。

除夕的月夜这样明！这样亮！他好象从未经历过。郭延林在吉普车的奔驰跳跃中欣赏寥廓江天，忽然想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此时此刻，家乡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妻儿老少欢聚一堂。自从当兵以来，郭延林的这种体昧越来越少，别说行军打仗，就是和平建设时期，作为部队的领导也要到基层，与干部战士欢度新春佳节。

不知不觉地入越已是第二个大年三十了，部队在各个点上反美机轰炸、抢修道路。时间过得真快啊！郭延林不禁感叹刚才接到中国驻越使馆通知，明天胡志明主席要来部队过春节。这伟大的喜讯在一支队指挥部机关迅速传开，大伙欣喜若狂。支队党委决定：由郭延林赶往河内以北嘉林地区的林站，负责接待胡主席的工作。

郭延林对胡主席的印象记忆很深，他一直追思到 1955 年的 7 月 1 日。那是胡主席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34 周年之际，胡志明、长征等越南领导人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在北京中山公园参加游园晚会。郭延林清楚地记得在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胡志明主席兴致很高，他面对欢呼的人群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先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亲爱的毛主席，亲爱的同志们！"游园的群众掌声雷动，"胡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胡主席慈祥地环视大家，频频招手致意，待人群高昂的情绪稍许平静，他用越语开始讲话。郭延林当时真想不到胡主席还会讲中

国话。7月7日晚上，郭延林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聆听到胡主席用流畅的汉语说的开场白，至今回味起来仍感到格外的亲切。十一年过去了，胡主席现在怎样了呢？

郭延林思忖着。

郭延林只在电台中听到了胡主席的讲话，在新闻记录片中看到胡主席的参观访问。但是他不知道那一次胡主席来访时还有几则有趣的故事呢！

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北方获得解放，胡志明率领越南劳动党机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机关进驻河内，重整山河。待工作走上建设轨道，胡志明于1955年6月23日率越南党政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中国。

代表团的成员个个西装革履，仪表庄重而又大方，唯独胡主席穿一身法式夹克，脚蹬"抗战鞋"，还像往常在丛林中打法国鬼子时的模样，显得格外的俭朴。

这天清晨，胡主席一行的专列抵达南宁，中午就乘专机到达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的党政领导到机场迎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胡志明——越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竟是这身装束。

晚上，胡志明一行观看文艺节目，次日上午参观武汉长江大桥施工工地，下午游览东湖风景区。胡志明每到一处，都受到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也给武汉市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胡志明也深深地感到刚刚解放才五、六年的中国，变化日新月异。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感到具有悠久文化的中华民族一旦获得新生，就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所凝聚而成的，这种

力量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从苏联和眼前中国建设盛景中看到了越南的未来。

这一天正是端午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胡志明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正处楚地的屈原纪念馆，还品尝了具有纪念意义的香喷喷的糯米粽。

中国外事工作人员觉得胡主席在武汉一天多的活动中，身穿这套陈旧的皱折颇多的法式夹克，脚穿“抗战鞋”，没有更换，也弄不清他是否备有较好的服装。

有人悄悄地询问越方工作人员。对方说：“来之前，其他人都做了服装，可胡伯伯不肯做。我们几次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就这样，行了，我胡志明还是胡志明嘛！我们只好随他。”

中国外事工作人员考虑到胡主席到北京，与毛泽东主席会见等重大活动都要公诸于世，这身装束与胡主席的身份和形象不大相称，但又为胡主席的俭朴精神所感动。得知胡主席没备外罩，大家暗暗想为他赶制套衣服。

当这个想法告诉越南代表团的随行人员时，他们觉得很有必要，但他们也很难作主，说：“这要请示胡伯伯！”

一位越南同志说：“还是你们跟胡伯伯说说，他也许会听。”

在参观屈原纪念馆回来的路上，中方翻译很随便地向他提出了这件事：“胡主席，向您提个建议，您现在是国家主席，该做套像样一点的衣服吧。”

胡志明笑吟吟地说：“是吗？胜利了，我这个主席就该改一改了？”

“胡主席，一到北京，您的重大活动全世界都瞪着眼睛瞧呢！”

“啊，这样，”胡志明思量了一下，又笑吟吟地捋了一下胡须说，“来不及了，算了！”

中国翻译听了很高兴，马上报告领导。可是晚上胡主席又有活动，没机会为他量体裁衣。

24日深夜，越南党政代表团的同志们陆续入室就卧，胡主席还在伏案修改第二天到北京的讲话稿。为了不打扰胡主席的工作，大家等待着。待他入睡了，裁缝师悄悄地溜进胡主席的房间，很快取得了衣服的尺寸，同时也量了鞋的尺寸。

25日早晨，胡志明刚刚起床时，一套崭新的淡蓝色卡叽布中山装和一双黑亮的皮鞋送到了他的房间。

胡志明摸着这套中山装和这双皮鞋，他不敢相信这是中国同志专为他制做的。他穿上这套中山装，穿上皮鞋，到镜子跟前左右照了照，他不禁脱口说道：“哟，中国同志，真神！”

可是，胡志明对穿皮鞋却不习惯：“这鞋夹脚，没我那鞋舒服。”

上午10点，胡志明身穿这套中山装出现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

中午，胡志明穿着这套服装拜会了毛泽东主席。

26日晚，胡志明主席又是穿着这身服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

“七一”晚上，胡志明主席又是穿着这身服装在中山公园与中国党政领导人，与一万三千名中国朋友欢聚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纪念日。

胡志明主席身穿这套中山装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可是每次回到东交民巷下榻处，他就忙不叠地脱下皮鞋："还是我那鞋舒服！"

有时，他就穿着中山装，穿着"抗战鞋"，在下榻的宾馆里走来走去。

这身中山装，后来成为胡志明最喜欢穿的服装。

1964年6月的一天，胡志明主席的秘书对广东画报的摄影师陆文骏说，越南党中央很希望有张胡主席的标准像，建议陆文骏拍摄。当时胡志明在广州从化疗养，陆文骏就在从化温泉松园一号的餐室为胡志明拍摄。那一天，胡主席就是身穿淡黄色卡叽布中山装。

他把当年的美好记忆一直珍藏在心底。

胡志明主席身穿淡黄色卡叽布中山装，一束白须飘在胸前，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总是含着慈祥的笑容的这张肖像，留给了越南人民，留给了中国人民，留给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留给了一切拥护、爱戴胡主席的人们，也留给了一切反对、敌视胡主席的人们。留给了历史！留给了未来！

陈毅从胡志明一行下榻的宾馆工作间走出，来到了餐厅。

工作人员正在收拾餐桌上的餐具。

他负责这次越南党政代表团来访的接待工作和日程活动安排，他对接待的每项具体事情都要过问到。

"你们累不累？姑娘，"陈毅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候工作人员，"辛苦了！"

"陈老总辛苦！"

"胡主席他们吃得啥子吗？"陈毅关切地问。

"上的菜全吃光了！"一位餐厅姑娘边收拾盘子边说。

陈毅目光转向餐桌，盘子上净净的，只留有斑斑的油渍。“加！你们该加菜喽！”

他想，越南同志刚刚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日子过得很紧，正象自己在战争年代那样，那时的饭量多大呵，一餐好几大碗。他们肯定不够吃。临走时，他吩咐餐厅人员："这里的接待情况，你们要及时告诉我。"

"好的，老总！"

几小时后，餐厅人员向陈毅报告："我们给胡主席他们加了几个菜，又都吃光了！"

"呵，"陈毅若有所思，"再加！"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在孔夫子那年代就有许多讲究，几千年来待人接物，美味佳肴，如今接待国宾，更是考究。

第二天，工作人员又报告，再加的菜又吃得精光。陈毅有所不解，但他仍嘱咐工作人员，"加！每盘的菜量加大。"

正是吃饭的时候，陈毅向餐厅走去，他要亲自看看菜的数量、质量。这时，胡志明、长征一行正在就餐，见陈毅过来，他们从餐桌旁站起来，胡志明说："陈老总，来来，咱们一块吃！"

"胡主席，这菜要不要得？"

胡志明似乎还没听清陈毅后面几个字的意思。

"这菜好不好吃？"餐厅姑娘解释说。

胡志明笑了："味道很好！就是太多啦！"

"太多啦？不够呵！"

"不是！这菜不吃完，太可惜了！你们一次次加，要撑破我们的肚皮啦！"

陈毅哈哈大笑："哎哟，我还以为不够哩！"

原来是这样。胡志明也呵呵大笑起来。

陈毅拽着胡志明的胳膊，指指站在门边身穿洁白工作服、护手绢、微微发笑的姑娘，风趣地说："她们慌报军情！"

顿时，餐厅里爆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吉普车还在一号路上奔驰。沿途披着淡淡月色的山林从玻璃窗口快疾地后退。郭廷林的思绪一刻也没停息。一支队奉命入越以来，美国飞机对北方铁路运输线的轰炸，从过去的间歇式升级为持续式，美机还专寻穿蓝色工作服的中国铁道兵轰炸，妄图彻底切断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线。1966年下半年的短短几个月内，河内以北铁路沿线的北江、市求、多福、沧河、安员、越池等铁路大桥和克夫、安员、刘舍等枢纽车站遭受严重破坏。广大铁道兵指战员在完成了克夫至友谊关、克夫至太原段铁路的改建和新建以及第一阶段战备工程后，在高炮部队的掩护下，全线投入反轰炸铁路抢修。在抢修中，部队作出了重大的牺牲。驻扎在林站附近的63团，在一次空袭以后，部队奔赴现场，一颗钻入路基深处的定时炸弹突然轰响，路基被炸，在场的二十多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63团指战员挥泪掩埋完战友的尸体，又投入了抢修。他们一次次架起被炸毁的桥梁，一次次接通被炸断的钢轨，保证了一趟趟的满载物资的列车从几乎成为废墟的车站安然通过。他们的英雄业绩广为传播，深受中越两军两国人民的敬佩和拥戴。今天，在这新春佳节之际，胡主席他老人家以年愈七旬的高龄，不顾敌机袭扰轰炸的危险，亲临63团，向中国援越部队拜年，这是我铁道兵指战员的光荣。我们入越以来，各方面都得到了胡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教，他老人家对我军我国人民的真挚情谊，将永远载入中越友谊的史册。

郭延林跳下吉普车时，东方已经泛白，林站迷蒙在晨雾之中。63团指挥所设在车站以北约两公里的山脚下，茂密的树林和高耸的山峰成为天然的防空屏障。指挥所旁有一小山村，村口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在山林中盘绕，与一号公路相接。

63团团长苏宝臣正带领部分人员忙碌着迎接胡主席的准备工作。山脚下唯一稍为象样一点的茅草棚腾出作为接待室。茅棚中央放两张桌子，铺上桌布，摆好了刚从中国驻越使馆拉来的水果、点心、茶叶，放上两把较新的热水瓶和几只茶杯，周围置几把木质折叠椅。

接待室侧后山坡上有间伙房，炊烟袅袅，从全团中特意选来两位烹调技术最好的炊事员，正在准备胡主席的早饭。

团里派出两名人员到山道与一号公路连接处观望，一旦看见胡主席的车队，立即电话报告。

"越南冬季的清晨，微风带着几丝凉意，浓浓的晨雾不断从密林深处飘然而来，又悠然而去。也许正是因为能见度较差的缘故，敌机轰炸一般都在上午十点钟之后。林中的迷雾，无形中成了我们的保护伞。我们守候在电话机旁，不时地看着手表，焦急地等待着。"

23年后的春天，郭延林富有情感地追忆当时的情景。

"大约八点钟，电话铃终于响了，路口哨兵报告，一号路未发现车队，但有一辆带篷的小车驶进便道，朝指挥所方向来了。我们估计是胡主席的车，立即召呼大家作好欢迎准备，一起向村口迎去。"

"晨雾中，一辆绿色的带篷小车从远处驶来，停在村边便道旁。车门打开，下来好几个人。我们一眼便认出了首先下来的正是胡志明主席。他身穿一件淡黄色卡叽布中山装，脖子上

围着一条越南群众喜爱的花格子围巾，头戴越式带帽耳的鸭舌帽，消瘦的面庞带着微笑，下颌上那特有的长长的花白的胡须在微风中来回飘动。战士们一见是胡主席来了，立刻振臂高呼：'胡主席万岁！''中越友谊万岁！'胡主席一边走一边喊：'毛主席万岁！'在茂密的山林中，这一阵喧闹的口号声和欢呼声显得格外响亮，惊动了树枝上的鸟儿，它们挥动羽翅扑楞楞的飞离树梢，似翩翩起舞，投入了欢迎的行列。整个山野密林一派欢腾。口号声传到山村，惊动了正在耕作的村民，听说胡伯伯来了，他们放下手中活计，从四面八方赤着脚飞也似的朝这边跑来。

"我走到胡主席跟前，虽然没有穿军装，还是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行了个军礼。胡主席一边同我握手一边说：'你们辛苦了！向你们拜年！'我听了胡主席这句话，心里顿时热烘烘的，这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在与我握手，向我们拜年啊。在吉普车上我曾一路想了很多很多，见到胡主席时，我该怎样问候他老人家，可这时我的嘴特别的笨，我好像只说了一句话：'胡主席，您老人家好！向您拜年！'他一边同大家握手拜年，一边在人群的簇拥下向接待室走去，我扶着胡主席走了一段。接待室的茅草棚檐低矮，一溜毛毛的草尖挂着，胡主席进门时，差一点碰着。他那天特别高兴，精神很好。随同胡主席来的只有越南劳动党中央的一位部长和部队所在地的河北省委书记及几个随员。

"接待胡主席的茅棚很小，棚里棚外挤满了人。胡主席一行在桌前坐下。我们先作了自我介绍，又概括地向他汇报了修铁路情况。胡主席对大家说：'今天是春节，我祝同志们新年好！你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来援助越南人民打美帝，我代表越

南党、政府和人民，感谢你们！感谢毛主席！'胡主席话音刚落，立即响起了一阵掌声。"

胡主席问郭延林："你们现在都会说越南话吗？"

"正在学。"郭延林望着胡主席，答道。

"这很好！语言通了，办事就方便多了。"胡志明主席面对济济一堂的人们说："我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学会了中国普通话，还学会说上海话、广东客家话。方便极了，我走到哪里，人家一听我的话，怎么也想不到我是个越南人！"

转而，胡主席又谈到部队作风，他说他曾在八路军中生活，"我知道你们八路军的老传统，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做好事，挑水、扫地、劈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了铺板和草垫还要还。"

大伙都乐了。胡主席知道得多么清楚啊。

茅棚里的笑声刚停，胡主席又向旁边的一位战士："你叫什么名字？"

他听了那位战士腼腆的回答，又问："过年想家吗？"

"想！"战士如实地说。

胡志明看着眼前这批年轻可爱的战士，关切而又同情地说："你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和亲人，来到越南抢修铁路，流血流汗，真不容易啊！你们工作有不少困难，我们是同志加兄弟，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他转向身边的那位省委书记，轻轻地嘱咐："你们一定要多帮助他们，在生活上支持他们。"

胡主席象家人一般同大伙聊了好一阵，然后他要看看战士宿舍。

部队都住帐蓬，分散在山林树丛中。一条小路伸向晨雾弥

漫的山坡，胡主席抬头看看小路："走，我们上去！"就走到了大伙的前面。有人上去要搀扶他老人家，他却笑着摆摆手："不用扶，不用扶，我爬山还是可以的。"虽是冬日，他还是穿那双"抗战鞋"，稳健地踩在林间小路上，发出轻轻的声响。大家尾随其后，一路蜿蜒而上。

跨过山间小桥，就看到一片帐篷扎在密林中。涧水潺潺地从前面流过。胡主席走进一顶帐篷，看到了战士整齐洁白的床单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连声称赞："不错，不错！很整齐，很好看！"

他弯下腰，摸了摸床铺，又掀起褥子看了看，对随同的省委书记说："战士们褥子太薄，要让每个战士都铺上草垫子，要尽快送来。"

省委书记掏出小本子，记了下来。

胡主席关心部队、关心战士的亲切话语，象股股暖流滋润着人们的心。

大家陪同胡主席继续往前走。早晨清新的空气中夹带着缕缕悠悠的饭香。啊，炊事班的茅棚到了。

胡主席走进伙房。伙房里光线较暗。炊事员正在做早饭。他和炊事员一一握手问候。63团苏团长说："今天过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菜，就请胡主席和我们一起吃顿年饭吧！"

胡主席笑微微地打开菜厨的小门，十几盘炒菜展示在面前。他看了看，又探头嗅了嗅，"真香！"顺手拿起一把勺子挖了点送到嘴边，边嚼边说："噢，味道很好！"他顺势又将勺中的菜送到嘴里："好啦，这顿饭，我吃过了！"

大伙"哄"的一下笑了。

聚在伙房门口的人越来越多，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胡主

席走出伙房时，男女老少的群众已经挤满了这块小小的山间平地。他们笑嘻嘻的伸着脖子望着胡主席。胡主席看到这么多群众围上来，高兴走过去，迈上了一个小平台。

这时，人们的眼光一下子全聚在他老人家身上。

他环视大家，右手指指点点地比划着。这时他全用越语，中国同志听不懂，但从群众欢快的神情中，中国军人仿佛理解了当中的一切。他一会说，一会回答群众的提问。他和老百姓的心贴得多近啊！

据翻译说，胡主席问大家秧插完没有，没插完，要抓紧，不能耽误春耕播种，一年之计在于春。还说中国同志援助我们抢修铁路，他们有困难，大家要支持、帮助，团结一心，努力生产，艰苦作战，将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胡主席讲话的声音并不大，不时在人群中引起笑声和掌声。

阳光透过树梢洒向人群，也洒在胡主席的身上。他的花格子围巾夹在淡黄色卡叽布中山装里，他那一束花白的胡须在胸前飘逸，显出独特的风度和神韵。

阳光渐渐明亮了他的身影。晨雾也渐渐的稀淡下来。鸟雀在树林中鸣啭，仿佛也在聆听胡主席的教诲。

晨雾散尽，红亮的阳光喷洒在山林丛间，秀丽的越南河山清晰地铺展在蔚蓝色的天空下。美机轰炸的时候又要到了，随行人员上去提醒胡主席，他才依依不舍地从小平台上走下来。

在郭延林等人的陪同下，胡主席又在指挥所驻地转了转，才一一握手话别。

胡主席的车开出好远好远了，战士和村民们还站在村口的小道上议论着，大家仍沉浸在一片幸福的回忆之中。

第十三章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对陈士榘、罗洪标交待八万部队出国的任务。奠边府战役枪声紧，我军帮助越军组建、训练部队

1965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秘书报告："总理，陈士榘他们来啦！""好！"周恩来马上从藤椅上起来，走向外间会客室。已在会客室等候的陈士榘见总理走过来，行了个军礼，迎上前去："总理，您好！"

周恩来热情地握住陈士榘的手。

"这是罗洪标。"陈士榘介绍说。

周恩来："我认识。"将手伸了过去。

陈士榘："军委已决定，派罗洪标到援越部队工作。"

"这很好！"周恩来很高兴。

罗洪标原是军委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曾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办公室附设工程和设计施工。他经常在中南海领导办公处的施工点上，周恩来早就认识。为不影响中央首长办公，施工往往安排在中央领导人休息时进行，但是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施工人员只好见缝插针。罗洪标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总理很为赞赏。今天，听陈士榘说罗洪标参加援越抗美部队执行修路工程任务，他自然很高兴。

刚坐定，周总理就说："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了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事，这是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会见胡志明主席时商定的。毛主席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

周总理语气稍为停顿一下，接着说："下面的事，是我们如何来落实了。军委决定，修筑路的任务由工程兵负责组织执行。如果只修筑主要的几条道路，估计也要八万人，这是我国援越部队出境最多的一次，时间紧，任务重，你们要抓紧准备。美帝国主义妄图从朝鲜、越南、台湾这三方向包围封锁我们，抗美援朝这一仗，打破了它的预谋，现在它又从越南这方面来了，派出大量部队援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援越也就是打破美帝的包围，保卫我们的祖国。毛主席指示，我入越部队一定要全心全意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服务，他们打得很艰苦，很坚决。我们援助的意义很重大。这个任务要完成好，为祖国争光。"

陈士榘、罗洪标一边记着周总理的指示，一边体味着这个

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的份量。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次派兵援助越南，要我们充分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资装备的准备工作。物资器材、机械工具都要我们自带，所以，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我已请总参负责抓总，布置这项工作。"

"你们看，怎么样？"周恩来问。

由工程兵组建的我援越部队二支队已经向越南开进，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估计到这几万工程部队不够，还要派遣后续部队跟上，但他想不到来得这么快，他感到时间很紧迫。就向周恩来提出："出国部队的事，我们同总参商量，可以由广州、沈阳、昆明等军队建几个支队，很快可以开赴集结地域。但我们钻探勘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缺乏，能否请交通部支援？"

"可以！"周恩来肯定的说："我告诉交通部，可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抽调，要多少，你直接找交通部商量。"

周恩来炯炯的目光望着陈士榘、罗洪林说："对，还有着装，跟二支队一样，穿越南人民军服装，由广州、昆明两军区后勤部门解决。这两军区在后方组织分部、兵站、医院、接收站，担负起全部援越部队的后勤保障。"

周恩来又强调说："部队进入越南后，一定要尊重越南政府和人民，关系要相处好。"

"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陈士榘就："总理指示很明确，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具体的，我们找总参解决。"

周恩来："那好。工程技术和勘察设计由交通部负责。陈士榘同志，你以后参加国务院援越领导小组工作。"

陈士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请总理转告毛主席，请他放心。"

谈完话，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陈士榘、罗洪标上车了，他还在招手。

周恩来在找陈士榘、罗洪标谈话前，已与罗瑞卿谈过，对援越修建公路事作了布置。

1965年6月20日，由李天佑副总参谋长主持，在北京三座门召开援越修路工程会议。总政、总后、工程兵、铁道兵、沈阳、广州、昆明军区的领导、总参有关部的领导、国务院交通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主要是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宣读了中越两国政府签署的《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议定书》，商议援越修路工程的具体事宜报军委审批。

总参议定主要援建1、3、7、8、10、11、12等7条主要公路干线。

由交通部董宁、工程兵崔萍、廖习仗等三人率领的代表团赴河内具体协商，并对7条路线进行现场勘察，以便进行工程设计、兵力部署和工程材料、经费预算的筹措。该团由交通部抽调30余名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工程兵抽调2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预定参加施工的部队师团干部10余人，还有总参、总政、总后的几名机关干部等共70余人组成，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于6月25日从北京出发，一部分乘火车经广西凭祥换乘越南火车直抵河内，一部分乘飞机到昆明转到云南开远集结后入越。

董宁、崔萍、廖习仗带领部分成员直达河内，与越方交通

部代表会谈，根据两国协议，具体确定了每条公路的起止点、公路桥梁的具体标准等事项，并提出了施工部队部署的初步意见。

在越南交通部人员的陪同下，代表团领导分别向7条线路上的勘察组传达，各勘察组很快投入各线的实地勘察。

8月10日至20日，各勘察组先后到了河内，大家马不停蹄的整理汇总勘察资料，共同研究，提出了各条公路线的走向、路基土方、桥梁、涵洞的工程量和兵力部署的初步方案。

代表团将勘察情况与越方交通部商定后，火速赶回北京，向总参谋部、国务院交通部汇报。

随即中央军委命令，从工程兵和各大军区中抽调四百余名干部战士到广西柳州集中，组建精干的修路工程指挥部和直属队。罗洪标为指挥部副主任，原昆明军区13军副军长王传训为副主任兼司令部参谋长，交通部西安设计院院长王庚跃为副主任兼测量设计总队总队长，广州军区47军政委孙正为政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刘月生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阎修文和崔萍为副参谋长，《人民工兵》杂志社社长廖习仗为政治部副主任。修路工程指挥部主任暂缺，工程任务由罗洪标抓总负责，代理主任工作。在3年的时间里，罗洪标一直主持这个工作。

修路工程指挥部下属三个支队、一个测量设计总队。四支队由广州军区组建，下辖5个团；五支队由沈阳军区组建，下辖5个团；六支队由昆明军区组建，含铁道兵13师4个团和昆明军区2个团；测设总队由交通部和工程兵组建，下辖25个测设队、4个钻探队。

3号路是我国广西凭祥和靖西县通往越南高平、太原、河

内的主要干线，地形比较隐蔽，原有道路标准低，通载能力差，改建后，可大大提高运输能力，是我国援越运输的主要公路干线。7号路属新建，由我国云南河口通往老街经班菲至朗达，与通往河内的公路网连接，建成后是我国从河口方向通往河内的主要公路干线。8号路属新建，是我国云南省南文山地区通往越南孟康至班菲与7号路连接。10号路上的沙巴以西为新建，沙巴以东为改建，是沿中越边界的一条横向迂回路，东起老街，经沙巴跨越黄连山到封土，它东与7号路相连，西与11、12号路相连，修好后，为修11、12号路创造条件。为此兵力和出境口岸都作了具体部署。

四支队担负1号、3号路修建任务。

五支队担负7号、11号路修建任务。

六支队担负8号、10号、12号路修建任务。

测设总队主要是领导各测设队的全面工作，审查各测设队报来的测设图纸，对各部队、民工大队的施工技术进行指导和帮助，深入部队，解决设计和施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测设队随部队到达多条施工线路上。

云南省民工大队配属五支队、六支队，主要在我国边境与越南公路接壤路段施工。

各支队配有高炮分队，并根据敌情，可随时请求增配高炮部队。

八万大军遵照军委命令，于10月、11月先后从各个口岸秘密跨过国界线，向越南开进。

崔萍前后两个月在越南率队勘察。他首先感到的是对气候很不习惯，天热，蚊虫多，人很快像削了一层皮般的瘦下来，

还得了病，回北京总结汇报完后就住进了301医院。11月初，他又匆忙地赶到越南老街附近的班菲。

中国援越部队修路工程指挥部就设在班菲。

指挥部的领导已先一个月到达，都住帐篷。北京天气已凉飕飕，早晚披上了薄薄的夹大衣，到了班菲，他倒觉得热得慌，也许是中午的缘故，他拿起扇子呼打呼打地搧起来。

46岁的崔萍正值年富力强，他曾率师在北京修筑重大的地下工程，如今又来到越南抗美救国的前线修路。每有重大的工程任务时，领导总想到他，他觉得这是一种荣誉，同时也使他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也可以说，正因为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因而总是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荣誉。到班菲指挥部不久，他就想到各条线路上去看看，部队进入指定地点后，展开施工作业的情况怎样?他安不下心来，他觉得修路指挥部司令部几位领导只有自己来自工程部队，懂工程建设，应该到施工现场去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年后，崔萍晋升为参谋长，他仍象以前一样，从东部濒临北部湾一号路的夏眉山顶到西部越老边境的莱州河畔，处处留下他奔波的脚印。现在他日夜思念的是去3号路上的高平地区。他对高平的城镇乡村，对高平的山山水水，对高平的人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那是1954年5月的一天，年仅35岁的师级指挥员崔萍，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40余名专家组成的工兵训练团，冒着霏霏的阴雨，赶到高平。他奉命帮助年轻的越南人民军组建训练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

这时，经过几次重大战役，越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奠边府法国殖民军孤立无援，卡斯特莱准将指挥的一万六千多兵力在奠边府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妄图歼灭越军主力，挽回败

局，但却误入越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国军事顾问深入到各师、团协助指挥作战。

日内瓦会议正在召开。只有在战场上更重的歼灭法军，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主动。中越双方一致意见：重点放在作战上。

为此，越南党中央、人民军总部决定扩大武装，在奠边府方向枪声紧炮声密的时刻，在邻近中国边境的高平迅速组建工兵团、舟桥团和炮兵部队。由中国炮兵一师参谋长张挺率领的炮兵训练团也同时赶到高平。

崔萍赶到高平时，工兵团、舟桥团已经组建，装备全由中国提供。当时中国不会生产舟桥，提供的舟桥全是日本的百叶舟，操作机和部分工程机械器材是中国刚从苏联进口的，也优先运到了越南。中国军队大都乘坐美式吉普，从苏联进口的比较先进的卡斯吉普车也首先援助越军。

高平的青山绿水间活跃着中国健儿们。来自华北平原、八路军出身的崔萍，在越南组织训练工兵、舟桥兵正好如鱼得水，他在中国吉林工程兵训练基地任职时就练就了一套严密组织、严格要求的训练方法。他常与越军总部工兵主任范璜商量，作计划，组织训练课目，一整套训练管理、政治思想工作、部队编制体制等都是按中国军队的模式组织实施。

中越两国军人朝夕相处，在4个多月的共同学习、训练、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训练的最后课目是组织一场演习。11年过去，对这场演习，崔萍记忆犹新。那一天，高平格外热闹，许多群众搁下手中的活儿奔来观看，人民军和高平省的许多领导也亲临现场观看演练。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天际划了两个漂亮的

弧线。接着，从树丛隐蔽处隆隆地驶出一支工程机械部队，在高低不平的山丘上，开辟出一条平坦的通道，这条通道一直伸向滔滔的江水旁。舟桥部队象支支离弦之箭，向江心冲刺。瞬间，座座门桥在江河上连接。汹涌的江河被镇服，天堑变通途。一队队的卡车拉着门门火炮排着长龙般的队伍从舟桥上隆隆驶过……

崔萍完成了训练，就调至河内我国军事顾问团工作。这时抗法战争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取得圆满成果。中国顾问团主要是帮助越军壮大队伍，加强正规化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如今崔萍又一次来到高平，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觉得高平既熟悉又陌生，如果说抗法斗争时期的高平还是位弱小的少年的话，那么如今的高平已经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了。青山环抱着美丽的城市，一江清水从高平城下缓缓流过，仿佛向远方而来的中国军人诉说衷肠。

他疾步登高远眺，高平的景象尽收眼底，他觉得高平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可是他心中欣喜的情绪又被迷蒙的忧愁覆盖。美国一手制造事端，黑爪伸向越南，伸向北方，使北方人民生活过得沉重，这种沉重的感觉在高平这个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城市中也体现出来，高楼建筑的手脚架上空无一人，好像人们还没来得及干完活，就被驱赶似的，他们中的许多青壮年男子上前线了。他们来不及思考，来不及装修这座建筑，就放下瓦刀，扛起枪杆。街面冷落，车马稀少，商店货架上有限的货物依稀地排列着，偶尔光顾的人们仅仅问问价格，就悄然而去。高平人民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都用于支援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了，他们为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正勒紧腰带过日子。

崔萍原本想象中的盛景，却被这种战争气氛笼罩下的艰难困境所替代。

一辆辆满载物资的中国车辆，不分昼夜地经过高平的3号公路，向南行驶。四支队有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3号公路上，这一线的公路改建工程已经全面展开。锤声叮当，马达隆隆，部队冒着风雨作业。绵绵的雨雾像巨大的帷幕悬在天边，白茫茫的。

一列中国运送援越物资的车队被大雨阻在高平附近的山路上。前面几辆的车轮在泥浆中打转，排气管啪啪地爆出青烟，卡车在泥泞的路面上颤抖一阵，又熄火了。修路部队只好上前帮助推车，推了一程又一程，不一会儿，又陷入了前面的路段。

在风雨中，崔萍察看了这路面，他眼见长长的车队停在马路中，雨水敲打在卡车的帆布篷上，似乎敲打在他的心头。道路不修好，物资运不上去，越南南方人民的战斗依然艰难，中国是大后方就成了一句空话。想到这里，崔萍立即回到指挥部，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和施工计划，决定先抢修一段路基，铺设一段路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拿下高平这一线的改建工程，再逐步向南推进。

3号路全长236公里，从1965年11月15日开工，一直干到1967年4月15日竣工。

竣工那天，崔萍乘坐吉普车沿着平展展的宽阔公路奔驰，以一种崭新的心境体味着周围的一切。春风从窗口呼呼地扑进车篷，他感到心旷神怡。公路两旁部队临时搭起的工棚，草棚还未拆除，虽有些零乱，但在青山绿野托衬下，却另有一番情趣，这是我军将士奋战的足迹。崔萍本想让车一直开到高平

城下，观赏一下一年半来的新变化，但军务在身，他只好克制自己的感情，他在心中默默地想象着高平的新变化，想象着高平这座年轻的城市那富有青春活力的容貌……

1979年2月17日凌晨，炽热的炮火烧红了夜空，一支由装甲兵、工程兵并配有步兵、通信兵的中国自卫反击先头部队，沿着3号公路，直插越南的省会城市高平。

隆隆的坦克向前开进，适时向阻击的越军开火。有的地段道路已经破坏，工程兵机械化部队先头开路。

突然，部队受阻。原有的一座桥梁已炸毁。在装甲车辆的火力掩护下，工程兵部队迅速架起轻型机械化桥。

坦克上桥，勉强摇摇晃晃地过去了，这座轻型机械化桥却成了麻花，歪歪扭扭，横在河面上。

后续坦克、车辆和部队无法通行。

一位装甲部队的领导看看表，咬咬牙，命令先头的坦克开进河谷，继而沙土泥块哗哗地覆盖在坦克顶上。

坦克，火炮和部队又向前突进……

军委工程兵办公大楼作战室里。副司令员崔萍正面对壁墙上宽大的中越边界地形图，久久地凝视着高平。有位随先头部队打到高平、东溪的目击者说："60华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10个小时，于19日下午2点30分进入我军占领的第一座县城，高平石安县的东溪镇。这是个丘陵环抱的椭园形谷地，一条筒子街两厢，除了政府、公安等办公机关之外，几乎全是土木结构的低矮平房，有芭蕉树掺杂其间。居民们走得实在太匆忙了，许多人家房门也没关，檐下凉着衣服，母鸡在窝里

孵蛋。有几户，把米袋粮食歪在防空洞的口上，大约是准备藏起来的，刚搬到洞口就摞下走了……”崔萍到过东溪，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东溪的情景，他也清楚地记得人们叙述中国名将陈赓帮助越军发动边界战役的情景。

陈庚一行是1950年7月28日到达太原、宣光两省交界处越共中央所在地的，受到了胡志明的热烈欢迎。当时越北边境，是法军重点设防地带。法军为了阻止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和中国革命对越南的影响，在东起芒街，西至老街的边境沿线，构筑了上百个大小据点和完整的防御体系，谅山和高平是法军防御体系的核心守备点。陈赓向武元甲和越军前指阐述自己的战役作战方针，暂不攻高平，首先攻打高平南面的据点东溪，孤立高平，迫使谅山方向法军出援，在运动中将法军歼灭。战役发起前，胡志明亲临前指，看望陈庚和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等。战斗打响后，越军夺取了东溪，歼灭法军数百人，接着解放了高平、七溪、谅山等地，取得了边境战役的重大胜利。

1954年春天崔萍到东溪时，已经不是陈赓协助越军攻打东溪时的情景，和平建设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东溪人民的面前，同时，这种和平的景象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越军工兵团、舟桥团、炮兵师在高平组建训练时，东溪的老百姓不断将粮食、蔬菜送到部队。他们亲切地与中国教员打招呼，亲切地与中国军人攀谈，幸福地回忆陈赓、韦国清率领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到达东溪时的情景……

崔萍在作战室里，不断收到前线部队攻打高平的情况通报。大口径火炮喷吐着浓烈的火焰，烫红的弹头呼啸着飞向高平城，硝烟弥漫了天空……他尽力想象着我军进攻高平的情景，在他脑海中高平的图象还是他率部援越修建3号公路时

的模样，他无法想象后来十多年高平的变化，只是在电报中偶尔有几处报告了高平的城市建筑情况，也大都是与越军的防御有关。

面对巨大的作战地图，他眼前只有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

1989年春天，笔者在帮助崔萍整理一篇援越抗美回忆录时，相互交谈了很久很久。铁托有次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领导人说，你们怎么搞无偿援助，国与国之间的援助总是互相的，你们无偿援助，人家还不放心呢！先记个帐也可以，否则反要引起人家别的想法。如今回想起来，铁托的话不无道理。几十年来，国力并不强盛的中国在"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帜下，无偿援助弱小国家以大量物资。国内有人提意见说："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是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把握局势的，对美国继朝鲜后在印度支那张牙舞爪，他不会置之不理。对越南的援助，包括从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的援助，他都是诚心诚意的。

从中国无偿的大量援外，到唐山大地震时拒绝一切外援，两种截然不同的举动，我们不难从中寻找到一个共同的东西——中华民族积沉数千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这种特殊的文化心态，用怎样的文字来表叙、来描绘更为合适呢？我一时想不出来。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心态又将预示着什么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每个人的深思。

历史记载过去。在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身影。

第十四章

一曲悠扬的《南泥湾》，用浑厚的声音唱出，别有一番韵味。胡志明凝视着六只藤篮里的寿礼，溢出了欣喜的热泪

连绵起伏的山势，到这里，突然像头猛虎展身立起，仰天长啸。

山峰高峻，山崖陡峭。

在陡峭的山崖上，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似老虎的血盆大口，凶猛而贪婪地张开着。

改建的公路必须从虎口经过。"老虎口"就成为整条改建公路工程中最艰巨最危险的地段。

英雄的302团八连争先抢到了这块硬骨头。在连队分配任务的会议上，排长李科宏头一个跳出来："连长，我们抢虎

口！”

原来他听说“老虎口”这段工程分到八连，就在排里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同志们，我们是当软蛋，还是当硬汉？”回答是全排一声吼：“大战老虎口！”在连部召开的会上，他冲着全排的这声吼，硬将“虎口”抢了过来。

“虎口”下，千丈绝壁，万丈深渊，一石抛下，好半天听不到落涧的回声。头顶巨石象虎口的门牙，一块块悬在半空，李科宏带领全排背上钢钎、大锤、绳索攀上虎口时，从虎颔、虎喉扑楞楞飞出几十只老鹰。老鹰在崖上盘旋，在虎头上盘旋，声声凄厉。“虎口”中几窝小鹰“叽叽”的跳蹦，呼喊着老鹰。当战士扑上去抓小鹰时，几只老鹰扑闪着黑翅膀雷电般直刺下来，在人群中，一只老鹰像抓山鸡一样的抢走了一只小鹰，飞出虎口不远，不知这老鹰是由于惊慌，还是惊喜，小鹰突然从它爪子中失落，小鹰展开羽毛未丰的翅膀忽闪忽闪地坠入了深渊，老鹰凄婉的长鸣，在悬崖深谷间久久的回响。

李排长抡起大锤，“当”的一声，在悠悠的山谷峰峦中回荡。锤声叮当，在千丈绝壁间奏起一首紧张繁忙的乐曲。排排炮响，震得古岭颤抖，震得虎口失去了往日的神威。

几排开山炮后，石渣堆满了虎口地段。李排长首先带几名战士上去排除顶部的险情。大块大块松动的石头撬了下来，有几处只用长钢钎捅捅，石渣就像下冰泡一样，哗啦啦地掉落。

险情排除，全排挥锹清渣。

他们施工速度很快，成为连队学习的标杆。

全团在各个施工地段上展开竞赛，各营、连都在暗暗地比着干。八连的四个排也是一样。李科宏所在的二排虽然一路领先，但其他排几次险些夺标。李科宏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

员，挥汗如雨，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花，他两手握住大锤把，像箍铁皮箍一样。他身强力壮，在全排中，他干起活来显得特别威风。

这天，天气依然晴朗，老鹰被阵阵的开山炮震得惶恐不安，躲得远远的，偶尔光顾，又赶忙飞向遥远的山岭。

李科宏正在清渣，有位战士跑来报告："排长，有个炮眼半管炸药没炸。"他赶紧过去，只见一块巨石靠山屹立，上面有个炮眼，粉粉末末的炸药散落在眼口。李科宏用手轻轻拨去粉末，看清了炮眼里还残剩炸药。心想，这块石头还得爆破，炮眼正好利用。又一想，如果炮眼里还残剩着雷管，当有人将钢钎插入锤击时，一场重大的伤亡事故就会发生。于是他趴下身子，亲自轻轻地掏着炮眼，他知道这是个危险的活，万一碰响雷管，就可能伤人。他用取眼渣的小钩一点点的取出破碎的炸药。他此时此刻的心中只有这个炮眼，其余一片空白，世界仿佛真空。

正在这时，有人发现李科宏头顶的岩石发出崩裂的格格声响，喊道："排长，快跑！头上石头要掉！"

李科宏抬起头，看见一块岩石正在缓慢的格格声中松动，心里格登一下，不好！大喊："快撤！"

全排呼呼啦啦撤出危险区。可是李科宏刚跑出两步，这块巨石轰隆一下，砸在了他的身上……

八连撤下。六连接替"老虎口"的施工作业。

有次爆破后，老战士钟南昌带领新战士小罗、小周排除爆破面和虎口顶的险石。他们唱着歌儿到达现场，钟南昌看到爆破面的碎石不时劈哩啪啦下落，不由警惕起来，转身对小罗、小周说："这里不能 3 个人同时作业，万一有危险，没法躲。你

俩先在一边观察，待我将这片险石排掉，再一起下。”

说完，他爬上高坡，举起钢钎排除险石。他的钢钎刚刚碰到石头的缝隙时，“哗啦”一声，这块险石和一片石渣崩塌下来，钟南昌没料到这块石头这么松，连人带钎随着惯性从高坡上翻滚下来，后来落下的一块大约有3个多立方的巨石沉重地压在钟南昌的两条大腿和骨盆上，钟南昌当即昏了过去。

这下可把新战士小罗、小周急坏了，声泪俱下地呼唤着钟南昌。

他们无论如何也搬不动这块石头。他们眼看着钟南昌满脸铁青，半截身子压在巨石下。他们拼命的呼救。

路过的越南群众停下了！被巨石挡住去路的司机停下了！听到呼救声的附近的施工部队赶来了！

大伙齐心协力，推！拉！撬！巨石仍未松动。

几分钟过去，钟南昌苏醒过来，轻轻的呼叫：“小罗！小周！”

小罗、小周围在他身旁，眼泪簌簌地落在钟南昌的身上。他微微睁开眼睛：“你们怎样？”他得知他俩没事，又闭上眼睛，放下了心！

小罗在身边安慰钟南昌，小周与大伙想方设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用推土机了。推土机手走到钟南昌的面前，慢慢地蹲下，抚摸着钟南昌的手，满含热泪地对他说：“小钟，你放心，一会儿就好，你放心！”

钟南昌微微的点点头：“没关系！没关系！”

小罗小周伺候在钟南昌旁，一人扶着他的背，一人扶着他的双手，念叨着：“一会就好，一会就好！”

推土机轰隆一声，坚厚的钢板慢慢地向前推，“当！”靠住

了巨石。呼隆隆！呼隆隆！钟南昌紧闭双眼，牙关咬得格格响。他没叫一声。

"格——嘭！"

巨石翻了过来。两条血糊糊肉饼似的大腿印在大路上。

钟南昌又昏了过去……

从波涛汹涌的北部湾畔到巍巍耸立的黄连山上，从群山蜿蜒的中越边境到广袤无垠的红河三角洲，在纵横千里的越北大地上，到处响彻着中国援越工程部队嘹亮的歌声，到处谱写着中国援越工程部队壮烈的乐章。

将士在施工中的伤亡和在对敌作战中的伤亡，影响到了部队投入作业和作战的兵力。但在开始时，这类伤亡还不是影响兵力的主要原因。部队刚到越南，首先遇到的是病员骤增，烂嘴、烂舌、烂裆极为普遍，有的人在小板凳上稍坐一会，就留下一片黄澄澄的脓水。人员体重下降，有的降到原来的70%，连队的出勤率有的只达64%。究其原因，主要是部队没有新鲜蔬菜，全吃从国内运来的大米和脱水菜。广州军区20分部、昆明军区23分部想方设法，为十七、八万援越部队的后勤供应日夜奔波筹划。国内为了支援赴越部队，从中央到地方，都作了很大的努力。

昆明军区鲁瑞林副司令在1966年7月29日举行的援越部队工程会议上，向出国部队作了认真的解释，让大家了解国内所做的努力，希望出国部队体谅国内的困难。

"对出国部队的供应问题，中央负责同志曾经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要专门进行研究。中央有关部门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及时在南宁召开了会议。会议以后，国务院粮食部、商业

部、供销合作社和总后勤部联合发出了指示，强调：出国部队需要的军需物资，必须根据出国部队的需要，按质按量保证供应。全国各地根据指示精神，大力进行了支援，比如：从吉林、河南等地调拨了黄豆、绿豆，从河南、湖南等地调拨了面粉，从上海、天津等地运来了罐头、脱水菜，从四川运来了榨菜，从全国各地供应了大量的多品种的日用百货。

"云南省委、省人委和文山、红河两州的党政机关对出国部队的供应非常重视。1965 年 7 月上旬，部队出国之前，省财贸支前系统就召开了会议，研究布置了出国部队的供应工作，并抽调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很快成立了省、州、县三级的第二办公室和口岸供应站。一年来，三级二办和各口岸供应站，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保证部队在国外的生活物资供应，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保证部队的蔬菜供应，省人委去年决定，在文山、红河两州，增加安排蔬菜生产基地 6500 亩。为了使出国部队尽快地能吃上蔬菜，很多县把最好的稻田改为菜地，另由国家解决社员的口粮。今年三、四月蔬菜淡季期间，国家和政府为保证国外部队的蔬菜供应，想了许多办法。当时，昆明也通了火车，本身的蔬菜供应就比以前紧张。但是，还想尽办法给出国部队调运了 10 万斤蔬菜，昆明城一度就买不到蔬菜。另外，国家还用粮食向群众换了 20 万斤洋芋，供应部队当菜吃。文山州号召州、县机关干部和群众不吃鲜菜，吃干菜，将蔬菜全部供应给出国部队。麻栗坡县粮管所，具体负责船头方向部队的粮食供应，只要部队需要，他们不管白天黑夜，不论干部职工，饭不吃，觉不睡，有时工作到深夜四点多钟，也要完成任务，做到随要随供。有的县长、副县长，带领机关干部，亲自装卸车，以保证物资极早地向外运送。商业部门只要听说部队需

要什么，就想方设法组织供应。去年8、9月份，为了解决部队需要的工棚、竹床等材料，红河、文山两州九县，以战斗姿态，组织7000人上山，奋战两个月，砍了20多万株竹子，赶制了4万多张竹床和其他所需物资。文山县支前办公室一个女工作人员，听说部队需要菜种，顾不得照管生病的两岁小孩，外出两天，千方百计地买到菜籽，交给了部队。有的商业部门，不仅保证物资上的供应，还帮助部队改善伙食。当他们听到从北方来的部队，不会炒云南的菜，就带上厨师，到部队传经、示范，有的为部队培训炊事员。……"

很难想象鲁副司令讲到这里时的情绪如何，也很难想象台下的这批援越部队领导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是前段时间援越部队干部为此十分焦虑，采购人员更是心急如焚，他们手中攥着十几万军队的生命，他们的工作成效，直接维系着整个援越部队的战斗力。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大批从广西、云南收购的蔬菜，从收割到送至部队至少要两天，一般都是3天，运送到红河以南的部队大都是四天。有时大雨滂沱。洪水泛滥，道路受阻，运送蔬菜的车队只好中途等候，一连数天，早将整车整车的新鲜蔬菜烂掉了，有的洋芋，运到部队时，已长出黑乎乎的绒毛。

国内在努力，国外仍是困难。每支部队都在几十万斤、几百万斤地生豆芽菜，但终不能满足需要。各支队的领导都亲自抓这项工作。二支队指挥部主任王辉，一手管作战施工，一手管部队生活。他说，那时我真忙得不亦乐乎！人们不难理解，生活就是战斗力啊！

1965年下半年，胡志明在河内主席府接见中国援越部队领导人。中国援越部队修路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廖习仗也参加了会见。他分管指挥部的外事工作，与越方党、政、军领导交往频繁。他曾在主席府三次见到胡志明主席，并在一起亲切交谈。

廖习仗于1915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上世纪末为谋生路，从广东闯荡到了苏门答腊，干着裁缝以维持生计。廖习仗在苏门答腊的小镇上念小学，高小毕业回到福建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攻读，继而考上北京辅仁大学。“七七”芦沟桥事变，他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在那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他只身投奔延安，从此走上革命征途。

援越部队出国，由这位曾在国外生活过、既有文化又懂军事的我国政治工作干部分管外事工作，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了。可是廖习仗没有想到，同他朝夕相处的这批我军将领都没想到，部队回国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他受到了审查，怀疑他是解放前埋藏在我党我军中的“特务”，“里通外国分子”。无端的猜疑当然是竹篮打水。这都是后来的事。

在主席府，胡志明亲切地拉着廖习仗的手：“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廖习仗。”

“哪个习？哪个仗？”

“学习的习，打仗的仗。”

“你这个名字很好。”胡志明风趣的说，“你很早就学习打仗啦！”

周围的人都笑了。胡志明似乎听出了廖习仗的口音，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原籍广东大埔县。"

胡志明拍拍廖习仗的肩膀，用广东客家话说："我听出你普通话有广东口音。"

胡志明问了廖习仗家庭情况后，又问："部队吃得怎样？"

"主食大米。北方来的部队想多吃面粉，我们已向国内反映，听说很快就调拨过来。"

"副食供应呢？"

"蔬菜供应不上。部队主要吃脱水菜。"

胡志明好象回忆起什么，说："前段时间，我听到去二支队慰问的文工团员们说，工程部队干劲很足，情绪很高，就是伙食太坏，每顿只有米饭和咸菜。演员们说，中国同志那么远来，气候不适应，劳动强度又大，生活这么苦，是不能维持身体健康的。我听了，心中感到不安。在接见中国戏剧电影代表团后，我对朱其文大使说，过去越南青年突击队在山区修路时，自己种菜解决副食。建议中国入越部队也可以这样。"

他扳着手指继续说："你们每个连抽几个人，专门种菜、养猪、养鸡、捕鱼。我们当地政府设法供应一点，如果中国同志不愿接受馈赠，也可以作价购买。这样，我们当地供应一部分，中国运入一部分，你们自己生产一部分。总之，要尽量设法改善部队伙食。"

胡志明亲切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廖习仗的心，他和盘托出心里话："胡主席，我们看到越南许多山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四季种菜。可是我们想起部队出国前，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就不敢往开荒种菜这方面想了！"

胡志胡听了微微笑道："没关系，没关系。"他拍拍廖习仗的手，"毛主席派你们来支援我们抗美救国，不就是爱护越南

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吗?!”

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援越部队种菜养猪的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各个施工地段。一、二、三支队、修路工程指挥部所属部队很快组织人员就地拓荒,发动干部战士向家乡要菜籽。没多久,山东的大葱籽、大白菜籽、大萝卜籽,河北的西红柿籽、黄瓜籽,江苏的大青椒籽、茄子籽,四川、湖南的小辣椒籽、豆角籽……通过邮局,一包包、一袋袋,从祖国四面八方寄到了部队。

修路工程指挥部的罗洪标、刘月生,都是原八路军一二O师的老军人,以开荒种地而闻名延安的三五九旅就在这个师。如今又是开荒种地,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生动情景,重又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下部队布置生产任务,回班菲指挥部后,肩扛锄镐,在自己的竹棚周围开垦荒地。他们在开荒种地中,情不自禁地哼起当年的歌曲,悠扬的一曲《南泥湾》,经他们浑厚的声音唱出,别有一番韵味:

花篮里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呀方。
……

3号公路上施工的302团指战员,自己动手制作生产工具,发动群众起早贪黑拣粪沤肥。几个月后,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长满了几十公里的施工地段周围。到了1966年4月,他

们就吃上了自己种的各种菜蔬，10月，蔬菜自给率达到72.12%。1967年5、6月份，部队自给有余。302团先后收获蔬菜294.769万斤，生产豆芽20多万斤，做豆腐50多万斤，是四支队中第一个实现蔬菜自给的团队。

1966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主席76岁寿辰。这一天，302团团部一派热闹景象，一辆满载全团指战员真挚情谊的汽车就要开往河内，大家都来送行。

前段时间就有人提议，为表达对胡志明主席的一片深情，当胡主席76岁生日时，我们要向他老人家祝寿！用什么作为寿礼呢？大伙七嘴八舌，最后有人提议，将咱们自己亲手种的蔬菜送给胡主席。今天部队吃上新鲜蔬菜，都是因为有了胡主席的亲切关怀！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伙的一致赞同。

立即就有巧手编织了6只小藤篮，在细细密密的藤篮上，还编有好大的"寿"字，寄托着中国援越部队广大指战员对胡主席的良好祝愿。每只藤篮中装有一种菜，都是经过精选的最大最水灵的蔬菜：白菜、西红柿、茄子、萝卜等。那颗大萝卜15斤重。战士们说："我们要把这颗大萝卜送给胡主席，请他亲口尝一尝！"

6只藤篮装进大筐，贴上大红纸。大红纸上写就祝寿的大字。大伙将它们轻轻的抬上车。鲜红的字样在阳光下闪耀着灿灿的光华。

团首长指派司令部一名股长带着翻译护送。汽车在指战员的夹道欢送中徐徐出发。

胡志明主席听说中国同志将在越南大地上亲手培育出的蔬菜送来祝寿，满面喜色，走出主席府，亲自迎接。他凝视着6

只精制的藤篮中6种鲜嫩硕大的蔬菜，凝视着大红的祝寿字样，老人家溢出了欣喜的热泪。

近两年来，胡志明身体欠佳，几次到中国治疗、休养。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注着胡志明的健康，有时，他还派自己的专机到河内来接送胡志明到中国养病，有时派医生专门购置胡志明需用的药物寄给他。胡志明同中国领导人、同中国人民、同中国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年事越高，他越感受到这种情谊的亲切，越感爱到这种情谊的份量，越珍惜这种情谊的可贵。好几次生日，胡志明都专程到中国来过。今天，中国同志又亲临主席府祝寿，他心情怎能不激动呢？

胡主席接过一只只藤篮，大红的寿字映照在他的脸上，更增添了他的神采。302团的同志和中国驻越使馆的工作人员看到胡主席气色这么好，打心眼里高兴。

胡主席领他们到里面就坐。他说："感谢中国同志的祝愿！"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看，中国同志的菜种得这样好，你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又对秘书说："告诉农业部长，要老百姓好好向中国同志学习！"

越南山区群众看到中国军队种的萝卜一般都有几斤重，大白菜一尺多高，南瓜十几斤一只，有的二十几斤，既惊喜又羡慕。越南地方政府和群众纷纷向中国军队要菜籽，问耕种管理技术。中国工程部队的指战员见到这么多的群众来询问，特别兴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有的地区还叫中国军人去帮助栽培。

中国的菜种在越南肥沃的山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头一茬长得格外喜人。但种子要退化，第二熟往往就大打折扣了，越南山区群众不明就里，执意认为："还是中国同志种得好！"

中国军人向他们解释，并将从中国寄来的新种子分一部分给他们。

百里菜花黄，千里瓜果香。在潇洒飘逸的条条公路线旁，人们看到的是欢快的笑脸，听到的是收获的歌声。

第十五章

仙女下凡，云里雾里穿行。“把尖刀插进小腿上那个子弹穿过的洞眼，一挑，就好了！”连绵的“葫芦炮”炸开了穿越黄连山的峭壁通道

天终于放晴了。

红艳艳的太阳照在黄连山上。云雾依恋山峰。依恋丛林。当阳光撕开浓雾时，人们清晰地看到：竹林树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细长的10号公路的雏形在山岳密林中时隐时现，飘向天际。

“晒被子喽！”

“晒被子喽！”

铁道兵62团的指战员在高山峻岭间欢叫着，在晒到阳光

的树杆上纷纷拉起背包带，抱出一条条湿漉漉的军被挂出一溜溜工作服。顷刻，高峻的山岭间的10号路沿线，到处是一派晾晒衣物的场景。

10月。62团从河口进入越境老街，然后沿着狭窄的公路连夜直奔沙巴。沙巴地处黄连山腰，风景秀丽，气色宜人，是著名避暑胜地，当年法国殖民者在这里开辟了不少"乐园"。沙巴以西，山峰林立，雄奇峭拔，许多都在海拔2500米以上，主峰潘士朋峰高3143米，它不仅是越南的最高峰，也是中南半岛第一峰。这一带山高林密、人烟稀少。

10号公路从老街经沙巴翻越黄连山到平卢，直插封土、巴丹。在平卢，与11号路相接，到巴丹，与12号路会合。

62团担负老街至平卢这50公里地段的施工任务。团长孙福喜将全团的四、二、一营部署在沙巴至黄连山大拉沟，三营从平卢方向披荆斩棘进入黄连山西侧，与东侧一营遥遥相对，会战大拉沟垭口。

部队到河口时，晚上穿件衬衣还觉闷热。一夜间拉上沙巴，下车背背包，扛枪，手握砍柴劈路刀，就向黄连山腹地挺进，夜途茫茫，茂密的丛林蒿草，淹没了一个团队的人马。可62团指战员，就是这样一路砍伐，硬是在密林中劈出一条小道。

黎明时分，孙团长一帮人马抵达大拉沟。团部机关就驻扎在这里。

部队稍事休息。一路爬山越岭，汗水淋漓。一旦放下背包，大家渐渐感到大山中凉气袭人，难以抵挡。团长孙福喜也没料到山上山下气温相差这么大。他这位出生在山西襄垣的北方人，长年累月在祖国的北方修筑铁路，在严寒的朝鲜战场抢修

铁路、公路，对于冷，他原本毫不在乎。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那厚实的胸脯，那粗壮的臂膀，笔者头一次见到他时，不禁联想到三国时的猛张飞，只是孙师长（后任铁道兵13师师长）没那一脸胡子，他这副钢筋铁骨，别说寒冷，就是掉进冰窝，也不在话下。他原一直担心，到越南后受不了闷热的气候，在河口、老街，他已领略到10月的酷热，他难以想象，6、7月将是怎样的滋味？可是，到了黄连山大拉沟，突然被深山老林中的凉气一逼，好像从赤道一下子到了南极，不禁打了个寒颤，只好叫警卫员从他的包里找出一件军装穿上。

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要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在国内，孙福喜可谓事事如意，带领一个团队得心应手，也难怪六支队将10号公路这个最硬的任务交给了62团。孙福喜用兵很狠，在朝鲜战场上，他率领一团兵马，几经鏖战，击败了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对他们抢修路段的进攻。其实孙福喜心也很细，腹有良谋，他将团部一杆子直插黄连山顶就是颇有心计的一招。

可是今天，他没料到黄连山山上山下温差如此悬殊。部队指战员随身携带的小被、棉垫根本无法御寒。他立即向上级发报请求支援。第5天，从国内拉来了一批黄的绿的、大的小的军大衣。祖国最南端平时根本用不着大衣，也用不着储备大衣，这批4000多件各色各样的大衣不知从那里抽调来的？大衣只能解决夜间站岗、当被子盖，白天施工不穿太冷，穿上太热。他只好再次请求上级运送一些绒衣绒裤来。

大批施工器材，运到沙巴，车辆只好停下。部队指战员每天往返40公里，在新辟的小道上人抬肩扛，将器材运到大拉沟和其它各施工点上。

黄连山云雾缭绕，遮天蔽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62团进入山区，一个多月不见阳光，每天，部队在云里雾里穿行，大伙自嘲说这成了仙女下凡，五六步外就不见人影。雾气浓重，湿乎乎的。被子、衣物中满是潮味、霉味和男人的特殊味。汗渍渍的衣服换下凉不干，搁几天只好又穿上。偶尔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一点笑脸，又匆匆地躲藏起来。指战员盼太阳，就象热恋中的小伙盼姑娘一样。

今天，红艳艳的太阳终于出来了。浓浓的雾霭在山林间渐渐稀散，竹林树叶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明晃晃红亮亮的光彩。百鸟放开清亮的歌喉，在林中鸣啭，仿佛庆贺盛大的节日。

孙团长两手叉腰，站在大拉沟的一块岩石上俯视山山岭岭，他像当年拿破伦率领远征军取得重大胜利时在原野上大声疾呼以抒发内心积郁已久的情感一样，在大山岩上莫名其妙地吼叫了几声，他感到心胸象大海一样阔广，他觉得眼前的数千人马奋战10号公路大拉沟地段，仅仅是这支团队远征的一支序曲，威武雄壮的主旋律还在后头。从沙巴蜿蜒而来的公路线，像条细长的绢练，潇洒优美地飘舞在崇山峻岭间。红喷喷的阳光普照在这条优美的绢练上，在绿色世界的衬映下，更显得动人心弦。他不觉想起毛泽东早年写就的诗句："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可是现在不是雨后，而是雾后；不是"复斜阳"，而是朝阳，手持彩练当空舞的正是我英雄的援越工程部队。孙团长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脸上眨上几丝笑意。

他看到10号公路沿线点缀在绿色世界中红的白的黄的背心、裤头、衬衣，在阳光下特别显眼。他知道一个多月部队在

云雾中生活，指战员们渴望太阳，渴望有个明朗的晴天，渴望老天爷恩赐良机。当他望见万绿丛中点点红白时，脸上的笑意却消失了。他纵然跳下岩石，跑回指挥所，向全团下达命令：

“注意防空！”

大约半小时后，从西南方向传来轰轰的飞机引擎声。孙团长估计到敌人可能利用这个晴天来侦察我工程部队的部署和修路情况。当他再度想命令部队收回所晒衣物被褥时，敌人的侦察机已呼啸着从黄连山上掠过。

片刻，四架美国轰炸机临空，可此时，它们已经找不到青山中红的白的轰炸目标，它们看到的只是一条细细的公路线穿山越岭，飘向远方。它们只好胡乱的抛下一些炸弹，在62团高射机枪的鸣叫声中逃之夭夭。

部队重又陷入茫茫的云海中，指战员又象仙女下凡般的在云里雾里穿行。

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施工，部分战士产生了“早干完早回国”的思想。指挥部副政委刘月生（后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全国政协委员）随62团来到黄连山上，对部队中的这种情绪体会深切。当时施工现场的政治思想工作，由指挥部自己负责。实际上，部队除“文革”的正面教育受两个军区布置外，其他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都由工程指挥部自己管。国内远水救不了近火。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月生，长年累月深入各个支队、各个团，了解掌握部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在62团，他与团常委一起商量，决定在部队中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团长孙福喜知道刘

副政委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就请他给全团干部战士讲讲如何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怎样完成好援越抗美的修路任务。

中国讲长征的书，不知有多少，领导的讲话、回忆录，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艺术家的舞台、影视造型，人们从小学开始就读关于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章，可是当美国索尔兹伯里的纪实文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 年在中国大地上发行后，其他的一切都暗然失色。为什么这本书有如此博大的震撼力？因为它说了真话。书中写道：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项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文中有许多真实感人的中国人从未或不敢或不愿披露的生动细节。

刘月生给 62 团讲了自己负伤的几次经过——

1935 年长征途中，在湘西高粱坪战斗中，我在红二军团新组建的 6 师 17 团当青年干事，17 岁。战斗打响前，我被安排在"拦阻队"。那时打仗前每团组织一个拦阻队。那次我团拦阻队队长是特派员，也就是现在的保卫股长。号角一响，部队发起进攻，只准进，不准退，拦阻队在最后，谁后退，拦阻队就有权杀谁的头。

那一仗打得非常残酷，部队冲击时，前面的战士象割韭菜似的刷刷倒下，后续部队扛着长矛、大刀仍嗽叫着往前冲，鲜血染红了山野，但没有人后退。

我这个拦阻队员当时也只有一把大刀，在手中挥舞着，寒光闪闪。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全团剩下的人，全换上了步枪，还武装了几挺机枪。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伤亡惨重。就连在最

后"拦阻"的特派员和我都负了伤。

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右腿，血汩汩地涌出来。当时新组建的红军哪有药，卫生员看着我血流如注，就用一条用盐水消过毒的粗布像捅枪眼一样的从我大腿的弹孔中捅过去，再用块布包扎好。当时这是最好的法子了。我不能行走，部队要开进，只好将我和其他三位同志一起，寄留在湘西龙家寨养伤，领导说，一个礼拜后，部队派人来接。

几天过去，我不觉伤势好转，就跟医生商量，用刀切开算了，说不定切开好得快。医生说行，找来一把生锈的刀，细长细长，从我大腿的弹孔里穿过去。那时根本没有麻药，我只是咬牙忍着，刀插进去有多痛，我真形容不出来。约摸插过去两寸多长，刀尖从弹孔那头刚刚露出来，就听到"咝"的一声，我的心好象被勒了一下，全身都被医生那一挑拽了过去。弹孔挑开了，血沿着大腿汩汩地流，像有许多热乎乎的小虫在爬。

医生用粗布蘸蘸盐水擦洗了刚刚挑开的两寸多长的刀口，白一阵，红一阵，嫩肉翻卷着。待医生包扎上一条布时，我才缓过劲来，觉得满嘴腥味，吐出的全是血，原来嘴唇已经咬破。两个礼拜过去，居然痊愈。我们又去追赶部队。这是我第一次受伤。

第二次是在湘西罗谷坪，那时我在师政治部当青年干事，被国民党飞机炸伤，也很快就好了。第三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扶（风）眉（县）战役中，我那时当团政委，我和副政委正部署部队攻击敌人堡屑子，"通"的一下，两个警卫，一个号目（司号员），一个参谋，连同我们一共 6 人全部负了伤。这是国民党的一发 60 迫击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我们中间。这一炮可真要命，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月，至今身上还有 7、8 块

弹片没取出。伤好后，我们跟随贺老总打到大西南……

刘月生副政委慢慢地讲述，没有形容，没有夸张，有“过关斩将”，有“走麦城”。工棚里静悄悄的，大家仿佛已置身于国内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卓越的斗争环境中。

第二天，黄连山上就到处响起了整齐雄壮的口号：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60年代中期，为援越部队运送生猪肉的车辆没有冷冻装置，全是大卡车。在亚热带的热天里，猪肉送到部队往往已经腐烂。吃罐头，价格贵，战士又吃不惯，不愿要。各部队在开荒种菜的同时，从国内购买几批半大的生猪，拉去饲养。越南很多山坡上野生芭蕉茂密，枝杆切碎加热是喂猪的好饲料，其它野草也很多。各个连队饲养的生猪都长得很快，到后来差不多每星期，一个连队能杀一头二百多斤的肥猪。

黄连山山高林密，荒草丛生。62团各连队除养猪外，更多的是放养牛羊。放养牛羊比养猪省劲，战士们也爱吃牛羊肉，说吃了牛羊肉，干活有劲！

有次，一个连队杀猪，这猪足有三百多斤重。炊事班的同志想杀了这头猪改善改善伙食。几个战士，有的抓猪头，有的抓猪脚，班长举刀欲杀，不知怎搞的，肥猪猛然挣扎，抓后腿的战士不慎失手，肥猪后腿着地，前腿拼命蹬踹，抓前腿、抓头的全部脱了手。肥猪嗷嗷叫着在炊事班门口窜了几圈，呼呼地冲上山去。

炊事班长和几位战士紧赶慢赶，也未撵上。饲养员鞋儿破，衫儿破，满身蒿芒，一屁股坐在猪圈旁，呜呜的哭了。

后来，连队夜间战岗的战士曾有两次发现这头猪到猪圈边来转悠，但终未抓获。他们说，这猪也有情，它也舍不得它的伙伴！

孙福喜说，部队放养的牛羊常有赶不回来的。我敢肯定，现在黄连山上还有中国牛、羊、猪的后裔。

10 号公路，先修人行道，后初通，最后成形。初通时卡车就可上下。初通一段，部队搬家一次，再初通一段，再搬一次家，象蛇脱皮一样。黄连山东侧是风化岩，砌涵洞、修桥梁所需大量的石头、沙子，附近找不到。大拉沟西侧有几处可采石，又过不去。62 团和 61 团合作，在河口开辟了沙石场。山上所需沙石，源源上运。

到 1966 年 12 月底，10 号路还有十几公里路面没铺，跨越黄连山的大拉沟地段还有三处陡壁 9 万多石方未削去。大拉沟海拔 2150 米，两边陡壁悬崖。这地段是 10 号路的咽喉。

六支队支队长、原铁道兵 13 师师长孙林泉亲自到大拉沟蹲点。这时团长孙福喜已被任命为六支队副支队长。可眼下正是工程的关键时刻，走不得，一定要蹲到拿下大拉沟再说。

修路工程指挥部副主任王庚跃也带领工作组上山，蹲在二营。

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请来各营长教导员，作出决定：苦战 40 天，保证 1967 年 2 月 28 日完成 10 号路。

支队长孙林泉，团长孙福喜，副团长周其祝（后任团长），副政委陆云亭和团司、政机关领导，全部下到各个点上，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动员。

几百米的大拉沟陡壁爆破成为整个路段的难题。部队虽

然集中，可有兵力使不上。放大炮，可能炸到附近部队住地；放小炮，陡壁上留几点白印，无济于事。这个难题九连郁连长攻克了。这位个头不高的四川人，在抗美援朝时是团里的爆破工，他对孙福喜说："团长，放葫芦炮！"

所谓葫芦炮，就是将炮眼打成2—3米深，安上雷管，只装半节炸药，扩爆。扩爆3—4次，炮眼底部就成了葫芦形，再装填炸药。这样爆破，岩石飞不远，炸下岩石又很多，颇象现在的控制爆破。

这次打眼，郁连长先用钢钎打2米来深，再用六角钢搽，两人哎哟哎哟的像过去抬米一样搽进1米左右。六角钢比钢钎重，效果比抡大锤还好。

九连放第一排葫芦炮那天，王庚跃、孙林泉、孙福喜、周其祝等都亲临现场。随着一声声沉闷的震响，他们只见悬崖陡壁上鼓起一连串的大包，继而象一个个花苞缓缓展开，随之而来的是岩石象瀑布飞流直下，哗哗啦啦的声响震荡山岳。

陡壁上，象凿子凿出一条横槽，伸展过去，齐齐整整，稍加修整，一段公路就展现在大家面前。

九连放"葫芦炮"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各连。仅用32天，10号路就提前完成了。

孙福喜告诉笔者：完成10号路后，我们就转到12号路奠边府地段施工。美国飞机对奠边府地段三天两头炸，那炸弹像羊拉屎一样，一路上掉。配属62团的高炮团有两个连队被敌机炸得炮毁人亡，损失惨重。昆明军区有个高炮预备营，很快就补充上来。一次，我团九连在靠近越老边界的西庄附近施工，从邻国起飞的一批美国轰炸机突然临头，九连郁连长和司务长匆匆躲进两块石头支起的"人"字形洞，谁料，一颗炸弹恰

巧落在洞顶，郁连长就这样被敌人炸死了。

孙福喜说到这里，两手敞开，上下摇动，声音呜咽，脸色惨然，像张飞般高大的身躯颤动着："多好的一位连长啊，就这样，就这样，牺牲了！"

第十六章

杨得志挽着徐家兄弟，感慨地说："有意义，有意义！"黎广博专程赶来拜会当年攻打奠边府的中国将军

中国军队援助新建、改建的七条公路，根据越方要求，大都与中国境内公路相连接，其它则是越南部队机动和输送物资的重要横贯线。

1967年春，第一期工程的3号、7号、8号、10号公路先期竣工，并移交越方。修路工程指挥部又命令各支队集中兵力于第二期工程的1号、11号、12号公路沿线。

此时，表仪至坂质的1号公路已完成过半，但夏眉山一带的工程仍很艰巨，那里地势复杂，病疫成灾，曾被当年的法国人宣布为修路"禁区"。四支队完成了3号路后，留有少量兵

力整修维护，大部队很快向夏眉山挺进。

五支队兵力向 11 号路集中，六支队向 12 号路集中。

吉普车从考法山上沿 11 号路逶迤而下，到朗达 7 号公路交界点向南，拐上了 2 号公路。

车内坐着五支队支队长徐成功和政委彭松韬。

徐成功原是沈阳军区某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彭松韬是某军副政委。这两位将军率领五支队从祖国北疆来到南部邻邦，两股劲捏在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将五个团带得虎虎有生气。完成了 7 号路后，在 2 号路上继续留有工兵七团，其它团全部集中到 11 号考法山一线。

2 号路原来路况较好，是中国云南通往越南内地的一条重要公路，可是美机连续轰炸，道路破坏严重，为保障援越物资运输，五支队工兵七团重点担负了 2 号路北段宣光至清水 177 公里的反空袭抢修任务。

敌人扔下了无数批重型定时炸弹，部队组织排除时，不少战士壮烈牺牲，敌人扔下的是磁性炸弹，凡属铁器，一接近它就轰然爆炸，弹坑十几米宽，五六米深，交通受阻。后来，我军排除磁性炸弹时改用特制的铜锹，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冬酷暑，指战员都不能穿军装系腰带，仅着一条短裤，一组一组人员轮流将炸弹挖掘出来，拖离公路，再琢磨排除引信装置。工兵七团出现了一批排弹英雄，为我军研究美军装备，获取了第一手资料。时至 1967 年夏天，七团的反空袭抢修已经取得丰富经验。

考法山海拔 1580 米，是 11 号路必经之地，悬崖峭壁，象黄连山区一样常年云雾缭绕。法国殖民者的技术专家曾在这

一带勘察多年，最后用了 26 年的漫长时间修了条马邦小道。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徐成功和彭松韬常用毛泽东的这句诗词来鼓舞部队的士气。对自己的部属，他俩颇有信心，纪律严明，吃苦耐劳，一旦美帝敢于从北越登陆，结果仍将象在朝鲜那样。这支工程部队装备齐备，干部战士技术过硬。一想起部队，徐成功的脑海中就浮现出 307 团技术一连班长房泽义驾驶推土机的事。那天，房泽义驾驶推土机在山坡上开辟道路，山地刚刚爆破，坡陡土松，推土机爬一段下滑一段，很难控制，有次突然下滑了 30 多米，眼看就要连人带机翻下山沟，这小子关键时刻沉着勇敢，稳稳地把住操纵杆，硬是控制住了下滑，从深沟边沿轰隆隆地又开了上来。然后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为后续的大批机械上山开辟了通道。307 团在这地段苦战了 84 个昼夜，抢修了 25 公里的盘山公路，为 11 号路全线抢修奠定了基础。

吉普车沿 2 号公路南下。

夏风扑入窗口，阵阵灼热，背心湿透，块块汗渍印在军装上。"这天真辣！"徐成功索性脱了军装。在几万将士面前讲究军人仪表，离开了部队，还没到太原，得凉快凉快。"老彭，脱了，舒服多了！"

沿途两旁，稻谷灿黄，沉甸甸的垂着头，在风中轻轻摇摆。原野上黄一块、绿一块，色彩斑烂。妇女们头戴尖顶斗笠，穿着紧身上衣，筒裤，弯着腰在稻田里收割。男人们上前线，上南方去了，保卫北方、收种庄稼的重担就落在妇女、老人们身上。天上飘着几朵云彩，云影在斑烂的大地上移动，活像美国轰炸机的身影。徐成功抬头眺望蔚蓝的天空，心想："今天，你美国佬怎么没光临呢？" 车子突然急转弯，朝北奔上 3 号公路。太原

不远了。徐成功忽然想起，徐克林的车也要从这里经过，不知他来了没有？他和支队长赵东波率七支队到红河三角洲快一年了，至今还未见面。在电话里听过他一次声音，他说家里挺好，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在上级的电报通报中常看到七支队的施工、作战情况，河内以南，美机轰炸利害，他们打得也狠，几个工程支队中，他们打下美机最多，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通报表扬。他文化比我高，听说到越南后，还象过去一样，善于总结经验，人们还称他"儒将"。

"老徐，这次可与你弟见面了。"彭松韬说。

徐成功笑笑："如没特殊情况，他该来。"

祖国代表团已来越南访问，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随团到河内，这位当年的志愿军司令，到河内后，大使馆就安排他到太原看望中国援越高炮 62 支队，并在太原会见中国援越部队各支队的军政一把手。徐克林是七支队政委，当然要来。

徐成功徐克林兄弟是河南洛阳偃师县人。徐成功生于 1916 年，比徐克林大一岁。从小两人在泥里水里滚爬。由于家境贫寒，徐成功 10 岁多一点就到洛阳一家商店当学徒，几年后他随这商店的分店迁到西安。由于不满店主的盘剥，吵了几句，被赶出店门。他又到一家绸缎店当伙计，站柜台，到年关积攒一点工资，谁料掌柜说家里丢了钱，要几个伙计在"黑虎镜"前一遍又一遍的照，说谁偷了店主的钱财，在黑虎镜中就显原形。照了老半天，没照出原形，店主诬说是徐成功，逼他承认。他一气之下，跑回了洛阳。在西安，他就听说了八路军，到洛阳，又闻有八路军办事处，他就叫徐克林陪他悄悄找到办事处，投奔延安。徐克林在家读了几年私塾，为谋生路，半途辍学。徐成功一走，徐克林想在家好好赡养老人，可是，天下没有

穷人的活路，徐克林又被逼走上革命之路。兄弟俩在革命队伍里，南北转战，直到全国解放才匆匆见上一面。徐成功出朝作战，一别又是十几年。他怎能不思念同胞兄弟徐克林呢？每当他通过电报、上级通报中看到关于徐克林的只字片语，都感到是莫大的欣慰。原想徐克林率七支队来越，见面机会会增多，谁料一年来，今天才是第一次。他又觉得分别十多年，能在援越抗美的越南国土上相会，也很有意思。

这一刻终于来到了。当他俩高兴地在太原见面时，竟然有点不敢相认。10 多年过去了，上次见面时他们还是 30 多岁的青年，如今都已 50 出头了。

两人促膝叙谈，当杨得志司令员进来时，他俩竟全然不知。

杨得志认出了徐成功："好啊，徐成功，你又支援越南来了！辛苦了！"

徐成功 1938 年到延安不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参谋训练队学习，半年后分到晋察冀一分区当参谋，以后当作训科长、团长，在杨得志部下干了多年。抗美援朝，徐成功在志愿军某军当副师长，中间回国参加中国顾问团入越，投入围歼奠边府的战役，回国后第二次入朝当师长，杨得志对徐成功的每步成长都很熟悉。他知道徐成功英勇善战，他深信这样的将领率领几万人马援越抗美，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这是我弟弟徐克林。"徐成功向杨得志介绍说。

"你弟？"杨得志疑问。

"是的，我弟徐克林，七支队政委。"

杨得志拉住徐克林的手："你们是叔伯兄弟？"

"亲兄弟。"

“啊，亲兄弟，你们兄弟俩都在越南，不简单，有意义，有意义！”杨得志感慨地对记者说：“来，给我们照张相。”

杨得志一手挽着徐成功，一手挽着徐克林，三人满面喜色的站在一起……

徐成功还有位越南兄弟——越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黎广博。1967年春节期间，黎广博还专程随范文同总理来到11号路上的五支队慰问，来看望徐成功。

说起与他们的友情，要追溯到奠边府战役。

1953年9月，徐成功奉命从朝鲜回国，不久就进入越南，到中国军事顾问团报到，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接见了他。韦国清对他说：“为扭转整个战局，我们准备发起奠边府战役。你到316师当顾问组组长，给你配两名顾问助理。你刚从朝鲜战场下来，在那里，你打美国人，在这里，打法国人，打帝国主义，你有经验。316师也是越军主力师，师长是黎广博，你协助他组织指挥好！”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黎广博的名字。

奠边府是越南西北山区中的一块小平原，长约18公里，宽约7—8公里，四面环山，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法国远征军司令纳瓦尔说奠边府是连接越西北和上寮的“战略十字口”，是上寮的屏障，也是建成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重要军事基地的理想之处。

法国侵略军在奠边府聚集了17个步兵营、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1个坦克连和拥有200多辆汽车的辎重部队，拥有12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总数达16200人，堪称法国远征军驻印度支那的最精锐的部队。

奠边府四周用混凝土构筑了49个据点，各据点周围有百米宽的铁丝网。这些据点分为北区、中心区、南区，三区火力交叉，互相掩护。全部防御系统都有地下工事和交通壕连接。据点中心有芒清的常备机场和洪沽的后备机场。整个奠边府的兵力集中，装备精良，防御坚固。纳瓦尔曾洋洋得意地说：这是任何力量都攻不破的坚强堡垒！

徐成功到316师，与黎广博一见如故。

1953年12月，316师与304师、308师、312师等几支主力部队向奠边府合围。徐成功和黎广博师长一起行军，一起吃饭睡觉，一起研究部队作战方案，情同手足，谁也离不开谁。

部队逐步缩小包围圈，316师赶到奠边府东北侧。法军发现被包围，恐慌不安，每天从河内、海防出动几十架次战斗机轰炸扫射越军阵地。运输机从部队头顶飞过，为法国守军运送、空投弹药、食粮。徐成功和黎广博根据上级命令，组织部队火器配合高炮部队对空射击，限制法军空中活动。在中国装备、训练的越军4个37毫米高炮营、配有中国顾问回国，这时也赶到奠边府参战。这样，很快就构成空中火网，打破了法军空中优势。

法军孤立无援。越军于3月13日发起第一阶段战斗，攻占了北区据点群。3月30日，发起战役的第二阶段。

战前，徐成功和黎广博到各个团将师的作战方案变成他们的实施行动，一个团一个团的召集营、连干部布置作战任务，明确攻打目标和作战方法，提出具体要求。

战斗打响后，316师向奠边府中心区东侧据点发起猛攻。徐成功和黎广博指挥部队很快就占领了芒清机场，切断了中心区与南区的联系，中心区孤立无援，并在越军炮火控制之

下。

最后只剩下奠边府的中心了。从中国源源运来了大批弹药。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的越军75无后座力炮营和火箭炮营也相继赶到。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国顾问团:“为了全歼守敌,取得战役的全部胜利,应很好组织发扬炮火,不要吝惜炮弹的消耗。我们将供给、运送足够的炮弹。”

火箭炮营跟随316师向奠边府中心区发起总攻的准备。徐成功和黎广博在战壕里又组织师团指挥员明确作战方案,要求部队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奠边府。

5月1日深夜,奠边府战役总攻开始。各种炮火猛烈地向法军轰击,308师、316师部队在炮火掩护下,所向披靡,火箭炮的炮火像无数条巨龙,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着落在敌据点群中爆炸,一批批据点夷为平地。

在进攻中,在州温乡316师一度与敌据点对峙。徐成功和黎广博亲临前沿,组织部队向敌高地发起进攻,打了整整一天,终于清除了敌据点群,又指挥部队冲过了芒清附近的约姆河,直插敌心脏。

5月7日下午5时半,他们看到奠边府法军最高指挥官德卡斯特里少将及其参谋官员从地下指挥所里乖乖地爬上来,个个面如土色,这位不可一世的少将先生,鼻梁上冒着虚汗,一面白旗在他的头顶上晃摇。

经过55天的激战,奠边府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其中生俘法军10903人。在这55天的枪林弹雨中,徐成功与黎广博建立了生死之交,这种血与火浇灌的深厚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亲。

徐成功就要回国了。他与黎广博依依惜别，难分难舍。回国后再次入朝。

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内，蓬茂的梧桐树遮挡住炎热的太阳，一片荫凉。徐成功从朝鲜回国后，走上了军级领导岗位，之后来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深造。他感到莫大的喜悦。这所由刘伯承元帅创办的学院，培养出一批批我军高级指挥人才。他在梧桐树荫下走着，40刚出头的年纪，身板笔挺，高大的身材，一派军人气质。他想半辈子南征北战，该好好静下心来学习、研究点战略思想了。

徐成功听说学院要收一个班的越南学员，他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黎广博师长的颜容笑貌。黎广博个子虽不算高，但军人素质很好，指挥果敢，足智多谋，两只眼睛不管在任何困难的境况下，总是闪耀着决胜的光芒。分别已五年之久。那次惜别，真难以忘怀，在黎广博那闪耀着光芒的眼神中，徐成功第一次看到他情感丰富的泪花突眶而出。

在长长的下车队伍、人群中，徐成功的目光一下就认出了黎广博，两位将军激动得一时语塞，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同进一个食堂，同听教员讲课，同上操场演练，同桌研究战略战术。校院内到处呈现出一派"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热烈气氛。

中国学员有不少曾是援越抗法时期的军事顾问。国庆节那天，校方专门组织这些原来的顾问同越南班学员玩了一整天，参加集会，游览名胜，同台演唱，一派亲密无间的气氛。

在太原中国援越高炮62支队部送走杨得志后，徐家兄弟

坐下来畅谈一阵。

徐克林问徐成功："哎，你那位越南兄弟见面了吗？"

"现在见面真不容易啊！"徐成功颇有感触，"打奠边府时，我和他在一间小屋里滚，无话不谈，说说笑笑，有时互相打骂几句取笑。每要打仗，我俩又认真严肃起来，一是一，二是二。这次我到越南后，一直设法与他联系，渴望早日见面。自从南京一别，又是7年之久了。象咱俩一样，能不想念吗！现在总算联系上了，但见面真难。他现是越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工作忙。更主要的是我们都要经过上级批准，我们的见面竟成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一种交往，成为外事活动，是代表国家、军队的某种身份，这可像枷锁一样扣住了我们。战争年代随和相处，胜利了，反而相见倍难了！"

徐成功接着神秘地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见了一次面。"然后对弟弟讲叙了会面的经过。

春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也是越南人民的喜庆之日。每到这个时候，越南党政军领导总要派代表来中国援越部队慰问，派文工团来巡回演出。

1967年2月10日，范文同总理带领几十位党政军领导同志亲临五支队拜年。

五支队队部位于11号路南端保胜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听说范文同总理亲临支队，徐成功和政委彭松韬都高兴，在竹盖的草棚里支起竹编的桌子，放上糖、水果，茶，室外贴上几张大红标语。营区打扫得干干净净，井然有序。不知那位机关干部，提前放响了鞭炮，骤然给山沟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支队领导和机关干部穿上整洁的服装，列队迎候佳宾的到来。

十几辆小车在营区门口相继停下，徐成功和彭松韬陪同范文同，支队的其他几位领导陪同后面车辆上下来的贵宾。几十位越南同志向支队部接待室走去。路上一位越南同志匆匆走向前去，他在背后凝视了一会，叫了声："徐顾问！"

徐成功听到背后有人叫，回头看，一位熟悉的身影迎上前来，定神看时，一股喜悦之情涌上心头："黎师长！"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对，该叫黎主任！"

黎广博望着徐成功，喜形于色："没变，一点没变！"

黎广博还是原来那么干练。徐成功拉着黎广博的手："走，到前面去！"

在接待室里坐定，徐成功向黎广博使了个眼色，黎广博明白他的意思，微微点个头。徐成功就忙于与范文同交谈，向范总理和越南同志汇报五支队指战员执行修路任务的情况。他时不时地瞟一眼黎广博，——他在专注地听徐成功介绍——两眼仍然闪耀着攻打奠边府时那种决胜的光芒，那时年轻，血气方刚，如今看来，老成多了，岁月的流逝，从他的面容上显示出来，但时代风云把他这身筋骨磨砺得像钢一般坚实了。

徐成功坐在范文同边。他和彭松韬的眼光，包括其他支队领导的目光，都聚集在范文同身上。徐成功与他人不同，他感到有种愧意，刚才听黎广博说，他是借春节慰问之际，特意挑的这个方向，跟上范总理，为的是能与我见上一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可他远道而来，我却不能与他追忆往事、畅叙衷肠……

时间很快就过去个把小时，范文同总理起身话别，人们又将他们送上车。徐成功怎么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情，匆匆跑上

前去，紧紧握住黎广博的手，分别7年了，整整7年了，有千言万语要倾吐，可刚刚见面又要分别，相见时难别也难，我该说什么呢？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此时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紧握黎广博的手，两行热泪倏然滚落……

1968年10月，徐成功率部班师回国，出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在沈阳时，黎广博和黄文欢等人到中国鞍山温泉休养，徐成功得知，专程看望。黎广博回国前，找徐成功话别，可惜不巧，适逢徐成功出差在外。

1972年，徐成功调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80年任军区副司令。徐成功时常想念黎广博，可是很久没有他的音讯。

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几百门火箭炮喷吐着巨龙飞向越军阵地。这时的火箭炮已经不是打奠边府时只有六管的火箭炮了，24管的火箭炮以强大的火力摧毁了越军前沿阵地。当我方炮齐鸣的时刻，徐成功又一次想到黎广博，他在心中默默挂念："广博兄弟，你在哪里？"

中越自卫反击战从1979年打到1988年，徐成功作为重要指挥员之一，成功地组织了成都军区部队一批批向中越边境开进……

第十七章

越南北方防空火网密布。威斯特摩兰对中国高炮火力感到惊讶。美机连续轰炸后，太原钢铁厂依然铁水奔流

“进了考法山，衣服别想干；上了考法嘴，爬山要用四条腿。”这是当地群众对考法山的真实描述。

修路指挥部副政委刘月生和参谋长崔萍再度到考法山蹲点时，吉普车已经能沿着刚刚初通的11号路，象头老牛犁地般的呼哧呼哧地爬到考法山口。

路变了，气候没变。“晴夏雨秋，昼暑夜寒。”当他俩上到山顶时，不约都感到寒气逼人，披上了大衣。

考法山的修路工程困难重重，他俩打算在这里蹲一段时间，解决部队施工中的实际问题。

晚上，住在山上一个连队的草棚里，说是草棚，真是草棚，四面透风。驻在山上的部队，有这样的草棚，已经算是一等的优惠了。夜里，刘月生和崔萍躺在四根树桩撑起的竹板上，咯吱咯吱的响。警卫员只能躺在用几把草垫就的地铺上。吉普车目标大，为防美机轰炸，两辆车和两位司机就到离这草棚几百米远的一个窝棚里过夜。

深夜，在朦胧中，他们听到飞机的轰鸣声，飞机似乎飞得特别低，好象整个草棚都在颤动，几乎要被掀翻卷走似的。刘月生、崔萍和两位警卫员都被惊醒，他们预感到越南的大好河山又要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刚刚修好的公路又要遭受美机的破坏。大家气愤得很，不知谁憋不住的先骂了声："妈的，这帮飞贼！"

果然，第二天，他们就接到报告，五支队刚修好的几座公路桥梁遭到敌机轰炸。

美机对修路部队的轰炸逐步升级。1965 年底前，美机重点袭击连接我国的两条铁路和公路的桥梁。在修路部队开进时，敌机重点袭击永绥渡口、桥梁和郎馆桥，企图切断江河至宣光的交通要道，阻止我大部队开进和大量援越物资的运送。

1966 年 3 月，美国和谈阴谋破产，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加强了对几条路线上的施工部队的侦察和攻击。一次，美机对 3 号路正在抢修的 302 团一个连队突然袭击，造成 30 余人伤亡，对 12 号路上的 315 团的一个连队空袭，伤亡 40 余人。3 号路、6 号路、12 号路莫边府至西庄段，成为美机轰炸的重点，严重威协修路部队的人身安全和施工作业。

针对这种情况，崔萍就组织部队认真贯彻"疏散、隐蔽、伪装"的防护原则，在便于生活、便于施工的前提下，驻地、车辆、

器材适当分散，插上树枝，披上草网，做到驻地上面不露房盖，路上行人不见墙壁，做饭“不冒烟”，点灯“不见亮”，晒物“不见物”。在驻地、工地，依据地形地貌，构筑防空工事，有的工事防护强度很大，即使敌人火箭命中，工事内的人员、器材也不会受损。

配属修路指挥部6个营的高炮部队重点保护桥梁和主要地段的施工作业，其余数千里作业线上的工程部队全靠本身的能力来对付美机的轰炸扫射。原来仅有的20个高射机枪连已远远不适应作战需要。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修路指挥部提出，将部分重机连改换高射机枪连，各营成立高机连，这样，加上原有的高机连，就一共有了73个高机连，658挺高射机枪，提高了点多线长的部队防空作战能力。

在编制、装备上落实后，崔萍觉得重点是训练，他要求高机兵就位快，捕捉远，瞄得准，跟得稳，打得狠，争取第一两个点射命中目标。

1966年7月31日下午，稀稀的云彩在晴空中飘荡，火球似的太阳悬挂在西天，144团的指战员挥舞镐锹，紧张地作业在7号公路线上。团高机连的指战员和对空观察哨，警惕地遥望天空。

“爆音！”观察哨突然发出战斗警报，指挥员紧接下达“就定位——”的命令。当即，全连机枪手紧急进入一等状态。几乎在同时，一架“RF—101”敌机从阵地东南侧方向低空一掠而过。因距离较远，没有开火。

高机连的指战员分析过这种美机的活动规律，它们在过航时，一般往返约20——30分钟，返航时都在阵地东北方向800——1000米的大山顶处出现。以往几次截击未能奏效，主

要是因为阵地距大山较近，不能在远方发现敌机。所以要想命中目标只有提前准备，及时开火。

连长命令所有的枪口对准预计美机出现的东北方向，像军队埋伏在大山间，等待敌人进入包围圈一样。指导员随即号召大家："今天是7月31日，明天是建军节，揍下'101'，向八一献礼！"

话音刚落，远方传来"嗖嗖"的风声，指挥员果断地判断这是敌机进入前的征兆，下达命令："实弹！"咔嚓一声，子弹全部上膛。

果然，这架美机在预定的大山顶方向露头，高度仅300米，距离1000米。全连的机枪口直瞪瞪地瞄准了这家伙。"放！"所有枪口几乎同时哒哒哒地射出了第一个点射。仅用了几秒钟，这架美机拖着浓烟，喷着熊熊火舌，从阵地上空滑过，瞬间，飞行员跳伞，飞机"轰"的一声坠落在阵地西南方，飞行员距飞机残骸约150米处着陆，被我俘虏。

315团是修路指挥部所属部队最晚入越的一个团。1966年10月6至8日三天，美机先后出30批104架次，对这团的整个施工地段和部队驻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这团的5个高机连和各连的重机枪、步枪，都先后投入战斗，击落美机6架，击伤3架。在7日的战斗中，一营高机连三班阵地旁，美机连续投下了炸弹，机枪阵地烟尘滚滚，火焰四起，三班战士临危不惧，英勇奋战，仇恨的怒火集中在枪膛上。在激战中，一颗炸弹正巧落在三班阵地上，在炸弹炸起的烟雾中，人们还看见他们发射出一串曳光弹，穿过烟云直射敌机。战后，人们从三百米外找到了被炸弯的枪膛里还剩有一颗未射出的子弹，弹链上还有一颗。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周锁宝、韦振宗、徐展新

就这样牺牲了，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配属修路部队防空作战的大都是独立高炮营，高炮主力部队重点部署在西、北两条铁路线上。

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说："点多线长，兵力有限，这是护交作战的特点，援越作战与抗美援朝都一样。对于高射炮兵来说，反轰炸也好，反侦察也好，通常总是存在着任务与兵力之间的矛盾。护交作战，一种办法是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兵力；另一种办法是固守重点，不及其余，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的主张是：集中主要兵力重点掩护和部分兵力机动作战相结合。"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首批入越的 61 支队在西线，以安沛为重点，经常以 1.5——2 个团的兵力在这里作战；63 支队在北线，以克夫、宋化、同模为重点，经常以 3——4 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这里。这样，西、北两铁路线担任重点掩护的兵力，占总兵力的 82—87%，击落敌机 65 架，占击落敌机总数的 77%。

重点掩护的目标通常是全线的枢纽和要害，也就是敌人攻击、破坏的重点。但在北线，美军曾抛开西头炸中间，不炸大桥炸小桥，原来不是重点的宋化桥就成为重点。63 支队作了新的兵力部署，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克夫到太原的新建铁路竣工后，美机轰炸重点又移到刘金、太原等地。

1967 年 3 月 10 日、11 日，美机对太原钢铁基地的轰炸，是它轰炸规模的又一升级。

太原是越南太北省省会，座落在求江右岸，位于河内正北

方70余公里处。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抗法战争时期，被夷为平地，一派荒凉。60年代初，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这里开始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64年，第一号高炉系统正式投入生产，越南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生产出了钢铁。太原附近有丰富的铁、煤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河内至太原、克夫至太原的铁路线迂回贯通，3号公路又从太原经过直达河内，这里交通便利，为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除钢铁工业外，太原还建有火力发电厂、机械厂、焦炭厂、耐火砖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1965年5月1日《解放军报》刊登了西虹的访问记《铁水像红河一样奔流》文章说：

> 我在访问越南的日子，曾经参加了太原钢铁联合企业公司第二号高炉的出铁典礼。那天正是9月23日——越南南部抗战纪念日。在阴云沉沉而又闷热的建筑场地上，一片钢铁机械的轰鸣。漆黑油亮的二号高炉喷着气，在欢呼的声浪中剪彩出铁，流出了第一炉铁水。滚滚的铁流从通红的炉口喷射出来，象红河一样奔腾着，爆响的铁花高一簇，低一簇，像火红的凤凰花一样飞舞。高炉旁边，那条悬挂在粗大管道中间的红色标语上，闪动着越南北方第一代钢铁工人英雄的豪言："太钢高炉青年，憎恨美帝国主义对北方的挑衅和进攻，决心紧紧地拿着手中的锤子、钳子、刀枪，随时准备战斗！"高炉周围，满眼都是刚从地面竖起的厂房和森林般的水泥柱，铁管、砂堆等建筑材料，像一座座小山似的在场地上堆积着。来这里访问的人，都会惊喜地看到，一座初具规模的钢铁城市在越北自治

区环山的盆地诞生了，革命故乡的天际，已经闪映着铁流和钢水的红光。

站在钢铁公司办公大楼楼顶平台上，放眼一望，北面那一带绵亘的峰峦，真不知蕴藏着多少铁矿，越南著名的槟榔寨铁矿就从那里建设起来。帝国主义者欺侮越南没钢铁的时代就要过去，越南人民将要用自己的钢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北方。多生产一吨钢铁，就意味着他们为南方同胞增强了一份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力量。1962 年 12 月 24 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曾来这里参观访问，临走前，他们还在这座办公大楼的前面，种了两棵幼小的椰子树，表示南方同胞对北方的怀念。他们走后，工友们就在小椰树下立起了一个红木牌，上写：毋忘骨肉南方。意思是为了解放南方，他们要努力建设北方。两年过去了，两棵小椰树已经长得比人高，一只只绿羽似的嫩叶在微风中拂动着，快要结果了。这里的变化也很大，一年前，就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三周年纪念日——12 月 20 日，一号高炉建成，正式投入生产，仅仅过了一年，二号高炉以更快的速度竖起来，出铁了。这对站在祖国最前线、正在英勇打击着美帝国主义的南方人民，是多么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啊……

太原钢铁厂像璀璨的鲜花，开放在越南北方的土地上。

中国高炮 62 支队率 4 个团又 5 个独立营于 1966 年底入越，担负保卫越南这最大的重工业城市的防空作战任务.

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先后多次对钢铁厂和发电厂的外围目标进行了轰炸。62支队大显身手，于1月29日，2月3日、4日的初战中击落敌机5架，伤3架。

初战后，支队长袁守范和政委张克里立即召集参谋分析了敌情。美国一方面可能使用更多的兵力轰炸外围的陈国平桥、架白桥和刘舍车站，造成恐怖状态，切断太原与外界的交通运输；另一方面随着战争升级，极可能直接轰炸钢铁厂、电厂等重要目标。他们大胆集中兵力，将掩护选矿厂的部队，除留三个高机连外，全部向钢厂、电厂靠近。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分析，钢铁厂比电厂更为重要，在兵力部署上突出钢铁厂，又加强电厂的火力，并兼顾周围目标。在具体配制上，采取"三靠近"，把主要兵力靠近敌机主攻方向，靠近敌机俯冲航路，靠近被掩护目标。

3月10日下午，敌机出动11批58架，向太原钢铁厂、电厂发起猛烈攻击。62支队给其迎头痛击，一举击落敌机8架，其中4架空中开花，伤3架，俘3名飞行员。我军仅轻伤4人。

美军不甘心10日的惨败，还在策划着变幻狡诈的手法伺机反扑。太原钢铁厂奔流出火红的铁水，是对他们极大的威胁，好象是沸腾的钢水从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的脑门上流过一样。

威斯特摩兰在西贡陈贵治街60号的官邸里，坐卧不宁，他又瞧见玻璃板下妻子基齐和孩子们美丽的笑脸，但心绪已与两年前迥然不同。那时，在柔和的灯光下，张张笑脸仿佛是向他扑面而来，婚恋时的美好回忆像电影般的一幕幕在脑海

中浮现，一声声娇美的呼唤不时在耳边响起，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欢快言语和举动，象电声乐队的和弦扣击着心扉，激越起他轻松愉快的美好情绪。虽然当时他也从战场不断传来美军失利的消息，但那些失败的消息无妨大局。从大局上看，美国仍不断增兵，海军陆战队不断充实，金兰湾一万多工兵正在构筑机场、舰艇基地，各种设施日臻完善，并开始使用。这一切综合起来，反使他情绪像阴雨连绵后的气温一样有所回升，见到玻璃板下基齐和孩子的照片时，温情脉脉的感受时时冲击着他的心房。但是，这一切都如过眼烟云，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战况与当初已大相经违。威斯特摩兰看着家人的照片，一股惨淡的忧伤渐渐地漫向心头，这种忧伤仿佛要把他淹没似的。每当夜深人静时，这种忧伤情绪更觉明显，像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茫茫大地上他这个渺小的生灵。威斯特摩兰坐在办公桌边，这张沉重的办公桌就像一块越南的山岩，就像越南北方中国军队修筑公路炸出的岩石，马上要压将过来一样。桌面上柔和的灯光，丝毫没有减轻这种压抑感，反增添他的惆怅。10日下午轰炸太原钢铁基地失利，想不到地面火网如此猛烈稠密，他知道这是中国高炮部队所为。但美方始终没敢公开宣称中国军队入越，西贡政权不断叫嚷中国军队入越，无非是希望美国再增兵，再添装备，以此抗衡北方共产党的联合力量。美国有美国的用意，我不宣布中国参战，但我空中力量专找中国军队轰炸，炸穿篮工作服的中国铁道部队，炸构筑沿海工事和红河三角洲防御工事的中国工程部队，炸北部湾和在越南近海航运援越物资的中国船只，炸护航的中国海军部队，炸修筑连接越北和中国的几条公路的中国工程部队，炸掩护交通的中国高炮部队。美国也担心世界舆论和外交上产生的麻烦，这

类麻烦，有时像陷井，落入就不能自拔。聪明的中国人，也考虑到这点，所有出国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空军、海军，统称"中国后勤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编制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本书中提到的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 当时就称为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倘若有人要抓话柄，我曰：中国后勤保障部队。可想而知，这是一种计谋和策略，像美国人对中国出兵越南从不吭气一样。

也真怪，这个星球上的泱泱大国们，对此各怀"鬼"胎，都心照不宣。

威斯特摩兰对于10日的中国高炮部队的火力感到惊讶，他意想不到损失这么惨重。他不想就此罢休，于是打电话召集一班参谋人员，重新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

10日晚，62支队支队长袁守范、政委张克里和其他几位支队领导蹲在指挥所隐蔽部里，在暗淡的灯光下，研究对付美机的策略。他们分析判断：美机破坏太原钢铁厂的企图未成，定要再度大规模袭击。

袁守范即令在刘舍车站的高炮605团二营调到敌机主要俯冲航线的钢厂东南地区；在二和机场的620团一营调到发电厂以西地区，加强这两处的火力。

部队连夜动员，着眼于打大仗、打恶仗，迎击敌机再度轰炸。

11日下午，天气晴朗，一层薄薄的云彩铺散在蓝天上。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虽然受了敌机昨日的轰炸，但工人们照样上班作业。钢铁厂的工人正在清理炸弹炸毁的几座房屋的瓦

砾。两座高炉依然冒着青烟。炼钢工人们以火热的激情加倍努力生产。

中国高炮部队严阵以待，一排排炮口直指蓝天，集中的高炮群已组成了严密的火网，尤其是钢铁厂上空，美机一旦闯入，定叫它有来无回。

下午 3 点 40 分，前哨雷达观察点报告，美机多批向我防区临近。刚过 2 分钟，就有一批 4 架敌机从太原高炮部队火网边缘环飞。支队长袁有范判断这是敌人的佯动机群，要求部队跟踪监视，这 4 架飞机环绕一圈后，分为两组，爬高后草草俯冲攻击了附近的苏军导弹阵地后逃窜。

所有的雷达天线在转动，萤光屏上闪着绿色的敌机亮点，一个个准确的数字，连续报向支队指挥部。

突然，萤光屏上亮点消失，就象电视中不见图象一样，只有沙沙的噪音。几乎在同一时刻，全支队雷达失灵，远方情报嘎然中断。

雷达失灵，等于失去了高炮部队的眼睛。袁有范立即断明狡猾的敌人施放了大量的反雷达干扰。在这关键时刻，他果断命令：启用观察哨，跟踪目标。

就在雷达失灵的几分钟内，6 批敌机向 62 支队高炮阵地和钢铁基地轮番俯冲攻击。高炮部队猛烈开火。敌机向高炮阵地发射了导弹。顿时，太原大地上，炸弹的爆炸声和空中敌机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浓烟翻滚，火光四起，全城迷漫在硝烟之中。

敌机一次次地向钢厂俯冲，猛烈密集的火网中，一架架美机拖着乌黑的浓烟，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

时搁几分钟，又有 4 批美军轰炸机接踵而至，炸弹像雨点

般地落在我高炮阵地上，有的连队一个班的掩体里，就落下两颗钢珠弹。一批批战士倒下了，当他们苏醒过来，又爬上炮位，操作炮盘，向美机发射出复仇的火焰。有位战士负伤80多处，醒来又冲上炮位，使尽全力，独自发射出两发炮弹后牺牲在炮位上。

英雄的高炮指战员前赴后继，浴血奋战。那天，修路指挥部参谋长崔萍，正在3号路上检查五支队的修路质量，他听到美机的怪叫声，听到接连不断像放鞭炮的火炮声，就爬上一个离太原不远的小山头。他静静地观察着这场激烈的太原保卫战。他说："那天，一群群美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向下俯冲。有的飞机机尾朝天，竖着往下冲。一架架飞机银光闪闪的，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高射炮弹密密麻麻，远远看去差不多象花生豆那样大，美国飞机就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花生豆中俯冲、爬高，撞上一两粒，飞不了多远，就冒着长长的一溜浓烟栽下来，有的没栽到地面在空中就开了花，有的飞一阵，坠入附近的山地里，先是看见一阵火光，随着一缕浓烟，传来了爆炸声。这边半空中的降落伞还在飘忽。"

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全支队击落敌机10架、击伤2架，生俘飞行员7员。我高炮部队阵亡13人，伤31人。

3月10日、11日，美军出动了33批107架飞机轰炸太原钢铁基地，中国高炮62支队，在两天的战斗中，共击落敌机18架，击伤5架，俘飞行员10名，太原钢铁基地主要设施安然无恙。

自1965年8月1日至1968年3月，前后分5批入越轮战的中国高炮部队，连同配属援越工程支队的高炮部队，共有

16个支队，辖63个团及部分独立营、高机连和勤务分队，总计15万余人。

1968年3月31日，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第十八章

中国司机和越南少年。人们多么希望他在这一瞬间，屹立在人们面前，屹立在母亲身旁！待到来年抽穗杨花时

从碧波万倾的下龙湾畔到群山环抱的奠边府盆地，从广阔无垠的红河三角洲到逶逦连绵的越北山区，中国几十万援越部队，与美机作战，与困难斗争，构筑了坚固的沿海防御阵地和保卫河内的外围工程，修建了条条彩练般的宽阔公路，保障了两条铁路线和几条公路干线的畅通，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向越南、运向胡志明小道。美伪军不得不放弃从北越登陆占领河内的狂妄计划。这一切，像一曲辉煌雄壮的乐章，谱写中越人民团结战斗的壮丽凯歌。

在激越雄浑的乐章中，有这样几个小小的音符。这几个音符，像清清的水珠，反映着中国军队和越南人民深厚情谊的光

辉。

滔滔的泸江奔流直下，在这里注入宽阔的红河。横跨泸江的河友线越池大桥。被美机炸毁，但大桥东头，国际主义战士陈国平纪念碑仍巍然矗立，这纪念碑是中越两国人民用血与火凝结而成的，是中越两国人民战斗情谊的象征。

中国援越部队铁道兵二团十三连的指战员，每次来到纪念碑前，瞻仰先烈的丰碑，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谱写中越友谊的新篇章。

抢修越池大桥迫在眉睫，上级调来七连和兄弟连队的机械排、测量班。

泸江岸旁，车辆行人络绎不绝，一派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严阵以待的高炮集群，告诉着人们：这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美军的眼中钉。

这是援越抗美的又一重要阵地。这个阵地上跳动着几百颗中国战士火红的心，这颗颗火红的心连结着3100万越南兄弟，连结着他们壮丽的抗美救国的伟大事业。

这一天，1966年11月1日下午三时许。几百名指战员正在紧张的作业。13连的同志在栈桥的河滩上作架设钢梁的准备。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仿佛将晴空撕成碎片。几百号人分散在四个点上作业，河滩、水面都是暴露目标，部队来不及躲到远处的隐蔽地域，敌机已呼啸临空。

就地卧倒！

成堆成堆的菠萝弹、成排成排的火箭、炸弹，在800多米方圆的施工区域内倾泻下来，倾刻间，弹雨密布，沙石横飞，水柱冲天，烟尘弥漫。

13连战士李水光在一个枕木搭成的洞子里临时躲避。场地周围的房舍燃起大火，香蕉林在炸弹气浪的冲击中猛烈摇动，一片片丰腴的蕉叶从树杆上折断，在烟尘中飘落，有的香蕉树也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

一批敌机刚过，李水光急忙想寻找新的隐蔽地，但敌机的怪叫声又掠过来。数米外的砖砌水池被炸毁，断裂的砖头冲向半空，又噼噼啪啪地砸在枕木上。

正在这时，从一所炸塌的房角处闪出两位五十开外的越南大妈，向李水光这边的洞子跑来。

李水光听到脚步声，马上意识到有人没有地方防空，循声望去。这时美机再次怪叫着俯冲下来，李水光心急如焚："快！大妈！"

他边喊边冲出洞子，扶住两位大妈跳下交通壕，又扶进自己隐蔽的洞子，而自己却站在毫无遮盖的交通壕上，指挥着向这边跑来的几位没地方躲避的越南同胞："快！快！"

两位大妈在洞里，李水光站在洞口，像位忠诚的儿子保卫着自己的母亲。

恰在这时，一颗万恶的菠萝弹落在李水光身边的壕沿，轰然炸响，弹丸像无数颗子弹，射向四方。李水光身负重伤，慢慢地靠在枕木搭起的洞口，用自己英雄的身躯挡住了射向两位越南大妈的弹片和钢珠。

副班长从几米外的掩体里跑过来，呼叫着："李水光！李水光！"

李水光微微地睁开眼睛，看了看两位越南大妈，又看了看副班长，闭上了眼睛。

两位越南大妈扶着李水光，满含热泪，呼唤着："中国同

志！中国同志！”

李水光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两位大妈蹲在李水光身旁，哭得泪人一样：“是他救了我们，是他救了我们！你们一定要把这位同志抢救过来！你们一定要……”

李水光的战友们跑过来了。

越南同胞们跑过来了。

人们从两位母亲的怀抱里接过李水光。人们多么希望在这一瞬间，他能苏醒过来，屹立在人们的眼前，屹立在两位越南母亲的身旁啊！可是，李水光同志却永远地倒下了，他为掩护越南同胞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巍巍青山，铭记着李水光的丰功；滔滔江河，传颂着李水光的英名。李水光崇高的思想，英雄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心里。

1967年秋日的一个上午，天高气爽，晴空万里。越西北连绵的山岭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秀丽。

在崇山峻岭中，一位傣族大妈正沿着新建的12号路急急地走着，汗水顺着她清癯的面颊滚落下来，但她丝毫不觉得累，她撩了撩贴在两鬓的长发，加快了步伐。

这位大妈的家在孟莱县将纳乡。当地流行着一种“大脖子病”。大妈的儿子利，原来是位身强力壮、聪明朴实的小伙子，不久也得了这大脖子，鼓鼓囊囊地挂在颌下，行动不便，很使全家苦恼。

1966年的一天，中国援越部队314团开进这片深山老林修筑公路。利闻讯后，心中萌动着一丝光明，能不能到中国军

队去看看，请他们诊治。

利抱着这种希望，翻山越岭找到了中国部队。中国驻军卫生队的医生们象自己家人般的热情地接待了利，满口答应了利的要求。

从西边刮来的"老挝风"呼叫着卷起雨粒铺天盖地浇在中国医务人员身上，他们捧着药物出现在利家的门口；南那河水涨得高高的，他们就淌水过河。利的母亲看见中国医生不辞辛劳，一次次地来家诊治，真不知说什么感激的话才好。经过近三个月的治疗，利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高兴得欢奔乱跳。他妈看到这幸福的情景，心中升起由衷的感激之情。

利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对中国医生说："现在我身体健康了，我一定要参军上前线，狠狠打击美国强盗，来报答你们！" 1966 年底，利的愿望实现了。他怀着对中国军人的敬意，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加入了人民军的行列。不久，部队就开往南方，奔向抗美救国斗争的最前线。

时间过了不到一年，利在南方英勇杀敌，多次立功，并获得了"歼美勇士"的称号。在他获得这个光荣称号的时刻，更加想念中国同志，更加想念栉风沐雨为他治病的中国医生，他要将自己在部队歼敌的情况尽早告诉中国同志，是他们的辛劳，是他们的情谊，才有我的今天。

利在战斗的间隙，趴在弹药箱上给身在北方的母亲写信，给援越的中国医生写信，并附上了"歼美勇士"的喜报。

今天，这位傣族大妈怀中正揣着利从风烟滚滚的南方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书信和喜报，向中国医生报喜来了。

中国同志高兴地迎接大妈的到来，纷纷向她表示祝贺，祝贺利的成长！祝贺英雄母亲的荣光！

老人温热的手与中国军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67 年 7 月 15 日上午，一号公路上的中国工程部队正在紧张的施工，303 团汽车连司机潘运财驾驶着泥浆车穿梭奔跑，唯恐供不上部队作业的需要。

突然，在他行车的左前方低洼处，冒出 5 位越南少年，奔向公路旁，一个劲地向他招手。

潘运财想：这是运浆车，搭乘不安全，就一面轻轻地按着喇叭，一面向他们摆手示意。

不料，当汽车行至离这几位少年十几米远时，其中两位猛然窜上公路，挽着手臂，拦在路中。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令潘运财大吃一惊。"嘎——"一个急刹车，汽车猛地停在离两位少年有 20 公分的地方。车上的水泥浆哗哗啦啦的冲撞，有的翻过档壁，啪啪地落在公路上。

他急忙跳出驾驶室，欲问两少年的情况，正在这时耳闻天上一阵怪叫，抬头望去，3 架美国飞机已经临空。这时潘运财恍然明白，几位越南少年就是为了中国司机和车辆的安全，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公路拦截汽车的。

潘运财浑身为之一动，多么可爱的越南少年啊！美机尖利的鸣叫声逼使他没有多想，一场轰炸就在眼前，得赶快组织隐蔽。

他不会越语，大声呼喊着中国话："快隐蔽！快！"

可是越南少年不懂中国话，一时还站在公路旁。潘运财急忙挥动手势，叫 3 位稍大一点的孩子向公路前方的低洼处隐蔽，随即他抱起两个小孩跃过公路，冲向另一处。

潘运财刚跑出十几米远，美机已经俯冲下来，他马上将孩

子护在自己身子底下，卧倒在地。

与此同时，只听见“啪啪啪”连续的火箭落地声，紧接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霎时，烟尘四起，弹片横飞。潘运财的头上、背上砸下了大块大块的泥巴。在昏昏沉沉中，他抹去脸上的泥土，仰望天空，敌机正在拔高。不好，它还要再次袭击。他往身下一看，两个孩子好好的。那3个少年也没受伤。他觉得这里离汽车太近，目标太明显，赶紧趁敌机爬高时转移。

他带上5个小孩匆匆地向另外一个较好的隐蔽处冲过去。

他们刚刚进入隐蔽处，敌机又在刺耳的尖厉声中俯冲下来，又是一阵“啪啪啪”，几枚火箭在他们原来的隐蔽处爆炸。

潘运财觉得，这里仍然不是最佳隐蔽地，趁敌机又爬高转弯时，他带领五个孩子向附近的树林冲去。

当敌机第三次从另一方向俯冲下来时，他们已经淹没在树丛之中，敌机向那片山林投掷了炸弹，树林燃起浓浓的火焰。这时，我军的高射炮开火了。当场击落一架，另两架见势不妙，仓惶逃窜。

孩子们的家长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跑来了，越南的民兵、医护人员也急忙地赶来了。当潘运财把五位小朋友从隐蔽的树林中带出来时，他们都惊呆了。小孩的家长跑过去，抱着自己的孩子亲了又亲，扒开衣服摸了又摸。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一点也没有受伤时，感激的泪花夺眶而出。有位老大爷拉着潘运财的手，连声说道：“感恩馑基！感恩馑基！（感谢同志！）毛主席莫南！毛主席莫南！（毛主席万岁！）”

潘运财望着越来越多聚集上来怀着敬慕眼光的越南同胞，心潮起伏，激动地说：“是他们救了我，是英雄的五位越南

少年救了我！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敌机来了的消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潘运财啊！同志们！朋友们！”

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激的眼泪。5位越南少年脱开自己的亲人，走了过来，围着潘运财，拉着潘运财的手，拽着潘运财的衣角。潘运财慢慢地蹲了下来，将自己挂满泪水的脸紧紧地贴在小朋友的脸上。6张染着硝烟弹尘的脸上闪耀着晶莹的眼花。

潘运财将两位越南小朋友抱起，3位少年紧紧地依在他的身旁。人群中闪出一条大道，人们的目光都聚向英雄的中国司机和英雄的越南少年。他们缓缓地向前走来，仿佛是接受人们壮严的检阅。

高平省河广县板诺水库工地，机械隆隆，夯声嘹亮，人来车往，热闹繁忙。

河广县是邻近中国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县，是胡志明早年革命的老根据地。由于日、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房屋破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虽有改善，但基础太薄，变化不大。勤劳勇敢的高平河广人民决心用勤劳的双手，改变山区面貌，他们正在动手修建一座渴望已久的水库，可是中途遇到许多困难：仅有的两部推土机机件损坏难配；堤坝填方量大，坝基是沤烂稀泥；当地身强力壮的青年大都奔赴前线，参加劳动的民工多是妇女，又缺乏施工经验。雨季即将来临，如不在雨季前完成水坝的第一期基础工程，暴雨一冲，工程将前功尽弃。

当地人民和县、省的领导焦急万分。

高平省委领导这时又一次想起在附近修路的中国部队，

他们将心中的焦虑一股脑儿倾诉给中国工兵六团的同志，希望中国部队给予援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是走到哪里，助民劳动就做到哪里。工兵六团的指战员也是一样。他们驻扎在高平，帮助附近越南群众插秧、收割，帮人之所需，急人之所急，深受越南人民的崇敬。如今，高平省的领导亲自出面，主动请求部队支援，这定是燃眉之急！

“上！”

工兵六团立即派出九连和机一连的二部推土机、三部拖拉机、刮运机，像部队出征一样，开赴板诺水库工地。

越南人民欢欣雀跃。冷落的工地，顿时变得一派繁忙。

诺大的工程，充分发挥机械作用是个关键，机一连五部机械的 20 多位机械手象小老虎般地活跃在工地。

机械手面对的主要是两大难题：一是要修一条长 130 米的堤坝，必须清除坝底的烂泥塘；二是要保证工程不窝工，推土机必须冒险爬上 80 米高的山顶取土。

首先是大战烂泥塘。机械分队副营长夏恩海跟班作业，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眼睛都熬红了。他觉得堤基烂泥清除了，其它工作就能铺展开来，于是他总是钉在这个关系全局的位置上。水库工地主任苏光忠见到中国军队这样昼夜兼作连续奋战，无不为之感动，他对夏副营长说：“夏同志，你不能搞垮了身体啊！”

夏恩海对苏光忠的好心劝说表示谢意，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现在工地正是最需要干部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战场，撤下火线！”

那时的人们说话带用毛主席的语录，在最困难最关键的

时刻，人们总是齐声大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口号中，在板报上，在语录牌上，这句惊天动地的话语，比比皆是，这句话语竟成为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在那特定的年代，在人们特定的思维模式中，具有令人难以致信的巨大的力量！

夏恩海和20多名机械手们，和九连的全体指战员们，都是在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柱下艰苦地奋战着。而在艰苦当中，指战员们情绪始终饱满。

高平省委武书记亲自到工地上来看望中国战士，和中国战士一起挥锹铲土。越南老大爷挑着西红柿、大公鸡，老大妈挎着装满水果的小筐子，带着亲手绣的纪念包，来到部队驻地。工地上，这个小伙送来一顶草帽，那个姑娘端来一碗茶水，这个抢走扁担，那个夺取箩筐，这个送来几把扇子，那个送来一块手绢……生动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使中国指战员倍受鼓舞。

经过20多天的紧张作业，部队完成了高平省委交给的任务。省委武书记感激地说："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工程。开始，我们的确没想到有这么多困难，现在，你们帮我们解决了，高平人民感激你们！"

河广县委阮书记走到九连中间："以前，每当稻子抽穗扬花的时候，大伙就怕天旱，天一旱，到手的丰收就成了欠收。水库修好后，我们再也不发愁了，桃岸乡的人民世世代代记着你们的功劳！待到明年稻子扬花的时节，请你们再来看看，让我们一道来分享丰收的喜悦。"

听着他们的话语，无限美好的前景仿佛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水库里，清水泱泱鱼龙游荡；水库两旁，绿树成荫，花果

成行；水库外，稻浪翻滚，千里飘香……

7号公路建成了，驻在新香乡的中国军队某团五连要转场了。这消息象一阵风吹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吹动了男女老少的心。

这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人们就早早的起来。驻地群众个个穿上节日的盛装，来到营区，热情欢送，难分难舍。老人们拉着战士的手，叙说与部队建立的深厚友谊，表达着内心的真挚感情，妇女们拽住战士们的挎包，往里塞煮熟了的鸡蛋，姑娘们有的还往年轻军人的挎包里塞荷包、手绢，上面书写着自己的名字，小孩子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寻找自己认识的中国叔叔……

其实，五连到这里才住了半年的时间，在修筑7号路段的间隙，与驻地人民朝夕相处，当地群众得了病，卫生员主动去医治；小朋友们的头发长了，会理发的战士就为他们理发；老人们挑着担子下山，战士们就争先去抢过来，一直送到他家门口；乡间的小路坎坷崎岖，连队利用假日修整；沿路的小桥太窄，他们般来石板整修加宽；农业社的引水管坏了，战士们立即帮助修补；灌溉渠道淤泥深了，连队就派人清理；抢种的季节里，连队组织人员带到田头，帮助农业社播种插秧……桩桩平凡的小事，给新香乡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位老大爷逢人便说："中国军队多好！他们修路这么忙，这么累，还为我们干这么多事。我活了60多年，还从没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啊！"

五连生活在新香乡，就像生活在中国的家乡一样。新香乡的人民关心中国军队也如一家人一般；香焦熟了，首先送给战

士们，见到部队总吃干菜，他们就把自己生产的青菜挑到连队。连队不收，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解释，他们就同连队干部辩论："毛伯伯的政策，我们拥护，他老人家处处想着老百姓的利益。可是，菜是我们自愿送的，又不是你们自己拿的，这那算违反纪律?!"部队只好收下，同时回赠一些当地群众缺少的东西。后来当地群众为躲避回赠，再送菜时，就"突然袭击"，偷偷把菜挑进伙房，倒下就走，待部队发现打招呼时，他们已经走出好远了。战士们受了伤，当地人民闻讯后，总会立即赶到现场。一次，一位老大娘看到有位战士负伤后血流不止心痛地哭了。有人劝她，她说："他受伤就同我的儿子受伤一样，我怎能忍心啊!"她回到家，从罐子里掏出积存的鸡蛋，送到连里，定要部队带到医院去……

五连要走了，连队的干部战士也舍不得新香乡的人民。五连真的要走了，新香乡许多群众坐立不宁。有的数次找到连部，热泪滚滚，恳求部队留下来。连队再三向他们解释，部队要去另一个地方继续为越南人民修公路。一位越南人民军军属老大娘，让人扶着来到连部，找到连长指导员，泪汪汪的说："中国同志好啊！好啊！我亲眼看见了，你们修路、打飞机，我们才安宁喽！你们把我这老婆子当亲人，我也把你们看成亲骨肉。你们别走了，把家搬到这里来住吧！我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太阳从山梁背后爬上来了，红彤彤的，给新香乡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染上一层火红的色彩。五连的同志真的走了，人群中泣哭声连成一片。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送了一程又一程。五连的队伍走得好远好远了，新香乡的人们还在挥手眺望。

第十九章

黎笋和勃列日涅夫热烈拥抱："苏联是我的第二故乡！"苏技术人员窥测我阵地，中国士兵向苏联人鸣枪警告

1950年春，毛泽东、胡志明在莫斯科访问时，一起拜见了斯大林。在交谈中，斯大林对越南的局势不大满意，用近乎批评的口吻对胡志明说："你们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要象中国那样搞土改，你们那里主要是农民，不土改，怎么养战争？！"胡志明真诚地点点头："回去，我们就着手在解放区先搞。"

转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越南战争，越南革命，苏联是可以支援的，但具体的切实的，还靠中国来管。"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又对毛泽东发话了。

对这位“家长”怎么看？毛泽东胸有成竹。他的话该怎样去执行，毛泽东自会掂量。一年前，中国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百万大军就要过长江的时候，就是这位“家长”要他别打过长江去。毛泽东思量：斯大林是怕美国出兵帮蒋介石，怕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是不打过长江去，中国不是又要搞成南北朝了吗？他没听那一套，一声命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一举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岛上去了。

蒋介石窥视时机，想反攻大陆，美国第七舰队在太平洋西岸、在台湾海峡游弋。朝鲜三千里江山局势紧张，一场内战即将爆发，美国在后面支持李承晚，大批军队在日本冲绳集结，伺机进攻北朝鲜。战火很可能烧到鸭绿江边。那时，就有可能南北夹攻，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毛泽东想到了这一步。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从友好邻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从刚刚解放了的新中国的利益，从与胡志明个人的交情……他从方方面面都想了。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同意了越南党和政府的邀请，派出了陈赓，派出了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组，派出了以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革命行将胜利，又派出了 20 多人组成的以王力任团长的接管顾问团，协助越南新政权的财经接管，文教接管和社会接管……

众所周知，在赫鲁晓夫执政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在中国的全部专家，大批新建工程半途停下。中苏论战喋喋不休，连连升级。中国骂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最危险的敌人。1969 年苏军越过中苏边境，在乌苏里江，在新疆西部，向中国边防军民开火，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中国称苏

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上头号敌人。"毛泽东宣称要同它斗争一万年。罗马尼亚朋友来访，说"一万年太久"，九大党章上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说，那就减去一千年。

赫鲁晓夫上任后，先是答应支援越南南方9千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缴获的德国枪支，后又答应给越南南方游击队一批鞋子。游击队缺鞋，苏联送来的是一批大头皮鞋。在越南南方的丛林中，游击队员每天都要跋山涉水，泥里雨里摸趴滚打，大头鞋没蹬两天，就被游击队扔掉了。因为穿上它又重又笨，还不如赤着脚。这次，胡志明没说把它送到博物馆去，他将这事转告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听到这消息，马上告诉解放军总后勤部：立即设法给越南南方游击队发运一批解放鞋。

勃列日涅夫上台，热心搞"亚洲共同安全体系"。1965年，柯西金访问河内后，苏联开始支援大米，派去了几个营的导弹部队。

1966年春天，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与勃列日涅夫亲切握手，热烈拥抱。在访问中，他是感激还是奉承，人们搞不清，但人们实实在在听他对勃列日涅夫笑迷迷的说："苏联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将终身难忘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对我国的帮助和支援！"

"苏联是我的第二故乡！"当黎笋的这句话传到中国决策者耳边时，大家震惊了。

那时，中国援越部队二支队在越东北沿海岛屿构筑的防御工程即将完成。越方曾提出请二支队继续留在越南，担负红河三角洲的工程建设。中方表示：二支队国内另有任务，按中越两国政府协议完成任务后，立即回国。

这下，越方震惊了！

中国还是很快派出七支队，浩浩荡荡地开赴红河三角洲地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王辉回忆道：

“我们二支队最先出国，受到越方的热烈欢迎。指挥部政委李良汉，指挥部副主任朱玉山、李奎三中途调回国，临行时，他们三人应邀到河内，受到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的亲切接见，受到了越方的隆重接待。1966年10月，二支队完成任务，我代表中方到河内参加工程移交签字仪式时，我感觉到了气氛不象李良汉政委叙说的那么亲切热烈。我那时对中越关系好象预感到了什么，但我的这种感觉在那种景况下，怎么能表达出来呢！”

就在1966这年，中国运送援越物资的红旗号船到达海防港口等候入港，后面苏联船队到达。越方让苏联船只先入港，中国红旗号船继续等候。就在中国船只继续等候之时，美国飞机临空轰炸扫射，中国红旗号船遭受严重破坏。事情过去好久，越方不予理会，黎笋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向他严正地提出这事：起码的是谁先到港，就让谁先入港，“这不合理嘛！你们该说句话嘛！”

黎笋面对周恩来的叙说，显出惊讶的神情：“喔，这事我不知道呀！”

黎笋不可能不知道。在外交场合，故装不知道，说明这事已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了，也是绝妙的遁道之法。

周恩来又说苏联提出物资经过中国东北到越南联运事，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本身运输紧张，不同意苏联联运。苏联即到处宣传，说中国不支持联运援越物资，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人民造成极大困难。

事实上，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尽了最大努力，及时安全

地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转运过援越物资179列火车5750车皮，其中包括苏联的物资。

中苏关系处于敌对的僵局时期，衡量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反修就是重要的一条。反帝必反修，不反修不是真反帝！这条逻辑从何推出，人们不得而知。现在我们听之觉得好笑，可在当时，却奉为信条，作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堂而皇之地列在全国大小"喉舌"的通栏标题上。

在越南，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次，沙巴县邀请中国军队派代表参加春节活动，他们事先派了一位工作人员，专程到中国驻军机关，郑重其事地提出：参加活动中，谈及反修可以，最好不要直指苏联。

这位越南同志还是很顾中国人的面子，"谈及反修可以"。沙巴县这样做，既照顾到了中方，又照顾到了苏方。

可当时的中方，不谈及"最危险的敌人"是极难以忍受的。

写到这里，我又一次想起胡志明说过的话："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不好办。"

在6号公路上，美机投下了成千上万颗炸弹，妄图阻止中国援越物资的抢运。工兵七团在反轰炸抢修道路中，遇到最困难的是排除美机投下的定时炸弹。

一天上午，美机对宣光省胡宵桥进行袭击。轰炸后，七团派人侦察，没发现定时炸弹。可时到下午3——6点，在原有的弹坑中先后爆炸了六枚炸弹。司令部参谋刘新春到现场观察，他推算，晚上七点还要爆炸一枚。他立即要求部队提前离开现场，果然6点50分，又爆炸了一枚。

刘新春根据经验分析，终于弄清了美军的诡计。原来，每

颗定时炸弹尾部都有一个小型炸弹装置，定时炸弹从空中抛落钻入地下，尾部的小炸弹当时爆炸，在地面炸出小坑，掩盖定时炸弹弹迹。

摸到这规律后，刘新春立即组织小组人员检查原先已炸的小坑，结果发现还有十几枚定时炸弹未爆，其中有一枚在距朗官桥10米处，这对朗官桥威胁非常大。刘新春立即带领几个人，将定时炸弹上的土挖开，自己动手拆卸引信装置，再组织人员把它挖了出来。

有一次，排除定时炸弹时，刘新春发现炸弹有反排御装置。有人主张引爆，他说："要取得第一手资料，要敢冒险。"在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的情况下，他连续磨坏了12根锯条，终于把弹壳锯断，取出了导管和引信。

在与死神的搏斗中，刘新春终于揭开了美制M－117型750磅定时炸弹和类似火箭的M－163型、重1000磅炸弹引信的秘密。在取得珍贵资料的同时，，还集训了一批骨干，为全团、为支队反轰炸作出重大贡献。为此上级给他记了二等功。

七团在反轰炸抢修6号路中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就是这个团在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中，在金城反击战中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他们骄傲地说："我们跟美国佬是老朋友了！"就是这个团在国内曾参加过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曾获施工三等功臣团的荣誉。这个团作战勇猛，锐气难挡。从中国东北开到越南6号路上，这股锐气仍咄咄逼人。团副政委代表团党委在中国援越部队修路指挥部于昆明召开的工程会议上介绍过经验。

副政委是位很能干的干部，是位优秀的政治工作人才。他象他所在的这个团队一样，有股锐不可挡的勇气，可在他的人

生中，曾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插曲。

副政委很善于宣传教育人。一天，他与越南河江省翻译黄友仁闲谈："我们中国现在正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取得了初步的重大胜利，胜利的标志之一是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自七团到达河江地区后，翻译黄友仁一直随同越方外事部门与七团交往，热情友好，和睦相处，相敬如宾，亲如兄弟。他刚听了副政委的话语，感到突然和震惊。他清楚，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中国的第二号领袖人物，在越南人民的心目中，是伟大而崇高的。他感到不可理解，说："同志，刘少奇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他在中国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都很崇敬，怎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呢？"

副政委将上面传达下来的所谓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给黄友仁听。黄友仁觉得奇怪。他精通汉语，他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都很熟悉，他愤愤不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少奇同志不是这样！我过去从没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

副政委脸红了。他意想不到，他的话会遭到黄友仁翻译的抵制。他在整个团里进行文化大革命教育，批判刘少奇，四千多名干部战士，谁也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反问。

他不禁想起了越方对中国这场"文革"采取封锁消息，贬低作用，缩小影响的一系列作法，想起了红卫兵越过边境后被越南群众视为洪水猛兽，纷纷将他们抓获送交中国部队的情景，副政委觉得红卫兵越境不对，违反出境规定，毫无组织纪

律，但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信无疑！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怎么能抵制呢！

他与黄友仁据理力争。

一个中国人与一个越南人，为中国的一场"革命"，为中国国家主席的功过是非，争得面红耳赤。争到最后，黄友仁只好说："我不说了！我不说刘少奇的伟大了，但到底怎样？历史会证明的！"说完这句话，愤愤地走了。

历史是公正的，它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段行程中走了很大的弯路。刘少奇早已平反昭雪。如果黄友仁后来得知中国对"文革"的否定，对刘少奇同志的重新评价，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吧。

1968年4月25日，在莫边，发生了一起中国士兵围斗苏联人员的事件。

这件事震动了越方政府，莫边县、莱州省和外事处的同志分别到我高炮团指挥部和六支队交谈。6月6日，外事处丁猛副处长代表莱州省邀请六支队领导到莱州省讨论此事。当时正值忙于12号公路移交工作，支队先派政治部副主任任少义去莱州省交换看法，越方莱州省常委范雄代表省政府接见。双方交换意见，不欢而散。当时六支队为此事编发了一则《纪要》，如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范雄与任少义的交谈。特摘录如下：

《关于4月25日莫边围斗苏修分子问题与莱州省会谈情况纪要》

一、会谈情况。

会谈首先由范雄按事先打印好的文件宣读："越中

两国友谊有悠久历史，越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在我们越南人民神圣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越南人民十分珍惜越中友谊，中国人民誓作越南后盾，必要时作出最大民族牺牲。我们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可贵，决心战胜美国强盗，解放南方，保卫北方，完成祖国统一，并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我们每个越南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感谢。我们莱州省军民和六支队3年来并肩战斗，我们亲眼看到你们不惜流血流汗、不畏艰难，修建10、12号两条路，把越南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拿起武器，共同打击美帝，击落美帝飞机。为人民解决困难，与人民同甘共苦。我们忘不了3年来与六支队结下的深厚感情，我们对祖国、自由的热爱有多少，对中国同志的热爱就有多少。感谢越南人民的亲密战友——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对流血牺牲的同志，我们深切怀念。感谢六支队的国际主义精神。

真可惜，最近在奠边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和同志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根据奠边县行政委员会报告和我们省调查，情况是这样：

1968年4月25日，奠边县行政委员会主席芦文堆率领5位同志，其中有一名苏联地质专家，结合工作参观历史遗迹，上午9点半钟（河内时间）到A1高地，县主席看完后下山上车，在附近冲出来“140（高指）”的战士，其中一名战士拿着枪不让开车。当时主席下车向

同志们介绍了自己的职务，但是战士不答应。主席又拿出省和县的介绍信，但他们推辞不看。县主席上车开了两公尺，战士开枪打了一梭子弹。这时，140战士和修路战士围过来，并拿走车上钥匙。这时，县主席拉住140一个战士的手，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战士说我没权解决，要向上级报告。他和一翻译走了10多分钟找到政治处王主任(实际上是贵州高炮营政委，王主任不在现场)。县主席要求王主任解决这个问题，王回答还有工作、马上就走了。面对这种情况，县主席回县报告，140战士把苏联专家乱打了一顿，也打了我越南同志。到12点15分，县主席和两名公安赶来，才把苏联专家和一同被打的我方同志送进医院。

事情发生后，莫边县干部和群众对140大队的做法很不满意。县书记去140发表意见，省方龙同志(副主席)也向140发表意见，都见了140主任和友谊股股长，说明事情的严重性。感到可惜，到现在，140没有向县报告。

省行政委员会经调查认为，由140引起的这件事，严重违反了我们主权。对140我们不仅不满，而且很痛心。我们要求六支队调查处理这件事，要有办法，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范雄宣读完毕，说：“今天报告任副主任，在3年内，我们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可这件事情发生的性质和地点，使人感到不满和可惜……”

任少义说：“听了范雄同志的发言。我们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团结战斗的友谊。正如胡主席说的：越

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中友谊万古长青。我们六支队到莱州3年，和同志们相处，工作配合一直很好。我们和越南人民之间的感情也很深。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有共同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支队能来到越南，也是为了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也是执行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的教导，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了尽早打败帝国主义，也为了进一步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战斗友谊。同志们提到4月25日莫边发生的问题，谈了看法，我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中国同志反帝、反苏修的立场，同志们是了解的。这次发生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了解。我们认为：问题的发生了，应由苏修分子负责。我们六支队按毛主席教导，来到越南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按照两国政府的协议，帮助同志们修建12号路，在执行协议过程中，苏修人员进入我高炮阵地附近进行窥视活动，我们战士对此表示义愤，加以干涉，这是正当的，后又发生强行开车，撞了我战士。战士们义愤更大，鸣枪警告，对苏修分子进行了围斗。希望同志们理解我们战士的心情。我们过去也得到过越南同志的忠告，对于陌生人进入阵地、现场，要提高警惕。我们执行协议过程中，苏修分子进入我们阵地，我们战士加以干涉，望同志们能够理解。对同志们提出违反主权问题，我们保留看法。我表示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们相信同志们能够对群众解释，能够理解我们反对苏修的立场。相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决不会因此而受影响。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后只要苏修分子不再向我们挑衅，就不会再有类似事情

的发生。"

范雄接着说："希望任副主任向支队领导汇报这个问题需要双方代表讨论。我们也很重视，也会进一步调查的。刚才任副主任谈到中国共产党反对苏修的立场，我们越南同志也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我们相信中国同志也知道在抗美救国斗争中，我们需要得到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援助，包括需要美国进步人民在内的援助 在莫边AI士地打苏联专家，并不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反修立场。140主任曾向县书记、方龙副主席发表意见说，战士对苏修愤恨，战士自发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保卫自己的名誉。我们也要保卫自己的名誉。说苏联专家拿着望远镜偷偷摸摸跑到阵地是间谍活动，我们觉得奇怪。作为县的主席，他才有权下间谍活动的结论。根据人民战争的观点，莫边县的人民最有权力保卫同志们的安全。问题的发生，莫边人民有意见。我们的结论认为：已经违反了我们的主权，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有责任说，这不仅是我们主权问题，也涉及到莫边县主席的名誉问题。"

任少义："范雄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可以再交谈。这些意见，我向支队领导汇报。我们由于观点不一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我认为总体上是一致的，我们共同反对美帝，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生一点问题，决不会影响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莫边人民不满意，是因为他们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经过，也不完全了解我们战士的反修立场，我们希望同志们能够对群众

解释。范雄同志刚才说的情况有出入，莫边县主席说明身份是在最后，当时战士们并不了解他是什么人。

……

三、我们下一步会谈打算：1. 由领导出面主动去莱州或邀来支队再谈一次，会谈中坚持原则，坚持团结。2. 围绕着越方再三提出的所谓"违犯主权"问题，据理加以驳斥，以我们入越近 3 年来的大量事实，阐明我们一贯对越方的"五个尊重"及我们反修立场。3. 阐明我战士自发的正义行动，是出自于坚定的反修立场和苏修分子向我挑衅所致，责任完全由苏修分子承担。4. 指出不要被苏修利用这件事，来挑拨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其阴谋是不能得逞的，我们绝不要上当。

……

这件事，后来双方交谈处理得怎样，我还未查到可靠的资料，既然一方已将事情提到违反一个国家主权的高度，这不能不对两方留下深刻的阴影。虽然事情发生在莫边，但"外事无小事"，肯定早已传达到双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这种大大小小的"阴影"是否像小河归大海般地集聚后导致了中越关系的恶化，那是另一层面上的问题。本文仅将这几件事看作中国援越抗美这支雄壮交响曲中的几节灰色插曲，一并记载于此，留给历史。

第二十章

约翰逊邀请侵越美军司令下榻白宫，女儿哭问丈夫在越战中景况。在河内主席府，罗洪标拍了胡志明的肩膀之后……

巨型航空客机在夏威夷至华盛顿的航线上平稳地飞行，威斯特摩兰那蓝色的眼睛中透出喜悦，基齐和女儿玛格丽特就坐在他身旁。西贡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不断袭击市区，有时他一夜间要接二连三地应付这种暴乱。现在总统邀他前往华盛顿住一段时间，他感到这是一种有张有弛的生活调节。待他从西贡来到夏威夷时，夫人基齐和玛格丽特已经先期从菲律宾到达这里，他一走出舷窗，就看到玛格丽特象一只可爱的小鹿飞奔过来，同时，他看到了美丽文静的基齐，正含着微笑向他挥动着纤细的手。

他已经好久没有享受到这份天伦之乐。现在坐在机仓里，他们感到幸福，感到久别重逢的快乐，同时也感到能返回美国欢度一段假日的愉快。

"威斯特摩兰将军，电报，"空中小姐送过一张纸条。

他阅后递给基齐。他俩感到由衷的高兴，约翰逊总统邀请他们到华盛顿后下榻白宫。

他一方面感激总统，另一方面也要为总统分忧。近来美国公众反战示威活动不断增加，上个月约有三万五千人包围了五角大楼，浩荡的反战潮流弄得约翰逊彻夜不眠。白天，他总是感到心力不济，疲惫不堪。

威斯特摩兰想，总统邀请我下榻白宫，必有借我的手以平息国内公众不满之意。作为美军援越司令官，我会按照总统的命令行使职权，我会按照总统的意图向美国公众介绍越战情况，西贡是我国的盟友，是反共的一个堡垒，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目前我们美国还要尽全力支援他们，美军在越南战场上与越南共军作战义不容辞。

威斯特摩兰一家到华盛顿的第二天晚上，约翰逊临时邀请众议院全体民主党议员共进晚餐。威斯特摩兰也接到了邀请。

在卫生间里，威斯特摩兰对着镜子，镜子上显出他满腮白花花的肥皂泡沫，他两眼瞧着镜中的自己，刀片在腮上刷刷地响。昨天已经刮过一次，今晚赴宴前还要刮一次。威斯特摩兰一贯注意自身的仪表，他觉得自己在众人的心目中应该是位威武利索的军人形象，而不仅仅是威斯特摩兰，我代表着几十万在越美军将士。虽然美军士气不振，但我首先要振作起精神，要以饱满的情绪出现在大堂广众面前。

“笃笃！笃笃！”

“谁？”

“我可以进来吗？”一个女人清脆的声音。

“请进！”

威斯特摩兰刚刮完脸，还未系领带，门开了。哦，原来是林达·罗布——总统的女儿。

“将军，我可以跟您谈一谈吗？”林达双眉之间结着小小的皱纹，蓝幽幽明澈晶莹的眼中透着烦恼，秀丽的脸上笼罩着一层灰灰的烟云。她昨天还显得那么活泼可爱，今天怎么变得这般模样了？威斯特摩兰看出了罗布似有心事。

“请坐，罗布。”

他从壁柜里取出领带，往脖子上绕了一圈认真地系着。往常来人他总是彬彬有礼地坐下，请人慢慢叙谈，现他感到时间有点紧张，再说罗布就在白宫里，这两天见了许多次，他就随便些。

罗布没有坐，依然站在他的旁边，好象急切地要把自己的烦恼倾吐出来，请威斯特摩兰诊治，请威斯特摩兰解围，她仿佛跟威斯特摩兰说了，就能对付人家的追问了。她曾把这些烦恼对父亲说过，但父亲没有帮她解脱，他自己反而增添了烦恼。

“有什么事，罗布。”威斯特摩兰亲切地带着几分长者对年青人关切的口气说。

罗布急爆爆地将事情发生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原来今天上午曾有一位新闻记者采访了她，一定要她谈谈，如果她的丈夫查克在越南被俘，并且被扣作人质，总统会怎样做？

罗布话还没说完，大颗大颗的眼泪已经从她那忧郁的眼眶中滚落下来。

查克在越南服役作战，生死难料，这使林达·罗布甚为担心，她曾在约翰逊面前多次流露出这种忧虑。他察觉到了父亲的关切和理解，她又知道父亲的苦恼比她重十倍，所以她不敢在父亲面前过分喧泄自己的情绪，她也体谅到父亲困境，越战象一片庞大无比的泥塘，陷进去很难自拔，包括父亲。记者的采访，击中了她的痛处，真的，万一查克被俘作为人质，那该怎么办？

她几个小时都为此烦恼。她将这种情绪和盘托给威斯特摩兰，她似乎想从这位刚刚从越南战场上回来的将军身上找到解脱魔鬼般烦恼的答案。

威斯将摩兰系好了领带，他听出了罗布的顾虑。他心中清楚越战激烈，那里地形复杂，丛林密布，谷深水急。越共部队神出鬼没，习惯于山地作战，而美军对小股部队的游击战不适应，对一个营、一个团的正规作战还有一定的优势。自从中国专门为越共生产了一种20毫米口径的专打美式直升飞机的高炮后，美军的空中机动优势受到严重威胁。几次作战，直升飞机运送增援部队和物资，都遭到这种高炮的猛烈射击，致使增援部队无法着陆，战斗局势发生变化。

战局瞬间万变，何谓安全，何谓危险，很难说清。但威斯特摩兰还是试图宽慰罗布的心，他说：

“查克当步兵连长时，有某种危险，现在他已经在团里当参谋，处境已比过去安全多了！”

威斯特摩兰拍拍罗布的肩膀。罗布抬起头，几行泪迹水汪汪的印在脸上。听了威斯特摩兰的几句话，她似乎放心了许

多，但她对威斯特摩兰仍存几分奇扎、几分歉意，她望着威斯特摩兰的面庞，似乎还想在将军的脸上寻找到更佳的答案。

晚餐后，大家在餐厅聚会。约翰逊松开领结，在沙发上坐下，两只脚搁在茶几上。他感到疲乏。作为总统，这样的晚餐，聚会很多，有时他感到这简直是一种负担，但又无法推卸。今天，他与往常不同，情绪很高，但议员们频频举杯敬酒，也令他已有了几分醉意，他想坐下来稍事休息，把两只脚搁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这样舒服多了。

闲聊了一会儿，约翰逊起身告辞。周围的几个人轻声邀请要总统去看一看基齐和威斯特摩兰的卧室："他们也许搞了什么名堂。"约翰逊只好跟着大伙来到卧室，走进一看，威斯特摩兰也感到意外，原来分置的两张单人床不知被谁搬到了一块。有人嬉闹推了威斯特摩兰和基齐一把。约翰逊不禁笑了起来。

威斯特摩兰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又想起林达·罗布那满面的泪痕，仿佛还有许许多多这样泪痕斑斑的面容拥挤在他的面前。约翰逊总统有两位女婿在越南战场。1966年9月，巴顿将军的儿子乔治·巴顿上校，也指挥装备"巴顿"重型坦克的所谓"黑马"著称的第11装甲团到达越南。在西贡美军军援司令部管理人事的小富兰克林和戴维斯准将的儿子斯蒂劳·戴维斯中尉，已在1967年一次战斗中，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击毙。泰勒大使的儿子托姆·泰勒上尉也在这个101空降师服役。海军上将小约翰·麦凯恩的儿子，在他的飞机被北越高炮击落后跳伞，当了俘虏。威斯特摩兰的副手约翰·恩罗克莫顿的儿子托马斯·恩罗克莫顿上尉，早在1969年担任驻西贡空降营顾问时，腹部被越南南方游击队打成重伤。

治愈后他第二次到越南，又遇直升飞机失事，险些丧命……

美驻越部队不断增加，1965年底，美军总兵达184000人，其中有3个整编师、3个陆军战斗旅和一个陆战团。陆战队有一个航空联队，空军有两个战术战斗机联队。同它们相配合的有澳大利亚一个营，南朝鲜一个陆战旅和一个步兵师，总共有45个机动营。台湾也要求出兵，美军没接受这个意见。1966年底，美国在南越有385000人。1969年初，越南的兵力达到最高峰，美军为513400人（美军高峰549000人），盟军为62400人，南越军队（包括地方军队）100万人。总数近200万。除美军外，其它的盟军总数曾高达68800人，超过了朝鲜战争时在联合国旗号下参战的外国军队的人数。

兵力在增加，伤亡也在增加。有的情况威斯特摩兰也难预料。后来威斯特摩兰担任美军陆军参谋长，就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上午，收到了接任他就任侵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的电报，通告他，在一次战斗中，基齐的弟弟弗雷德里营长乘坐的直升飞机被击落，坠毁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一条河流中。弗雷德里下落不明，大概死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他的尸体。威斯特摩兰搞不清那架直升机是不是由中国专门制造的20毫米高炮打的。他在喜庆的日子里悲剧突然降临。美军从1961年初到1973年初最后一批撤离越南，在越南战争中被击毙46397人，非战斗死亡10340人，这是美国继南北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四次伤亡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也是美国所经历的最久的一场战争。

威斯特摩兰在白宫的这一夜，辗转反侧，他仅仅预感到了战争日趋激烈和残酷，但他和基齐都没想到基齐的弟弟弗雷德里日后是这样的结局。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会伤亡这么多的美军将士。当然，此时他们也来不及想这些。威斯特摩兰想的是这几天怎样配合总统，平息美国公民对这场战争的反感和由这场战争所引起的骚乱，并请美国公民理解和支持总统的决心，将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威斯特摩兰虽然对真实情况了解较多，但他理解总统的意图，他也决心这样干。

第二天一早，电话铃声将他们惊醒。威斯特摩兰伸手去摸床头柜，没摸到电话。他两眼朦胧，到处摸索，最后终于想起，也许是昨天那帮导演恶作剧的家伙在并床时将电话机放到床底下了。他没有办法，只好爬到床底下去找。

电话是总统打来的。他懵懵懂懂地说完话，从床下爬出来告诉基齐："总统邀我到他那里吃早饭。"

威斯特摩兰在床底下结结巴巴的这番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成了比他年轻10多岁的妻子基齐打趣的话题："是的，我的总统。是的，我已经醒了，总统先生。没关系，总统先生，我马上就下楼，总统先生。"

一阵连珠炮响过，山林深处又出现了一截公路的雏形，一队推土机隆隆地开进，将刚刚炸出的松土、石块推向一侧。构筑涵洞的队伍前脚刚走，平整路面的大批人马后脚就跟了上来。这就是修路指挥部推广的由多个专业队组成的一条龙流水作业法。

第二期工程的一号路很快完成。指挥部领导的注意力集中到11号、12号路上。

12号路上，相继摆开了6个团的兵力，加之配属58团的架莱州大桥的昆明军区舟桥营以及高炮团、后勤运输团和测

攻总队的人马，已经超过三万。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罗洪标又一次想起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他象组织决战一样，组织五、六两个支队在11号、12号路上攻坚。八万大军已基本完成修路任务，最后的攻坚决不能麻痹，他又想起毛泽东的话："骄兵必败。"

他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对毛泽东的教诲坚信不移。他这种特殊的感情和信念是他从小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中得出的。他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一户农家，11岁当儿童团长，参加农民暴动，参与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6月，12岁的他带领12名儿童团员参加了工农红军。被编到红四军三纵队。红四军的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就在这一年，他在纵队长肖克身边背着一把带有红穗的军号，下茶陵，打长沙，到浏阳、安源后又回师吉安。

蒋介石对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进行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反围剿。罗洪标在第一次反围剿时，在一军团二师四团当号长。

1989年在春光明媚的京都，我去采访了罗洪标，他满面红光，谈吐很健，一双明亮的眼睛在交谈中不停地转动着，仿佛他的转动象个闸门，不断开放出历史记忆的水流。

"那时，杨成武是我们四团政委，我很小，后来才知道杨成武的年龄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他常穿着一身浅蓝色军装，戴个八角帽，一支驳壳枪总在他的腰带边摆动，精神得很，我背着一把号，跟在随他们身边。每隔不长时间，他就会命令一句：'罗洪标，发号！'我就腮帮子一鼓，一阵嘹亮的军号就在罗霄山脉响起来了。我们跟着朱德和毛泽东打了很多胜仗！"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12日开始长征，罗洪

标那时在九军团三师9团机枪连当指导员。部队从长汀塘背村出发。16岁的罗洪标这时懂事了，他知道了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岗位。红军失败了，只好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他不知道，他也无法向全连的战友们解释，部队只是一路走一路打，走得很疲，打的很惨，人员越来越少，队伍越来越稀，部队只剩下一半人马了。遵义会议后，部队又振作精神，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这时罗洪标听说，是毛泽东又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是他指挥我们打了这几个胜仗。

从此，毛泽东这个光辉的名字在他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此后在跟随贺龙转战西南的日子里，在与尤太忠师搭档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里，在1952年12月军委成立工程兵担任干部部副部长(那时政治部、干部部并列)的岗位上，在以后担任工程兵科研设计院的领导工作中，罗洪标一直抱着这种信念，听毛泽东的话，跟共产党走，并身体力行。如今在援越抗美的战场上，他仍然是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指引的路走，一切按照毛泽东的话执行。也只有在这种信念下，8万部队才能自觉培养出不怕苦不怕死的顽强战斗作风。罗洪标很为此感到自豪。他不敢骄傲。他忘不了周总理出国前在中南海付见时的嘱咐，他紧紧抓住施工中的各个环节，力争再加快速度，争取早日完成任务，让总理放心，让毛主席、胡主席放心。

11号、12号公路线上炮声隆隆、马达声声，一望无际的施工工地上龙腾虎跃。

美军空袭厉害，奠边府一线的部队基本上是白天睡觉，晚上奔上工地作业。罗洪标有次到西北检查工作，美机的轰炸像卷地毯似的，警卫员一把将他推到岩边，扑在他身上。几颗炸弹就在附近炸响。22年后的春天，罗洪标说："那次，我差点被

炸死，没有警卫员，我今天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回顾这段历史了。我时常想起他！”

我理解他的感激之情，我也理解战争岁月里，上下级之间的这种纯正的感情和亲密的关系，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这种感情和关系，显得格外的珍贵。

上阵父子兵。罗洪林的大儿子罗旭东，当年也开赴到援越前线，就在12号路奠边府段施工的61团。罗旭东是1967年入伍，他主动提出要到战火纷飞的抗美前线来磨炼自己。锋自磨砺出，香自苦寒来。罗洪标也同意他离开北京到艰苦的环境中摔打。罗旭东到越南后，罗洪标顾不上去看他。可每当得到美机在12号路上轰炸的报告时，他总不禁为儿子担心。他常想象着儿子在盘山公路上与九连指战员一道施工的情景，常想象着九连工地被敌机轰炸，部队组织隐蔽防空的情景，常想象着……

施工专业队一条龙作业法，大大提高了工效，到1968年6月底，11号、12号公路相继竣工。中国部队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部筑路任务。经中越双方验收后，1968年6月30日举行公路移交仪式，罗洪标和越南交通部长潘仲慧分别代表中越双方在移交书上签字。

中国援越修路指挥部所属三个支队修筑公路统计详见下表。

1968年7月初，越南交通部邀请中国修路工程部队组织代表团到河内参观访问。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各支队部、团、测设总队各派两位代表，还有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廖习仗共56人，由罗洪标任代表团团长于7月5日抵达河内，受到河内人

路号	起止点	路线长度(公里)			主要工程量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移交时间
		改建	新建	合计	路基土石方(万立方米)	路面(万立方米)	桥梁(米/座)			
1	表仪 坂质	66.3	96.6	162.9	301.5	53	1412/62	1966.2.22	1967.10.15	1967.10.24
3	伯斗 飞千	236		236	266.9	144.5	1346/63	1965.11.15	1967.4.25	1967.4.27
7	郎达 班菲	28.3	127.2	155.5	197.7	85.2	1061/55	1965.11.25	1966.12.15	1966.12.24
8	老街 孟康	47.6		17.6	81.1	[illegible]	126/4	1965.11.10	1966.12.20	1966.12.24
10	老街 巴丹	[illegible]	119.[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56.[illegible]	[illegible]2/21	196[illegible].11.9	1967.2.20	1967.2.27
11	平卢 巴祿	83.2	148.7	231.9	608	141.3	1341/61	1967.1.25	1968.6.15	1968.6.30
12	班南贡 内庄	103	114	217	6345	131.5	1463/39	1966.3.16	1968.5.26	1968.5.30
合计		60[illegible]	606	120[illegible]	[illegible]62.8	621.6	[illegible]/305			

民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参观了原被美机轰炸破坏、由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和越南军民共同修复的龙边大铁桥，访问了越南北方最大港口城市海防，游览了海上公园，欣赏了下龙湾的奇妙景致，访问了广南省，参观了由我七支队构筑的海防工事，参观了通向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小道的入口处……

7月15日，总理府通知：胡志明主席要接见全体代表。大家忘却了连续十天参观的疲劳，情绪顿时兴奋起来。

下午，潘仲慧部长来到代表团住处，接代表团前往主席府。潘部长与罗洪标是这几年经常相处的老朋友，潘是越南南方人，与罗洪标同岁，两人亲如兄弟，无话不谈。潘仲慧对罗洪标说：我们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发展到今天，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批给我们每个连队一台"熊猫"收音机，还批给每个战士一顶蚊帐，每天有240辆汽车负责运送中国援助我们的物资，毛主席为我们想的真周到。你们修路大军整整战斗了三年，为越南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这么快要走了，我们真舍不得呢！

下午三时许，代表团到达主席府，范文同总理在门口迎候。

范文同总理领大家在会议厅坐下。他身着灰色短袖衬衣，站着，笑容可鞠地对全体代表们说："我很高兴地欢迎你们的到来！告诉大家，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要接见、看望你们。"

范文同总理的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这时，胡志明主席从会议厅后门健步走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代表们站起，再次热烈鼓掌。绝大多数代表是头一次见到胡主席，他们眼中含

着激动的泪花。胡主席几次招手示意让大家坐下，可是这热烈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掌声在会议厅中回荡。

范文同总理将罗洪标介绍给胡主席，胡志明主席握着罗洪标的手："欢迎你们！"

罗洪标把廖习仗、各支队的领导一一介绍给胡主席，胡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说："欢迎，欢迎！"

大家的目光都聚向胡主席，他穿着一件黑色绸缎的短袖衬衣，坐在主席台的中间，和善亲切的眼神凝视着全体代表，一缕银须挂在胸前。他身边坐着范文同总理，另一边坐着罗洪标。罗洪标的边上坐着潘仲慧部长，廖习仗坐在范文同总理身边。同坐的还有中国驻越武官张秀山。

掌声落下，胡主席用流利的中国话亲切地说："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热烈的掌声又在会议厅里激荡。

胡志明主席微笑着摆了摆手，说："你们援助我们修的这些公路，是我和毛主席在湖南长沙见面时商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是毛主席无私的对越援助。你们在越南三年修路很辛苦，还有不少同志流血牺牲了。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最及时的，最大量的，最真诚的，最宝贵的，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毛主席，表示衷心地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代表团中情绪激昂。他们中有几位在昔日的朝鲜战场上见过金日成主席，其余的因为从没聆听过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讲话，所以感到很新鲜，他们感到亲切，他们感到这三年的浴血奋战值得，他们感到这次河内之访很有意义。这些感觉和感受都汇集在小小的手掌里，变成

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胡志明的话语渐渐低沉下来，他向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越南国土上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而英勇牺牲的同志们表示了哀悼。向英勇负伤的同志表示了亲切问候。这时，会议厅里静静的，牺牲的战友的英勇形象仿佛在代表团成员面前浮现，他们眼中噙着泪花，大家为牺牲的战友们感到惋惜和悲痛。胡志明深情地说："请你们放心，中国军队牺牲的同志的遗体安葬在越南国土上，我们会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墓地的！"转而他又以安慰口吻说："革命战争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实证明，中越两国的关系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固的。我说过，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南人民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我给你们这支部队一个荣誉：你们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队。"

这时罗洪标激动不已，站起来领着大家呼口号，然后代表八万中国援越筑路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离开英雄的越南国土了，但只要越南人民需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会立即回来，把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听到这里，胡志明主席带头鼓起掌来。

罗洪标讲完话，范文同总理宣布给各位代表颁发纪念章和纪念品，胡志明这时转过身，与罗洪标拉家常。

胡志明："你多大年纪？"

罗洪标："49 岁。"

胡志明："家有几个孩子？"

罗洪标："6 个。"

胡志明听了，脸上显出惊奇的神情，说："中国抗战时期，我在延安听毛主席说一个人只准生 3 个孩子，你生了 6 个，这

就犯错误了！”

罗洪标：“主席批评得对！”

在旁的几位同志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胡志明主席也乐了。

胡志明要与大家分别了。全体代表起立鼓掌送别。胡志明起身与罗洪标紧紧拥抱。罗洪标拥抱时，亲切地拍着胡志明的背和肩膀。事后罗洪标说：“在与胡志明拥抱时，我的手抱到了他的后背，我感觉到胡主席背上汗渍渍的，衬衣都湿了！”

胡志明走后，范文同总理说，这是胡主席接见外国朋友时间最长的一次，将近一个半小时了。你们在越南3年修筑公路，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作出很大的牺牲，还为我国人民做了大量好事。正如胡主席说的，你们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越南政府是很满意的。请你们把越南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带回去，我们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毛主席致敬！

北京，京西宾馆。中国援越修路部队的主要领导和部分代表，在这里总结3年来的作战、施工情况并等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回顾征程，罗洪标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他凭窗远眺，美丽的京西夜景尽收眼底。此时罗洪标在心里盘算着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时，怎样向他们汇报我八万军队完成任务的情况。周总理3年前让陈士榘和他到中南海西花厅交待任务的情景又在罗洪标眼前闪现。周总理啊，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圆满完成了援越抗美任务班师回国了，我们带着战场的硝烟，带着胡主席的问候，带着越南人民的深厚情谊，带着我们八万将士的满腔热血，向您汇报来了！

罗洪标想象着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时的情景，想象着自己向他老人家行军礼，向他们汇报情况。毛主席、周总理肯定会夸耀咱八万将士的浴血奋战，夸耀咱八万将士的生死拼搏，夸耀咱八万将士为增进中越友谊谱下的雄伟壮阔的交响曲，夸耀咱在指挥部始终没有主任的情况下……

他想着想着脸上露出了喜悦激动之色，仿佛毛主席、周总理就在他的身旁，仿佛毛主席、周总理就拉着他的手，以赞赏的目光看着他……

“嘭！”

房门突然被人踢开，冲进几个虎头虎脑的军人。罗洪标正沉浸在幸福的想象之中，喜悦的目光与这几个人凶狠的目光相撞，一楞，但他很快镇静，欲问来者有何公干，来者却先声夺人，当场宣布罗洪标有三条罪状：

1. 罗洪标是贺龙安插在工程兵内黑干将。

2. 罗洪标反对林彪突出政治。

3. 罗洪标搞大国主义，竟敢拍胡志明主席的肩膀。

隔离审查，等候处理。

晴天霹雳，五雷轰顶，罗洪标蒙了。他被这帮人莫明其妙地架走了。

罗洪标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信自己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路，这辈子没走弯路，没亏待自己的灵魂，他相信贺老总是好同志，他觉得在贺老总手下干革命心情舒畅。他认为到工程兵工作是党组织的委托。他觉得在援越修路中白天美机易轰炸，早晨是施工作业的好时间，“天天读”不要放在早上。这哪是反对突出政治，这是科学安排时间，早日完成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修路任务，就是最大的政治，这难道是反对突出

政治?!部队要回国了,胡主席亲切接见部队代表,胡主席与我热烈拥抱,两人情不自禁的在拥抱中互相拍过肩膀,这怎么是大国主义呢?!

阴谋!这都是阴谋!这都是有人在捣鬼!这些心术不正的人就是趁某种政治风浪,达到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

此后,一次次"交待"交上去,一份份"检查"交上去。但是罗洪标的"交待"、"检查"始终通不过。后来他被遣送到河南某农场劳动改造。罗洪标的妻子在中国妇联儿童部任部长,由于他的"严重政治问题"牵连,也被赶出机关,赶到河南深县五七干校劳动。大儿子罗旭东当兵不到两年,也由于父亲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被迫提前复员。

1969 年 9 也被赶出机关,赶到河南深县五七干校劳动。大儿子罗旭东当兵不到两年,也由于父亲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被迫提前复员。

1969 年 9 月 4 日早晨,太阳还没从东方露出来,罗洪标用当年扛梭标、扛机枪的肩挑起一担猪粪向地里走去,广播里突然传出胡志明主席逝世的噩耗。罗洪标心中一惊,两桶猪粪"扑嗵"一声摔在地上,溅得全身粪水,他象根木桩般地久久立着,两行热泪潸然落下……

1976 年,中国的伟人相继去世,"四人帮"被粉碎,罗洪标从农场回到北京,整整八年的审查耗去了他多少美好珍贵的时光,不觉两鬓已经染上白霜。过去八年,抗战胜利了,如今八年,在你审我查中消磨。

结果是:审者有功!被审者无罪。

组织措施:审者提拔重用,被审者等待分配。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罗洪标还想

干一番事业。可在这个关节眼上，罗洪标又说了一句真话："给江青写信的机关干部并不都是坏人，要区别对待。"这又得罪了什么人？他再次被贬，发配石头城。

人啊人，说假话者提升，说真话者被贬。

命运啊命运，在政治漩涡中，人变成了鬼！在漩涡政治中，鬼变成了人！

罗洪标回顾往事感慨万千，侃侃地说：干事业我们要无愧于共产党的党性；做人，我们要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命运可以轮回，人心不可摸黑呀！

第二十一章

北部湾海域，水雷魔鬼似的窥视着过往的航船。烈士墓前，幼儿小小的舌尖舔噬着母亲脸上的泪痕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他退出总统竞选，同时宣布停止对北纬二十度以北越南地区的轰炸。

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开始了巴黎会谈，双方在会谈程序上绕圈，实质性问题还未触及。11月1日，约翰逊同意完全停止轰炸，但他未宣布对胡志明小道停止轰炸及侦察飞行，他想以此来换取越南南方人民停止对非军事区和美伪军占领的主要城市的进攻。

1968年下半年，艾布拉姆斯接替威斯特摩兰担任驻越美军司令。他围绕越南南方主要城市部署纵深防御，又将美军两

个师从靠近越南北方的地区调出，重新部署在人口稠密的南部。

巴黎会谈围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问题，越美双方争论三月之久，直到 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政府上台，方告一段落。

早在 1964 年 2 月，在百事可乐公司的倡议下，这位曾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就访问了越南。那时这位尼克松云游南越各处，叫嚷决心在南越要坚持打下去。对于这一点，越南人民记忆犹新。如今，尼克松上台就任总统，人们都在盯着他看他在对内对外政策中关于越南的这着棋怎么走。

1970 年 3 月，柬埔寨发生政变，朗诺上台。朗诺一上台，就禁止中国利用西哈努克港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补送给品。4 月 30 日开始，美国伙同南越伪政权军队对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和军队实施袭击，毁坏了大批库存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给养，搜走了足够 25000 人吃一年的粮食。从此，中国不得不加强中越边境陆路运输和通往越南北方重要港口的海上航运。随之而来的是加重了胡志明小道的运输压力。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越南南方人民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发动 1972 年的春季攻势。

正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往北京。

1972 年 2 月 21 日，北京阴，有风，在首都机场，尼克松"空军一号"专机停靠处，专门修建了必要的建筑。上午 11 时许，周恩来总理一行就来到这里。机场飘扬着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11 时半，尼克松和夫人走出机舱，周恩来在舷梯下迎候。尼克松微笑着伸出手来，同周恩来紧紧握着。二十多年的

隔绝和敌对，从这瞬间开始，将起着实质性的变化。

《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在机场上空回荡，在呼呼的北风中飘向远方。

午宴后，毛泽东很快就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有人这样描绘和评述他俩见面时的情景：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二十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主席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这次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个公报震惊了世界东西方，也震惊了越南的北方和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力量向美伪军的盘踞点发动了凌厉的春季攻势。这凌厉的攻势震慑了美军驻越头目艾布拉姆斯，弄得阮文绍集团恐慌不安。他们都没有想到，关闭西哈努克港后，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平时所需的物资供应，包括使

用的全部油料，是靠什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运入了南方丛林。南方肯定又得到了支援，不然共产党的武装在没有足够装备给养的情况下，是决不会盲目发动攻势的。

尼克松得知这情况后，未等艾布拉姆斯的请示，一次就增援驻越美军 56 架"B－52"轰炸机、3 艘航空母舰和 129 架"F－4"鬼怪式喷气机。尼克松还耽心不够，又追加调运 72 架鬼怪式飞机。

继泰勒出任美驻西贡大使的邦克对总统的勇气大为赞赏。但他想起泰勒任职几年来，越南南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时，不免为自己的使命担忧，他不知道总统这样的勇气能持续多久。

春季攻势取得辉煌的战果，解放了大批敌占区和城市，阮文绍集团和美军惊恐万状。美国于 5 月 8 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急切地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不顾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可能出现的喧哗和谴责，决心背水一战，在越南北方海域布雷，空袭毁断交通。

美国的这着棋，目的就是为了切断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对越南的陆路、海路援助，妄图阻止越南共产党武装的进攻，逼使越南在巴黎谈判桌上让步。

"B－52"轰炸机在越南北方上空穿梭，停息 3 年多的战火又在北方大地上熊熊燃烧，到处漫延，越南重要的城市和港口遭受严重损失。海防等重要港口海域布下水雷，在海面、海底象魔鬼似地窥视着过路航船的生命。

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的要求，立即按计划再次开通中越间隐蔽的海上航线，向越南运送粮食和其它急需物资。中国 3 个汽车团在两国边境地区迅速担负起公路运输，同时，两军总

参谋部达成协议，中国军队协助越军扫除沿海美军水雷和抢建野战输油管道 。

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海军扫雷部队，首先尽快进行破雷调查，摸清海区和美军布雷情况。他下达命令，由 19 个省、市和军队的 130 多家工厂通力协作，赶制出急需的新式扫雷艇具，送到中国扫雷部队。

中国海军 12 艘扫雷艇和 4 艘保障艇组成的扫雷队伍，于 1972 年 5 月 28 日起陆续进入越南的海防港至东北群岛海域各主要航道上。8 月 4 日，正式开始扫雷作业。1973 年 5 月 7 日，扫雷结束。8 月 27 日，中国海军扫雷部队回国。在越南 1 年零 3 个月，他们共出海 586 艇次，总航程 2.78 万里，其中扫雷 526 艇次，航程 1.75 万里，扫除各种水雷 42 枚，另与越方共同摸扫 4 枚，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最大的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线，总清扫面积 201 平方里，并多次引导中越运输船只安全进入越南海港，打破了美军海上封锁。

在陆路上，除汽车团的运输外，越南紧急请求中国帮助铺设野战输油管，向越方输送汽油、柴油，以解决海上封锁的困境。

根据越方提供的样品，中国迅速生产出铺管的全套设备和专用车辆，其中有的材料是中国用外汇从西方进口的。

从 1972 年 5 月 31 日至 1973 年 2 月 12 日，中国军队先后调动部队、民兵 8000 多人次，配备大批机械、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了 5 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 159 公里，连同新扩建的油库、泵站、通讯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 10 多万立方米。两个地段的输油

管，与越方境内管线相连，分别于1972年6月15日和11月6日开始向越南输送油料。4年间，中国通过输油管向越方输送汽油、柴油总计近130万吨，占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一半多，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斗争。

中国还为越南航空部队的组成和成长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自从1957年9月开始，中国长期帮助越南培训空军人员，并帮助越南在中国境内建立起航空兵部队。“北部湾事件”后，越南航校在越南境内无法进行训练，于1965年9月迁到中国云南祥云机场，直到越南统一两个月后才绕道回越南。中国不仅为越南训练空军各类人员1112人，其中飞行员291名，而且在整个抗美战争期间曾特辟专用机场供越南使用。

中国通信部队应邀开赴越南西北山区，架设线路，安装载波站，建立中继站，改善越西北地区的越方军事通信条件，保障战时的通信联络。援越抗美期间，中国接收培训了6000多名越南干部和技术人员，3800多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在中国境内专门建立了越南中央广播预备电台，当美军B－52轰炸机炸毁河内中央广播电台时，设在中国境内的预备台5分钟内就向全世界播出了越南人民的心声……

中国国力并不强盛，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工人加班加点，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弓背手种田，尤其是在三年经济困难和二十年动乱期间，中国人民依然节衣缩食，不惜作出民族牺牲，从道义上、物资上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和经济建设。

中国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也是大量的。郭明、罗方明、李白

茵、吴裕柏著的《越南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好地综合了中国对越经济援助的情况。

> 二十多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默默无声地对越南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超过 200 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 200 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 亿多米布匹,3 万多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 多万吨粮食,200 多万吨汽油,3000 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汇等等。中国对越南提供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
> 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中,除了大量的一般物资,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外,还有许多成套项目援助。建设项目共 450 个,到 1978 年 7 月已建成 339 个。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曾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两万多人次,他们同越南干部工人同甘共苦,密切合作……
>
>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巨大的,无私的,在越南有口皆碑,深入人心。连越南领导人以前也经常讲,中国的援助对越南取得战争胜利,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直到 1975 年,黎笋仍在讲:"显而易见,没有革命成功的中国,越南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是历史的逻辑。"

中国援助越南建设的部分主要项目有:

1. 三八棉纺织印染和麻纺织联合厂

2. 太原钢铁厂

3. 海阳陶瓷厂

4. 金英自来水厂

5. 药用玻璃管厂

6. 河内兽医药品制造厂

7. 越池味精厂

8. 升龙卷烟厂

9. 河内肥皂牙膏厂

10. 河内橡胶制品厂

11. 海防鸭毛加工厂

12. 越池造纸厂

13. 河内建筑材料试验院

14. 越池电解食盐厂

15. 越南教科书印刷厂

16. 自行车飞轮链条厂

17. 海防搪瓷厂

18. 河内灯泡热水瓶厂

19. 河北氮肥厂

20. 白腾造船厂

21. 越池、太原、宁平三个发电厂

22. 永富商标印刷厂

23. 统一火柴厂

24. 海防混凝土预制构件厂

25. 海兴玻璃厂

26. 越池糖厂

27. 东英电缆织印染联合厂

28. 第二蓄电池厂

29. 河内肉类加工厂

30. 越南汽车配件厂

31. 红河文教用品厂

32. 扩建南定纺织厂

33. 冬春针织厂

34. 河内水果罐头厂

35. 越南铝制品厂

36. 越南糖果饼干厂

37. 越南抗菌素厂

38. 第二棉

39. 越南口用米粉厂

40. 农药喷雾器厂

41. 山西葡萄糖厂

42. 第一、二轴承厂

43. 装备古定铬矿

44. 装备大原铁矿和石灰石矿

45. 建立和装备8个大型经济作物农场和畜牧场

中国援建的厂矿，在美机的轰炸中部分遭到破坏，嗣后，中国又帮助重建或修复。

20多年来，中国给予越南巨大的经济援助，同时在贸易方面，在价格上，在品种上，也都一直给越南以优惠待遇和多方照顾。

《越南经济》一书中这样记载：

和平建设时期，越南方面在中越贸易中年年入超，如1965年两国的贸易额为17553万人民币，其中从中国进口12423万元，向中国出口5130万元，入超7293万元，占贸易总额的42%。这一时期越南向中国出口物资主要有：煤炭、铬矿石、磷灰石、水泥、生锡、黄麻、茶叶、草果、花生仁、水果、砂仁、木材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由以生活必需品为主逐步转向以生产资料为主，进口的物资主要有：钢材、铝锭、黄铁矿、石膏、煤炭、烧碱、农业机械、机电设备、铁路车辆、金属切削机床、轮胎、棉花、棉纱、棉布、自行车等。

抗美战争时期，由于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根据越南的要求，中国对越南战场上所需的物资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转向无偿援助，通过贸易途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只有很少部分。1972年贸易实绩数下降到只有1258万元人民币，等于1965年的十分之一。这一年，越南从中国进口的贸易品种只有17种，而得到中国援助的物资，仅大宗品种就有399种之多。可见，这时期两国的贸易实际上是象征性的。

1973年初，尼克松被迫撤走了美国在南越的最后一批军

队，虽然美军拔出了南越这块陷井，但美国在外交上、道义上、物资上仍然是摇摇欲坠的西贡伪政权的支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部队的猛烈攻势，使尼克松也感到了共产党力量的蓬勃发展和壮大，西贡阮文绍政权的垮台已经不远了。

1975 年 4 月底，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实现了祖国统一的大业。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渐变着中越关系，在胜利了的越南方面作了重要的调整，以至最后发生了质的变化，仅剩的一丝游线，最后由于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和越南大举出兵吞并柬埔寨终于挣断了。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的炮声在漫长的中越边境上铺天盖地的轰鸣；烫红的火舌以它排山倒海的气势飞向越方……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无间已经成为过去。两国边民男女老幼都揣起杀伤对方的枪杆。你瞄准我的脑袋，我瞄准你的胸膛，这一刹那的本事，就看谁先扣动那小小的板机。猫耳洞的战斗生涯塑造了成千上万个大卫式的英雄人物。英模报告团风行全中国，前线战士在枪林弹雨中流血，后方的人们在英模报告声中感动得流泪……

血和泪滚滚的溶汇到一处，撞出滔天的浪花——"理解万岁！"

麻栗坡的烈士陵园越来越壮阔，一层层地排列着。墓碑前，鲜艳的花圈和已经被雨水冲淋的花圈上的花絮，在春风中飘逸，忽而轻盈，忽而沉重。

脸上爬满山丘般皱纹的母亲跪在墓前痛哭。

怀中抱着幼儿的少妇靠在墓碑前，幼儿用小小的舌尖舔噬着母亲脸上的泪痕；

嘴唇抹着口红的姑娘伫立在碑前，花环在她手中颤抖……

麻栗坡烈士陵园前宽广的公路一直通向越南北方。这条线路当年援越抗美时期是运送援越物资的主要干线，麻栗坡人民拿出自己最好的家产，拿出最好的土地种植的蔬菜，支援援越抗美的中国部队。在中国军队的自卫反击战中，麻栗坡人民又挑起了沉重的支前重担。

麻栗坡烈士陵园前的宽广公路通向越南北方。当年中国援越部队牺牲的将士的遗骨就安葬在越南北方与此相连的各条公路、铁路干线旁。两片墓地，一南一北，遥遥相望。

援越抗美斗争中，父亲的遗体安葬在越南北方。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这父亲的儿子的遗体被他的战友拉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在这里，过去曾为他父亲立过墓碑的人们，又为他立起了一座新碑，刻上了新的碑文。

人们书写着自己。

人们书写着历史。

这几十年的中越关系，像崇山峻岭中的九溪十八弯，曲曲折折。他们是在书写着一个一个的分号呢？还是书写着一个一个的问号？

第二十二章

在凉山的小摊上，买包马路牌香烟，乘机问老头："去河内怎么走?"徐徐月光下，绵绵细雨中，在中越边境悄悄进行的……

列车南下，春风扑面，阵阵倦意，随身所带的杂志都翻了，旅客们就互相交换着看。卧铺车厢并不象硬座车厢那样挤得水泄不通，但行李架上，铺底下，大包小包塞得满满当当的，看他们穿着打扮，不少是做生意的。

我换过几张小报随意翻阅着，《每周文摘》中的一篇小文引起我注意：《在中越边境悄悄进行的》。这次我专往南宁、昆明采访昔日援越抗美情况。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凡是涉及到中越关系的新闻，我都极有兴趣。这篇文章说：

"《楚天周末》1月14日发表赵红继写的广西边防见闻，

摘要如下：

"尽管中越边境局势有时很紧张，但在我们路过的广西许多边境小镇、小寨里，以及仅住有几户人家的山脚下，甚至在一些岔路口，中越边民的自由贸易异常热闹。半数以上的越南边民操着当地口音把生意经念得比我们内地商贩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些贸易市场的前面或者背后不远的地方，就是越军或者中国军队的堑壕。两国交界处还布有许多随时可以踏响的地雷。"

在北京时，我就听研究中越关系的专家们说，如今中越边境的两国边民自由往来，到处可见的民间贸易，可以说热火朝天啊！你是军人，也许你们部队从老山前线撤下来不久。众说纷纭，眼见为实，有可能，你到边境上去看看。

枪炮声刚刚稀落，螺纹钢预制件构筑的猫耳洞里还驻扎着边防的将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在连篇累牍地刊登老山前线将士英雄模范的事迹，"理解"的呼唤声还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回荡。在人们的心目中，中越边境仍然是枪林弹雨、刀光剑影，怎么自由贸易一下子就这般热闹呢？

列车以高速往南奔驰，我依在窗旁，继续往下看。

"1988年11月17日，我们来到龙州县水口关镇集市。这里与越南仅一河之隔，公路上还有1979年自卫还击战时滚滚铁甲留下的痕迹。当繁荣热闹的集市一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惊呆了。这个贸易市场不下三千人，足有五分之三以上是越南人。在此做生意的越南人一眼便能认出，女人多披过肩长发，不扎不系，大都戴有尖顶的斗笠，上衣紧，下衣松，裤脚肥大，布料多为蓝黑平布，脚穿方口粗布鞋，不穿袜。男人多数戴着安全帽似的黄不黄绿不绿的塑料帽，脚穿草鞋或者

光脚丫。越南妇女们很少有人单独活动，她们少则五人，多则七八人一起。她们见我们这些中国军官不跑不躲，但眼里仍透出几分惊惧。越南边民的生活是很贫穷的，这从服饰穿戴上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越南女人手提肩扛各种农副土特产品，诸如鸡鸭鱼蛋、药材、手工艺品等等，把这些卖给我们边民，然后买日用百货带回去，还在贸易市场、在附近的商店里争购着我们认为最普通的布料。我目睹一匹黑平布和一块花的确良被一大群越南年轻妇女买得精光。

"我特意走到一些越南妇女跟前，打探她们手里的鸡呀蛋呀的价钱，她们都战战兢兢不回话，站在一边的我国边民用我勉强听得懂的话告诉我，她们听不懂你的话。我请这位边民当翻译。我们的老百姓就叽哩咕噜说了几句，又听那越南妇女也叽哩咕噜说了一番。我们的边民告诉我，她说你们是中国军官，不会买的。这话把我们都逗乐了。"

中国的军官出现在越南妇女的面前，她们不害怕吗？在中国自卫反击战打响时，在中国的坦克、火炮隆隆地越过水口镇，杀向东溪、夏和、广渊、高平时，她们见过中国军人荷枪实弹、横戈战车的形象吗？她们见过中国军人匍匐前进，开枪还击越南军人的情景吗？我边看小报边多情的胡思乱想。

"越南边民也很关心我国的物价行情。两年前，边境紧张局势稍有缓解时，他们入境做生意一般都不讨价还价。而现在，只要我们国内一些商品涨价，他们对自己出售的商品也很快做出调整。

"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另一个问题：边境上的边民交易，会不会给我们的边防带来某种威胁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庭毫山边防某连的一

位干部说：边民的贸易是自发的，对方的老百姓可不管当局的那一套，只要不打枪不打炮，他们就串亲访友，就做生意。根据上级的指示，在一些重点防区，我们实行了'封边'政策。但连长说：'封边'作用不太大，千里边防，绵绵群山，地形复杂，到处都可以越境，而且有些越南边民只是来做生意，也不好太为难他们，当然，一些军事禁区是绝对不让他们靠近的，特别是对越南特务，我们能分辨出来。"

"越边民只是来做生意，也不好太为难他们。"这是内心世界的独白真实心理的写照，大多的军人都会这样，当我处于这种景况时，兴许也是这样。可是"对越南特务，我们能分辨出来。"似乎有点吹。越军特工队神出鬼没，机动灵活，进入我境甚多，被我发现并击退或捕获者仅仅是少部分，正像我们那一支支侦察分队一样。在老山一带，我军侦察分队常常化装越境。听说有支分队七人，深入越境二十多里，白天潜伏在路旁，来往的行人竟无一发现，中国侦察员身穿迷彩服，携带冲锋枪，他们伏在地上，与当地的地形地貌十分溶洽，据说越军的一只狗从路旁走过，还在他们边上嗅了嗅，竟不惊不慌地走了，后面跟上来的一位少尉却成了这支分队的俘虏。

在战争的情况下，互相渗透是正常现象，就看哪一方渗透的勇敢、智慧和胆略。现在的中国边防部队看来面临着既要照顾对方边民的利益，又要防范越军的渗透。

看完这张小报，我心竟有所不平，真想更多的了解中越边境的实况，也想倾吐自己内心对这段历史的感受，便与同座的几位旅客攀谈起来。说来也巧，我前面的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就是南宁人，他说他今年春节后去过河内，最近个把星期是来京看望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就读的高中时期的同学。

他叫刘刚，瘦长的个子，肤色较黑，一双明亮的眸子在谈吐间转悠，显得精神又灵活。

他说："原想春节一过，就跟在北大学习的同学来京玩几天，再赶回南宁上学，他在南宁某专科学校就读，他说现在学习不紧张，掉几个星期的课无所谓，回去抓紧一点就可补上。根本没想到去越南。他有几个朋友在边境搞贸易，认识一部分从河内来的商人，那几个朋友叫他先到凭祥去玩一圈，再上北京也不晚，于是他就匆匆去凭祥了。

小伙子眼睛一闪一闪的，话语带有浓厚的南宁口音，我急切地想早点知晓他去河内的一路见闻，就插话说："你是怎么去的？"

其他几位旅客也凑过来，小伙子就不紧不慢地给大伙聊起来。

我们一共六人结伴到了凭祥，只有我是学生，其他都是做买卖的青年朋友，南宁话称"游仔"。我们几个游仔就想到谅山去玩玩，听说谅山人民币仍通用。

凭祥市只有四家旅馆，不准私人开旅馆，我们住在一家旅馆的大房间里，二十多人挤在一起。我们把想去谅山的意思说给人家听，人家才把我们当作同伴，原来这屋子的其他人都是打算去越南做生意的。

"我们推选谁当队长？分几个小组向越南开进。"有人说笑，一屋人都乐了。这个笑话倒提醒大家，是啊，分头越关，不易暴露目标。

在这个大屋子里，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着，我们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中国关卡对凭祥人比较松。他们在那边有亲戚，对南

宁人就卡，听话音就听出来谁是南宁人。过中国卡不行，就只好翻山越岭。据说过越方的卡交两块人民币就能通行，叫卡税。从凭祥翻越的山路过去有雷，完全由商人踩出来的，有的被雷炸死了。一个商人放下担子。离开小道一米远解大便，站起来刚抬脚，雷响了，炸断了腿。这些雷都是1979年那场战争后，双方布下的。仗打完后，谁也没来得及启雷，也许他们也弄不清在哪里布过雷，全让这些商人吃上了！有人说南宁有个商人越境被抓，劳教了十几天放了，出来时瘦得像猴一样，劳教所那日子不是人呆的，咱们可要小心。

经大伙一顿说，我们几个游仔就动心了，去凉山，还想去河内。有三个游仔恐惧，不敢启程。

我们从凭祥出发到了隘口。这是个小镇，镇面市场上摆满中越两国的货物，两国边民以物换物，或用人民币、或有越币。1元换1000盾，现在1元换800盾。中国大都是衣服、塑料品，南宁的万力啤酒。越南人喜欢万力啤酒，在南宁1.04元/瓶，隘口1.40元/瓶，到河内3.00元/瓶。很多越南人背着八角、铝锅、铝勺、铜制品，从那边赶到隘口。我用20元人民币换了一大捆盾，还剩50元装在上衣的小口袋里，我怕小偷，用别针别上，我想到越南用得着。

从隘口到越南的同登要翻山，夜里刚下过雨，我们凌晨三点多，带上手电筒就上路了。路上雾气很重，路很滑，翻山时不慎就要滑一跤。和我们一路同行的还有几位南宁退休老工人，他们都悠悠地挑着一担啤酒。

天黑黑黑黑，还稀稀拉拉地落着雨点，雨点落在脸上，山风吹拂，我们觉得很惬意。几位挑啤酒的老工人说翻过山梁，找个地方小憩，我们晓得翻过山就进入越南境地。前面的人已

在石头上坐下，后面挑担的人还没赶上来，不知是谁喊了声"地雷！"走在后面的南宁糖厂的一位退休老工人吓了一跳，"哐当！"他一脚滑倒，一担南宁万力啤酒全砸在山道上。可恶的地雷！老工人几天的心血全泡汤了！

翻过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同登，天已泛亮，东面露出了鱼肚白。当一轮太阳印在雾霭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同登市街上来回地溜了一圈。同登说是市，大都是茅草房。

越南人看我们几个游仔穿中山装，老看老看，有的还指着说："中国人！中国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带来麻烦。我穿的是深蓝色中山装，我脱下翻过来；里面是淡黄色，越南人喜欢淡黄色（1955年6月25日，胡志明首次正式访华出现在北京机场时，就是穿着刚在武汉裁制的淡黄色卡叽布中山装。1965年5月，广东画报摄影师陆文骏为他拍摄标准像时，胡志明穿的仍是他最喜欢的淡黄色卡叽布中山装。也许越南人对淡黄色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同登到谅山半个小时的汽车。谅山是越南一个省会，还没我们的县城大。谅山人大多赤脚，有的拖着人字攀黄色泰国拖鞋。自由市场的日常用品许多是中国货，南宁自行车厂生产的"天鹅"牌自行车在谅山到处可见。

有许多谅山人看出我们是中国人，用白话与我们交谈，虽然说的不那么地道，但我们能听个大概，有个中年人指着墙上的累累弹洞说："这就是1979年打的！"脸上显示出对那场战争的后怕。

在一个小摊上，我买包马路牌香烟，乘机问老头："到河内怎么走？"

"河内？"老头诧异。他摇摇头，又用两手腕并拢、交叉。他

不懂汉语，我看出他说的意思："倘若被抓，要铐起来。"

"没关系！"我对卖烟的老头说。我不敢坐火车，不知道价钱，又觉得大车上人来人往，发现了，遇上警察就全完了！"大爷，有汽车吗？"

卖烟老头指指。

从谅山到河内要坐 6 个小时汽车。在车上，越南人对我们挺好。每到一处停车，车上的越南人就站起来，叫我们坐着，他们遮挡，以这种简单的方法保护我们。到了卡口，他们将一顶越南老军帽给我戴，检查的人在车边看了看，就走了。

车上人很热情，好几位越南人说到河内没地方睡就到他们家住。我们都是从他们的手势和表情中猜出意思的。

汽车在山边上开，大伙说说笑笑，有个越南青年边说边用手势做动作，我们听不懂，直瞪瞪地瞧着他，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摇了摇头。车上人"轰"的一阵，哈哈大笑。这时我醒悟过来，我们被耍了，这个越南青年做的手势是个性交动作。

到河内时天色傍晚。车上有位三十来岁的青年特别热情，下车时拉我们到他家去休息，他家在红河边的一条街道上。他给我们做了一盘猪肉、一碗空心菜，拿出万力啤酒招待。在南宁这很容易，在河内这不简单啦！

晚上，他陪我们上街游玩，到国府大楼，到巴亭广场。巴亭广场与南宁的七一广场差不多。河内高楼没南宁多，市面也没南宁繁华热闹。市区汽车少、摩托车多。商店货架上中国货少，日本的录相机、电视机很多。这位朋友瞧见一辆中国上海凤凰牌自行车从身边骑过，伸出大拇指夸奖。在河内凤凰牌自行车很稀罕。

他家有 4 个小孩，大的已上学。睡觉前，小孩用越语教我

们数 1,2,3,4……。河内蚊子多,电视节目很多是苏联的。我们也无心看,三人就睡在一张床上。

我们担心给这位越南青年惹出麻烦。第二天就在这条街上找到了一个老华侨,也很热情,仿佛是久别相逢的老亲戚,热情友好地接待我们。第三天,我们买火车票回程。

在车站排队买票时,好几位越南青年问:"南宁人吗?"

"是的。"我说。

"我去过南宁。"

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半生不熟,但能听懂。从他们的语气中,我晓得他们都去过南宁,看样子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同我们一样买河内至谅山的票,我们估计,他们这次也是越境去南宁。

我试探的问:"我们一起去南宁,好吗?"

他们笑而不答。

生意做久了,精得很,我猜中了他们要去南宁,但他们不明说,也许有顾虑,怕说穿了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

我不会讲越南话,否则,就到西贡去玩一趟了。我们请那位越南青年和老华侨来南宁玩玩,他们都说"不敢"。待将来中越关系改善了,我定要再去看看他们,再请他们来南宁做客。

离开谅山时,我买了点八角,两位游仔买了胡椒、麝香、穿山甲。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做生意的呢!

在广西省军区政治部李干事的陪同下,我乘吉普车来到凭祥,我想起在北京开往南宁的列车上刘刚给我讲叙的情景,我正想找刘刚住过的那家旅馆去看看,去会会到越南去做生意的人们,采访采访他们,可是当时我未曾问刘刚下榻在哪家

旅馆。

车到隘口时，下起绵绵细雨。公路两旁山峦叠翠，很有层次地伸向远方。山峰在雨雾中时隐时现，"犹如琵琶半遮面"。离开北京时春寒料峭，而祖国的南疆春意正浓，块块稻田象明镜，亮闪闪的，云彩在天上飘逸，也在田中飘荡变幻。稻秧已经翻青，在微风细雨中荡漾。穿着蓝色、灰色、红色的男女边民们戴着斗笠，在农田里耕作。老农扶犁把、扬着长竹梢，赶着水牛在雨中犁地。"哞——""哞——"的水牛声不时从原野上传来，一派边民春耕的繁忙景象。

边防真的平稳了吗？边民们真的感到在和平稳定的景况中耕作生息了吗？我望着这幅美丽生动的南疆春耕图，觉得一种人们渴望已久的情景已经展现在眼前。

隘口的街面上正如刘刚所说，两国边民自由贸易兴隆，讨价还价的模样与内地市场上一样。在细雨中，红的、绿的、黄的、蓝的，一把把彩色纷繁的折叠伞下，人们换到了该换的物件，买到了该买的货物，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喜气。地面泥泞，货物都支在架子上，小商小贩们宁可自己的衣服弄脏，也要保护要卖的东西。

隘口往南不远处就是中外闻名的友谊关，五星红旗在雄伟的关楼上猎猎飘扬。当年陈毅题写的"友谊关"三字依然遒劲醒目。我仰望着关楼，当年中国几十万援越抗美部队在关楼下宣誓，雄纠纠气昂昂出关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王辉背着手枪，跑步向欢送的我军首长敬礼的形象又在我脑海中浮现，他率领的我军援越部队仿佛正在隆隆开进……

汽车到达防城县东兴镇时已是晚上八时许，李干事安排我住下后，就陪我到镇上转转。天晴了，淡淡的月光撒在大地

上，给东兴这座边防小镇带来安祥温柔的气氛。李干事说到新华街走走。当我们来到新华街时，我不禁被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所惊讶：还有这么一处天地！李干事告诉我，这大都是越南边民来做生意的。这街走出不远就是连接东兴和越南芒街的北仑桥。桥在战火中炸毁，至今未修复，越方边民都是淌水过来的。

我记得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到，1960 年春节前一天，胡志明、黄文欢等一行，在芒街镇那边登上北仑桥，信步向东兴镇走来。东兴镇边防检查站的桥头执勤人员看清了是胡志明，不知所措，连忙迎上前去致以庄重的军礼。胡志明笑容满面："我是胡志明，没带证件，想到这边来走走行不行？"值勤人员感到非常亲切，连声说："欢迎胡主席！欢迎胡主席！"胡主席来到东兴镇的消息很快传开，镇上群众像潮水般地涌来，胡志明主席在桥头的凉亭里与群众握手、亲切交谈。后来东兴镇人民将这凉亭取名"胡志明亭"。

李干事说明天去看看胡志明亭，今晚先逛逛夜市吧。

市面上，越南人三五成群，大都是青年妇女，来回穿梭，他们拿来鸡、鸭、鱿鱼、海马、大米，东兴的市民摆的有春夏服装，色彩斑烂，还有铁锅、瓷盆、瓷碗、热水瓶、茶具、牙膏、镜屏、手电筒、电池、拖鞋等等，大都是日用品，大伙以物换物，有的也用人民币，有的用越币，这里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小国际市场，通用两国货币。我看到好几位越南女青年提着换到的红热水瓶，红镜屏，说不定这是在为她们自己置办新婚嫁妆吧。

北仑河水哗哗流淌，高大的椰树在夜风中摇晃，融融的月光给中越边境披上了一层宁静的余辉。这里曾是我援越抗美部队入境门，也是我军自卫反击的突破门。可是，今夜，仿佛过

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边民们在徐徐的灯光下，在淡淡的月色中自由自在地交易，他们在谈笑，他们在讨价，他们在压价，他们用喜悦的神色递交产品，他们以满意的心情接过意中物，他们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心领神会，他们用情感、用真诚、用信念、沟通了一颗颗活泼跳跃的心，沟通了被战火炸毁的那座桥梁……

我伫立在北仑河畔，沉思良久。想起了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在越南这片国土上绞下的脑汁，想起了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的宏筹大略，想起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抗美救国斗争，想起了中国援越几十万军队的伟大壮举，想起了 1979 年后旷日持久的那场边境战役，想起了刚刚从北京南下列车上刘刚所说的和那份小报所叙述的边民热火朝天的自由贸易……

我又想起了我家乡那位双目失明早已过世的援越军人的母亲。我至今还没找到她儿子的安葬之地，她想看一看儿子坟墓的愿望成为她终身的遗憾。

这种深沉而又无法补缺的遗憾，何时才能化为友谊的彩练，重新飘扬在中越

国的蓝天呢？

历史属于过去；

但是，历史告诉未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秘密大发兵——援越抗美实录
作者＝
页数＝２８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